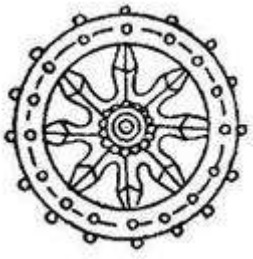
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汉译巴利三藏



相应部

（二）

因缘篇

台湾・庄春江译

目录

十二、因缘相应 1
（一）佛陀品 1
1、缘起经 1
2、解析经 2
3、道迹经 4
4、毗婆尸经 5
5、尸弃经 6
6、毗舍浮经 6
7、拘留孙经 6
8、拘那含经 6
9、迦叶经 6
10、乔达摩经 6
（二）食品 8
11、食经 8
12、摩利亚帕辜那经 10
13、沙门婆罗门经 12
14、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13
15、迦旃延氏经 14
16、说法者经 15
17、裸体迦叶经 16
18、丁巴卢迦经 19

19、贤智者与愚痴者经 21
20、缘经 23
（三）十力品 25
21、十力经 25
22、十力经第二 26
23、近因经 27
24、其他外道游行者经 30
25、浮弥遮经 35
26、优波梵那经 38
27、缘经 39
28、比丘经 40
29、沙门婆罗门经 41
30、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42
（四）刹帝力黑齿品 43
31、已生成的经 43
32、黑齿经 46
33、智之事经 52
34、智之事经第二 55
35、无明为缘经 56
36、无明为缘经 59
37、非你们的经 60
38、思经 61

39、思经第二 62
40、思经第三 62
（五）屋主品 63
41、五恐怖的仇恨经 63
42、五恐怖的仇恨经第二 66
43、苦经 67
44、世间经 68
45、亲戚村经 69
46、某位婆罗门经 70
47、若奴索尼经 71
48、顺世派经 72
49、圣弟子经 73
50、圣弟子经第二 74
（六）苦品 76
51、审虑经 76
52、执取经 80
53、结经 81
54、结经第二 82
55、大树经 83
56、大树经第二 84
57、幼树经 85
58、名色经 85

59、识经 86
60、因缘经 87
（七）大品 88
61、未受教导经 88
62、未受教导经第二 90
63、像儿子的肉那样经 92
64、有贪经 95
65、城市经 98
66、探查经 101
67、芦苇束经 106
68、拘睒弥经 109
69、涨高经 113
70、苏尸摩经 114
（八）沙门婆罗门品 124
71、老死经 124
72-81、生经等十则 125
（九）中间中略（品） 126
82、师经 126
83-93、师经第二等十则 127
83-93、学经等(中略)十一则 128
十三、现观相应 129
1、指甲尖经 129

2、莲花池经 130
3、合流水经 131
4、合流水经第二 131
5、地经 132
6、地经第二 133
7、海洋经 133
8、海洋经第二 134
9、山经 134
10、山经第二 135
11、山经第三 135
十四、界相应 136
（一）种种品 136
1、种种界经 136
2、种种触经 137
3、非种种触经 137
4、种种受经 138
5、种种受经第二 139
6、外部的种种界经 139
7、种种想经 140
8、非种种遍求经 141
9、外部的种种触经 142
10、外部的种种触经第二 143

（二）第二品..... 144
11、七界经..... 144
12、有因缘经..... 145
13、砖屋经..... 147
14、下劣意向者经..... 148
15、经行经..... 149
16、有偈经..... 151
17、无信者合流经..... 153
18、无信者之根经..... 154
19、无惭者之根经..... 156
20、无愧者之根经..... 157
21、少闻者之根经..... 158
22、懈怠者之根经..... 158
（三）业的路径品..... 159
23、不得定者经..... 159
24、破戒者经..... 160
25、五学处经..... 160
26、七种业的路径经..... 161
27、十种业的路径经..... 161
28、八支经..... 162
29、十支经..... 162
（四）第四品..... 163

30、四界经 163
31、正觉以前经 164
32、行经 165
33、如果没有这个经 166
34、一向的苦经 167
35、欢喜经 168
36、生起经 168
37、沙门婆罗门经 169
38、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170
39、沙门婆罗门经第三 170
十五、无始相应 171
（一）初品 171
1、草木经 171
2、地经 172
3、泪经 173
4、乳经 174
5、山经 175
6、芥子经 176
7、弟子经 177
8、恒河经 178
9、棍子经 179
10、人经 179

（二）第二品..... 181
11、不幸经..... 181
12、快乐经..... 181
13、三十位经..... 182
14、母亲经..... 183
15、父亲经..... 184
16、兄弟经..... 184
17、姊妹经..... 184
18、儿子经..... 185
19、女儿经..... 185
20、毗富罗山经..... 185
十六、迦叶相应 188
1、满足经..... 188
2、无愧者经..... 189
3、像月亮那样经..... 191
4、前往家者经..... 194
5、已年老经..... 196
6、教诫经..... 197
7、教诫经第二..... 200
8、教诫经第三..... 202
9、禅与证智经..... 205
10、住所经..... 208

11、衣经 211
12、死后经 215
13、相似正法经 216
1、令人怖畏经 218
2、钓钩经 218
3、龟经 219
4、长毛经 220
5、粪虫经 221
6、雷电经 222
7、涂上毒经 222
8、狐狼经 223
9、迅猛风经 223
10、有偈颂经 224
（二）第二品 225
11、金钵经 225
12、银钵经 225
13-20、金环经等八则 226
（三）第三品 227
21、女人经 227
22、美女经 227
23、独子经 227
24、独女经 228

25、沙门婆罗门经 229
26、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229
27、沙门婆罗门经第三 230
28、表皮经 230
29、绳经 230
30、比丘经 231
（四）第四品 232
31、分裂经 232
32、善根经 232
33、善法经 233
34、白法经 233
35、离去不久经 234
36、五百车经 235
37、母亲经 236
38-43、父亲经等六则 237
十八、罗侯罗相应 238
（一）初品 238
1、眼经 238
2、色经 240
3、识经 240
4、触经 241
5、受经 242

6、想经 242
7、思经 243
8、渴爱经 244
9、界经 245
10、蕴经 245
（二）第二品 246
11、眼经 246
12-20、色经等九则 247
21、烦恼潜在趋势经 249
22、离经 250
十九、勒叉那相应 251
（一）初品 251
1、骨骸经 251
2、（肉）片经 253
3、团经 253
4、无皮肤经 253
5、剑毛经 254
6、矛毛经 254
7、箭毛经 254
8、针毛经 255
9、针毛经第二 255
10、瓮形睾丸经 255

（二）第二品..... 256
11、头全部经..... 256
12、食粪者经..... 256
13、无皮肤的女子经..... 257
14、脸色青白的女子经..... 257
15、中暑的经..... 257
16、无头的经..... 258
17、恶比丘经..... 258
18、恶比丘尼经..... 258
19、恶式叉摩那经..... 259
20、恶沙弥经..... 259
21、恶沙弥尼经..... 259
二十、譬喻相应..... 260
1、屋顶尖经..... 260
2、指甲尖经..... 261
3、家经..... 262
4、一锅食物经..... 262
5、矛经..... 263
6、弓箭手经..... 264
7、楔子经..... 265
8、木块经..... 266
9、象经..... 267

10、猫经 268
11、狐狼经 270
12、狐狼经第二 270
二十一、比丘相应 271
1、拘律陀经 271
2、优玻低色经 272
3、桶经 273
4、新进者经 275
5、善生经 276
6、侏儒拔提亚经 277
7、毗舍佉经 278
8、难陀经 279
9、低舍经 280
10、名叫上座经 281
11、大劫宾那经 282
12、同伴经 283

礼敬那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

十二、因缘相应

（一）佛陀品

1、缘起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缘起，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

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缘起呢？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比丘们！这被称为缘起。

比丘们！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以识灭而名色灭；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以六处灭而触灭；以触灭而受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2、解析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缘起，并解析它，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起呢？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而，比丘们！什么是老死？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老、老衰、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这被称为老；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过世、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这被称为死，这样，这老与这死，比丘们！这被称为老死。

而，比丘们！什么是生？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生、出生、入（胎）、生起、再生、诸蕴显现、得诸处，比丘们！这被称为生。

而，比丘们！什么是有？有这三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比丘们！这被称为有。

而，比丘们！什么是取？有这四种取：欲取、见取、戒禁取、（真）我论取，比丘们！这被称为取。

而，比丘们！什么是渴爱？有这六类渴爱：对色的渴爱、对声的渴爱、对气味的渴爱、对味道的渴爱、对所触的渴爱、对法的渴爱，比丘们！这被称为渴爱。

而，比丘们！什么是受？有这六类受：眼触所生受、耳触所生

受、鼻触所生受、舌触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触所生受，比丘们！这被称为受。

而，比丘们！什么是触？有这六类触：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比丘们！这被称为触。

而，比丘们！什么是六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比丘们！这些叫作六处。

而，比丘们！什么是名色？受、想、思、触、作意，这被称为名；四大与四大之所造色，这被称为色，这样，这名与这色，比丘们！这被称为名色。

而，比丘们！什么是识？有这六类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比丘们！这被称为识。

而，比丘们！什么是行？有这三种行：身行、语行、心行，比丘们！这些叫作行。

而，比丘们！什么是无明？不知苦、不知苦集、不知苦灭、不知导向苦灭道迹，比丘们！这被称为无明。

这样，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3、道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错误的道迹与正确的道迹，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而，比丘们！什么是错误的道迹呢？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比丘们！这被称为错误的道迹。

比丘们！什么是正确的道迹呢？比丘们！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比丘们！这被称为正确的道迹。”

4、毗婆尸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毗婆尸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正觉以前，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这么想：‘唉！陷入了苦难的这个世间被生，老去，死去；去世，再生，但对这老、死苦的出离不了知，什么时候对这老、死苦的出离才将被了知呢？’

比丘们！那时，毗婆尸菩萨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比丘们！那时，从如理作意，有毗婆尸菩萨的以慧之现观：‘当生存在了，则有老死；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5、尸弃经

“比丘们！当尸弃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中略）。”

6、毗舍浮经

“比丘们！当毗舍浮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中略）。”

7、拘留孙经

“比丘们！当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中略）。”

8、拘那含经

“比丘们！当拘那含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中略）。”

9、迦叶经

“比丘们！当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中略）。”

10、乔达摩经

“比丘们！当我正觉以前，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这么想：‘唉！陷入了苦难的这个世间被生，老去，死去；去世，再生，但对

这老、死苦的出离不了知，什么时候对这老、死苦的出离才将被了知呢？’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生存在了，则有老死；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则有行？以什么为缘而有行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无明存在了，则有行；以无明为缘而有行。’

这样，因为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集！集！’比丘们！在以前所不曾听过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以什么灭而老死灭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以生灭而老死灭。’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则没有行？以什么灭而行灭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无明不存在了，则没有行；以无明灭而行灭。’

这样，以无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灭！灭！’比丘们！在以前所不曾听过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佛陀品第一，其摄颂：

“教说与解析、道迹，毗婆尸、尸弃及毗舍浮，

拘留孙、拘那含、迦叶，及大释迦牟尼乔达摩。”

（二）食品

11、食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中略）这么说：

“比丘们！有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哪四种呢？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物，第二、触，第三、意思，第四、识。比丘们！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

比丘们！这四种食，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

么是其根源？这四种食，渴爱是因，渴爱是集，渴爱所生，渴爱是根源。

而，比丘们！这渴爱，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渴爱，受是因，受是集，受所生，受是根源。

而，比丘们！这受，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受，触是因，触是集，触所生，触是根源。

而，比丘们！这触，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触，六处是因，六处是集，六处所生，六处是根源。

而，比丘们！这六处，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六处，名色是因，名色是集，名色所生，名色是根源。

而，比丘们！这名色，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名色，识是因，识是集，识所生，识是根源。

而，比丘们！这识，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识，行是因，行是集，行所生，行是根源。

而，比丘们！这些行，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行，无明是因，无明是集，无明所生，无明是根源。

比丘们！像这样，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12、摩利亚帕辜那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哪四种呢？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物，第二、触，第三、意思，第四、识。比丘们！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

当这么说时，尊者摩利亚帕辜那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谁食用识食呢？”

“不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我不说：‘某人食用。’而我如果说‘某人食用’，那会是适当的问题：‘大德！谁食用呢？’但我不这么说。

（由于）不这么说，如果有谁这么问我：‘大德！识食是为了什么？’这会是适当的问题，在那里，那会是适当的解答：‘识食是为了未来再生的诞生之缘，当这个已生成者存在了，则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

“大德！谁触了呢？”

“不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我不说：‘某人触了。’而我如果说‘某人触了’，那会是适当的问题：‘大德！谁触了呢？’但我不这么说。

（由于）不这么说，如果有谁这么问我：‘大德！以什么为缘而

有触？’这会是适当的问题，在那里，那会是适当的解答：‘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

“大德！谁感受呢？”

“不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我不说：‘某人感受。’而我如果说‘某人感受’，那会是适当的问题：‘大德！谁感受呢？’但我不这么说。

（由于）不这么说，如果有谁这么问我：‘大德！以什么为缘而有受呢？’这会是适当的问题，在那里，那会是适当的解答：‘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

“大德！谁渴爱呢？”

“不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我不说：‘某人渴爱。’而我如果说‘某人渴爱’，那会是适当的问题：‘大德！谁渴爱呢？’但我不这么说。

（由于）不这么说，如果有谁这么问我：‘大德！以什么为缘而有渴爱呢？’这会是适当的问题，在那里，那会是适当的解答：‘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

“大德！谁执取呢？”

“不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我不说：‘某人执取。’而我如果说‘某人执取’，那会是适当的问题：‘大德！谁执取呢？’但我不这么说。

（由于）不这么说，如果有谁这么问我：‘大德！以什么为缘而有取呢？’这会是适当的问题，在那里，那会是适当的解答：‘以渴

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帕辜那！但就以六触处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触灭；以触灭而受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13、沙门婆罗门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了知老死，不了知老死集，不了知老死灭，不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不了知行，不了知行集，不了知行灭，不了知导向行灭道迹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了知老死，了知老死集，了知老死灭，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了知行，了知行集，了知行灭，了知导向行灭道迹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14、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在这些法上不了知，这些法的集不了知，这些法的灭不了知，导向这些法的灭道迹不了知者：在哪些法上不了知？哪些法的集不了知？哪些法的灭不了知？哪些法的导向灭道迹不了知呢？

不了知老死，不了知老死集，不了知老死灭，不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不了知行，不了知行集，不了知行灭，不了知导向行灭道迹，在这些法上不了知，这些法的集不了知，这些法的灭不了知，导向这些法的灭道迹不了知。

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在这些法上了知，这些法的集了知，这些法的灭了知，导向这些法的灭道迹了知者：在哪些法上了知？哪些法的集了知？哪些法的灭了知？哪些法的导向灭道迹了知呢？

了知老死，了知老死集，了知老死灭，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

色……识……了知行，了知行集，了知行灭，了知导向行灭道迹，在这些法上了知，这些法的集了知，这些法的灭了知，导向这些法的灭道迹了知。

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15、迦旃延氏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尊者迦旃延氏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迦旃延氏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被称为‘正见、正见’，大德！什么情形是正见呢？”

“迦旃延！这世间多数依于两者：实有的观念，与虚无的观念。

迦旃延！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世间集者，对世间没有虚无的观念；迦旃延！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世间灭者，对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

迦旃延！这世间多数为攀住、执取、黏着所束缚，但对攀住、执取、心的依处、执持、烦恼潜在趋势不攀取、不紧握，不固持‘我的真我’的人，对‘所生起的只是苦的生起；所灭去的只是苦的灭去。’（一事），不困惑、不怀疑，不依于他人而智慧在这里生成，迦旃延！这个情形是正见。

迦旃延！‘一切实有’，这是第一种极端；‘一切虚无’，这是第二

种极端，迦旃延！不往这两个极端，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16、说法者经

在舍卫城……（中略）。

那时，某位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被称为‘说法者，说法者’，大德！什么情形是说法者呢？”

“比丘！如果对老死是为了厌、离贪、灭而教导法，‘说法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比丘！如果对老死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法、随法行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比丘！如果对老死从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解脱，‘得当生涅盘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比丘！如果对生……（中略）比丘！如果对有……比丘！如果对取……比丘！如果对渴爱……比丘！如果对受……比丘！如果对触……比丘！如果对六处……比丘！如果对名色……比丘！如果对识……比丘！如果对行……比丘！如果对无明是为了厌、离贪、灭而

教导法，‘说法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比丘！如果对无明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法、随法行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比丘！如果对无明从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解脱，‘得当生涅盘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17、裸体迦叶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

裸体迦叶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前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就站到一旁。站到一旁后，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我们想问乔达摩尊师一点（问题），如果乔达摩尊师愿意为我们的问题作解答的话。”

“这不是询问的时机，迦叶！我们正要进村子去。”

第二次，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我们想问乔达摩尊师一点（问题），如果乔达摩尊师同意为我们的问题作解答的话。”

“这不是询问的时机，迦叶！我们正要进村子去。”

第三次裸体迦叶……（中略）我们要进村子去。

当这么说时，裸体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那我们就不想再多问了。”

“那就问你们的疑问吧，迦叶!”

“乔达摩先生！苦被自己作吗？”

“不是这样的，迦叶!”世尊说。

“那么，乔达摩先生！苦被其他所作吗？”

“不是这样的，迦叶!”世尊说。

“乔达摩先生！苦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

“不是这样的，迦叶!”世尊说。

“那么，乔达摩先生！苦被非自己也非他作；自然生的吗？”

“不是这样的，迦叶!”世尊说。

“乔达摩先生！没有苦吗？”

“迦叶！不是没有苦，迦叶！有苦。”

“那样的话，乔达摩尊师不知、不见苦吗？”

“迦叶！我确实非不知、不见苦，迦叶！我确实知苦，迦叶！我确实见苦。”

“当被像这样问：‘乔达摩先生！苦被自己作吗？’你说：‘不是这样的，迦叶!’当被像这样问：‘那么，乔达摩先生！苦被其他所作吗？’你说：‘不是这样的，迦叶!’当被像这样问：‘乔达摩先生！苦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你说：‘不是这样的，迦叶!’当被像这样问：‘那么，乔达摩先生！苦被非自己也非他作；自然生的吗？’你

说：‘不是这样的，迦叶！’当被像这样问：‘乔达摩先生！没有苦吗？’你说：‘迦叶！不是没有苦，迦叶！有苦。’当被像这样问：‘那样的话，乔达摩尊师不知、不见苦吗？’你说：‘我确实非不知、不见苦，迦叶！我确实知苦，迦叶！我确实见苦。’

大德！请世尊为我讲解苦，大德！请世尊为我教导苦。”

“迦叶！（如果有人想：）‘作者即是感受（结果）者。’（那么，推到）最初（人的存在）而想：‘苦被自己作’，那样就掉入了那常恒论。

迦叶！（如果有人想：）‘作者是一，感受（结果）者是另一。’（那么，）被感受所打击而想：‘苦被其他所作’，那样就掉入了这断灭论。

迦叶！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以中间教导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当这么说时，裸体迦叶对世尊说：

“大德！太伟大了，大德！太伟大了，大德！犹如能扶正颠倒的，……（中略）：‘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世尊以种种法门说明。大德！我归依世尊、法、比丘僧团，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

“迦叶！凡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他要满四个月别住。经(住于别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

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但个别例外由我确认。”

“大德！如果先前为其他外道者，希望在这法、律中出家；希望受具足戒，要满四个月别住。经(住于别住)四个月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令他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我将四年别住，经(住于别住)四年后，获得比丘们同意，使我出家受具足戒成为比丘。”

裸体迦叶得到在世尊的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迦叶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迦叶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18、丁巴卢迦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游行者丁巴卢迦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自己作吗？”

“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世尊说。

“那么，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其他所作吗？”

“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世尊说。

“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

“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世尊说。

“那么，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非自己也非其他所作；自然生的吗？”

“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世尊说。

“乔达摩先生！没有乐与苦吗？”

“丁巴卢迦！不是没有乐与苦，丁巴卢迦！有乐与苦。”

“那样的话，乔达摩先生不知、不见乐与苦吗？”

“丁巴卢迦！我确实非不知、不见乐与苦，丁巴卢迦！我确实知乐与苦，丁巴卢迦！我确实见乐与苦。”

“当被像这样问：‘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自己作吗？’你说：‘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当被像这样问：‘那么，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其他所作吗？’你说：‘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当被像这样问：‘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你说：‘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当被像这样问：‘那么，乔达摩先生！乐与苦被非自己也非其他所作；自然生的吗？’你说：‘不是这样的，丁巴卢迦!’当被像这样问：‘乔达摩先生！没有乐与苦吗？’你说：‘丁巴卢迦！不是没有乐与苦，丁巴卢迦！有乐与苦。’当被像这样问：‘那样的话，乔达摩先生不知、不见乐与苦吗？’你说：‘我确实非不知、不见乐与苦，丁巴卢迦！我确实知乐与苦，丁巴卢迦！我确实见乐与苦。’

大德！请世尊为我讲解乐与苦，大德！请世尊为我教导乐与

苦。”

“丁巴卢迦！（如果有人想：）‘感受即是感受者’，（那么，推到）最初（人的存在）而想：‘乐与苦被自己作’，我不这么说。

丁巴卢迦！（如果有人想：）‘感受是一，感受者是另一’，（那么，）被感受所打击而想：‘乐与苦被其他所作’，我不这么说。

丁巴卢迦！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以中间教导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当这么说时，丁巴卢迦对世尊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19、贤智者与愚痴者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系，愚痴者的这个身这么生成。这样，这个身与外名色为一对，缘一对而有触，由这六处，或它们其中之一的接触，愚痴人感受苦、乐。

比丘们！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系，贤智者的这个身生成。这样，这个身与外名色，为一对，缘一对而有触。由这六处，或它们其中之一的接触，贤智者感受苦、乐。

那样，比丘们！贤智者与愚痴者有什么高下，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别呢？”

“大德！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导引，以世尊为依归，大德！如果世尊能说明这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比丘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凡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系，愚痴者的这个身生成。愚痴者的那无明未被舍断，那渴爱未被遍灭尽，那是什么原因呢？

比丘们！愚痴者不曾修为了苦的完全灭尽之梵行，因此，以身体的崩解，愚痴者有身体的转生，当存在身体的转生，他不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中脱离，我说：‘他不从苦脱离。’

比丘们！凡为无明所盖，为渴爱所系，贤智者的这个身生成。贤智者的那无明已被舍断，那渴爱已被遍灭尽，那是什么原因呢？

比丘们！贤智者已修为了苦的完全灭尽之梵行，因此，由身体崩离，贤智者没有身体的转生，当不存在身体的转生，他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中脱离，我说：‘他从苦脱离。’

比丘们！这就是贤智者与愚痴者的高下，的不同，的差别，即：梵行的生活。”

20、缘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缘起与缘所生法，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缘起？

‘比丘们！以生为缘而有老死’：不论诸如来出现，或诸如来不出现，那个界住立、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特定条件性。如来现正觉此，现观此；现正觉、现观后，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而说：‘比丘们！你们看！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比丘们！以有为缘而有生’……（中略）‘比丘们！以取为缘而有有’……‘比丘们！以渴爱为缘而有取’……‘比丘们！以受为缘而有渴爱’……‘比丘们！以触为缘而有受’……‘比丘们！以六处为缘而有触’……‘比丘们！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比丘们！以识为缘而有名色’……‘比丘们！以行为缘而有识’……‘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不论诸如来出现，或诸如来不出现，那个界住立、法安住性、法决定性、特定条件性。如来现正觉此，现观此；现正觉、现观后，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而说：‘你们看！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

比丘们！这样，在那里，凡真实性、无误性、无例外性、特定条件性者，比丘们！这被称为缘起。

又，比丘们！什么是缘所生法？

比丘们！老死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是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

比丘们！生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是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

比丘们！有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是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

比丘们！取……（中略）比丘们！渴爱……比丘们！受……比丘们！触……比丘们！六处……比丘们！名色……比丘们！识……比丘们！行……比丘们！无明是无常的、有为的、缘所生的，是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比丘们！这些被称为缘所生法。

比丘们！当圣弟子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这缘起与这些缘所生法，他将跑回过去：‘我过去世存在吗？我过去世不存在吗？我过去世是什么呢？我过去世的情形如何呢？我过去世曾经是什么，（后来）又变成什么？’或者，他将跑到未来：‘我未来世存在吗？我未来世不存在吗？我未来世会是什么呢？我未来世的情形如何呢？我未来世会是什么，（以后）又变成什么？’或者，他现在内心对现在世将有疑惑：‘我存在吗？我不存在吗？我是什么？我的情形如何？这众生从何而来，将往何去？’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比丘们！圣弟子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这缘起与这些缘所生

法。”

食品第二，其摄颂：

“食、帕辜那，沙门与婆罗门二则，

迦旃延氏，说法者，裸体，与丁巴卢迦，

贤智者与愚痴者，以及以缘为第十。”

（三）十力品

21、十力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具备十力与具备四无畏，如来自称如牛王地位，在众中作狮子吼，转起梵轮：‘这样是色，这样是色的集，这样是色的灭没；这样是受，这样是受的集，这样是受的灭没；这样是想，这样是想的集，这样是想的灭没；这样是行，这样是行的集，这样是行的灭没；这样是识，这样是识的集，这样是识的灭没。像这样，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即：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22、十力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具备十力与具备四无畏，如来自称如牛王地位，在众中作狮子吼，转起梵轮：‘这样是色，这样是色的集，这样是色的灭没；这样是受，这样是受的集，这样是受的灭没；这样是想，这样是想的集，这样是想的灭没；这样是行，这样是行的集，这样是行的灭没；这样是识，这样是识的集，这样是识的灭没。像这样，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即：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法已被我这么善解说、阐明、显露、说明、剥掉破旧衣。比丘们！当法已被我这么善解说、阐明、显露、说明、剥掉破旧衣时，就足以请从信心出家善男子激发活力：‘乐于要只剩下皮肤、肌腱、骨骸；要身体的血肉枯干，只要以人的毅力、人的活力、人的努力应该达成而未达成者，将没有活力的止息。’

比丘们！怠惰者住于苦，以恶不善法的参杂而疏忽自己的大利益。

比丘们！但已激发活力者住于乐，以恶不善法的已远离而完成自

己的大利益。

比丘们！不以下劣而有最高的达成；比丘们！但以最高而有最高的达成。

比丘们！大师在面前时，这梵行是醍醐味，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为了未达成的达成；为了未证得的证得；为了未作证的作证，你们要激发活力：‘这样，我们这出家必将是功不唐捐的、有成果的、有果实的，而且，我们受用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那些在我们身上做这些的行为者必将有大果、大效益。’

这样，比丘们！你们应该学！

比丘们！以自己的利益考虑时，就足以要以不放逸使目标达成；比丘们！以别人的利益考虑时，就足以要以不放逸使目标达成；比丘们！以两者的利益考虑时，就足以要以不放逸使目标达成。”

23、近因经

起源于舍卫城。

“比丘们！我说诸烦恼的灭尽是属于知者、见者的，非不知者、不见者。比丘们！知、见什么者有诸烦恼的灭尽呢？‘这样是色，这样是色的集，这样是色的灭没；这样是受……（中略）这样是想……这样是行……这样是识，这样是识的集，这样是识的灭没。’比丘们！这么知、这么见者有诸烦恼的灭尽。

比丘们！我说关于灭尽的灭尽智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

们！什么是灭尽智的近因呢？应该回答：‘解脱’。

比丘们！我说关于解脱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解脱的近因呢？应该回答：‘离贪’。

比丘们！我说关于离贪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离贪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厌’。

比丘们！我说关于厌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厌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如实智见’。

比丘们！我说关于如实智见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如实智见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定’。

比丘们！我说关于定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定的近因呢？应该回答：‘乐’。

比丘们！我说关于乐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乐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宁静’。

比丘们！我说关于宁静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宁静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喜’。

比丘们！我说关于喜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喜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喜悦’。

比丘们！我说关于喜悦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喜悦的近因呢？应该回答：‘信’。

比丘们！我说关于信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信的近因呢？应该回答：‘苦’。

比丘们！我说关于苦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

苦的近因呢？应该回答：‘生’。

比丘们！我说关于生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生的近因呢？应该回答：‘有’。

比丘们！我说关于有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有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取’。

比丘们！我说关于取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取的近因呢？应该回答：‘渴爱’。

比丘们！我说关于渴爱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渴爱的近因呢？应该回答：‘受’。

……（中略）应该回答：‘触’。……应该回答：‘六处’。……应该回答：‘名色’。……应该回答：‘识’。……应该回答：‘行’。

比丘们！我说关于行是有近因的，非无近因的，比丘们！什么是行的近因呢？应该回答：‘无明’。

比丘们！像这样，以无明为近因而有行；以行为近因而有识；以识为近因而有名色；以名色为近因而有六处；以六处为近因而有触；以触为近因而有受；以受为近因而有渴爱；以渴爱为近因而有取；以取为近因而有有；以有为近因而有生；以生为近因而有苦；以苦为近因而有信；以信为近因而有喜悦；以喜悦为近因而有喜；以喜为近因而有宁静；以宁静为近因而有乐；以乐为近因而有定；以定为近因而有如实智见；以如实智见为近因而有厌；以厌为近因而有离贪；以离贪为近因而有解脱；以解脱为近因而有灭尽智。

比丘们！犹如犹如当天下雨时，大雨下在山上，雨水沿山坡流满

山洞、裂缝、溪流充满；山洞、裂缝、溪流遍满者使小水池充满；小水池遍满者使大水池充满；大水池遍满者使小河充满；小河遍满者使大河充满；大河遍满者使大海洋充满。同样的，比丘们！以无明为近因而有行；以行为近因而有识；以识为近因而有名色；以名色为近因而有六处；以六处为近因而有触；以触为近因而有受；以受为近因而有渴爱；以渴爱为近因而有取；以取为近因而有有；以有为近因而有生；以生为近因而有苦；以苦为近因而有信；以信为近因而有喜悦；以喜悦为近因而有喜；以喜为近因而有宁静；以宁静为近因而有乐；以乐为近因而有定；以定为近因而有如实智见；以如实智见为近因而有厌；以厌为近因而有离贪；以离贪为近因而有解脱；以解脱为近因而有灭尽智。”

24、其他外道游行者经

住在王舍城竹林中。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

那时，尊者舍利弗这么想：

“这时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还太早，让我到其他外道游行者们的园林去。”

那时，尊者舍利弗到其他外道游行者们的园林。抵达后，与其他外道游行者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

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他人所作；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与他人所作；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而，舍利弗贤友！这里，沙门乔达摩是主张什么者？论什么者呢？当我们解说时，怎样才会是沙门乔达摩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沙门乔达摩，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呢？”

“贤友们！苦是缘所生的为世尊所说。缘什么呢？缘触。像这样说，就会是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那里，贤友们！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那也是缘触；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他人所作者，那也是缘触；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与他人所作者，那也是缘触；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那也是缘触。

那里，贤友们！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他人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与他人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

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尊者阿难听到尊者舍利弗与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的这些交谈。

那时，尊者阿难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将尊者舍利弗与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间的交谈全部告诉世尊。（世尊说：）

“阿难！好！好！如舍利弗那样回答时，会是正确地回答，阿难！苦是缘所生的为我所说，缘什么呢？缘触。这样说，就会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我，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那里，阿难！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那也是缘触；……（中略）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那也是缘触。

那里，阿难！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中略）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阿难！这里，有一次，我就住在这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阿难！我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

那时，阿难！我这么想：‘这时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还太早，

让我到其他外道游行者们的园林去。’

那时，阿难！我到其他外道游行者们的园林。抵达后，与其他外道游行者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阿难！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对我这么说：‘乔达摩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乔达摩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他人所作；乔达摩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与他人所作；乔达摩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而，这里，尊者乔达摩是主张什么者？论什么者呢？当我们解说时，怎样才会是尊者乔达摩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尊者乔达摩，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呢？’

阿难！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这么说：‘贤友们！苦是缘所生的为我所说，缘什么呢？缘触。这样说，就会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我，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那里，贤友们！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那也是缘触；……（中略）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那也是缘触。

那里，贤友们！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中略）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实在是因为全部的道理被一句话所说！大德！这同样的道理能有甚深与显现甚深的详细述说吗？”

“那么，阿难！请你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大德！如果他们这么问我：‘阿难贤友！老死，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贤友们！老死，生是因，生是集，生所生的，生是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

大德！如果他们这么问我：‘又，阿难贤友！生，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贤友们！生，有是因，有是集，有所生的，有是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

大德！如果他们这么问我：‘又，阿难贤友！有，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贤友们！有，取是因，取是集，取所生的，取是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

大德！如果他们这么问我：‘又，阿难贤友！取……（中略）又，阿难贤友！渴爱……（中略）又，阿难贤友！受……（中略）。’

大德！如果他们这么问我：‘又，阿难贤友！触，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贤友们！触，六处是因，六处是集，六处所生的，六处是根源。’

贤友们！但就以六触处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触灭；以触灭而受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会这么回答。”

25、浮弥遮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尊者浮弥遮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与尊者舍利弗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浮弥遮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乐是自己所作；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乐是他人所作；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乐是自己与他人所作；舍利弗贤友！有一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苦、乐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而，这里，舍利弗贤友！世尊是主张什么者？论什么者呢？当我们解说时，怎样才会是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呢？”

“贤友！乐、苦是缘所生的为世尊所说。缘什么呢？缘触。像这样说，就会是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世尊，会法、

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贤友！在那里，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自己所作者，那也是缘触；……（中略）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那也是缘触。

贤友！在那里，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自己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中略）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尊者阿难听到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浮弥遮的这些对话。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照实告诉世尊，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浮弥遮的全部对话。（世尊说：）

“阿难！好！好！如舍利弗那样回答时，会是正确地回答，阿难！乐、苦是缘所生的为我所说。缘什么呢？缘触。这样说，就会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我，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阿难！在那里，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自己所作者，那也是缘触；……（中略）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那也是缘触。

阿难！在那里，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自己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中略）凡那些论说业的沙门、婆罗门安立乐、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

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阿难！当有身体时，因身思生起自身内的乐、苦；阿难！当有语言时，因语思生起自身内的乐、苦；阿难！当有意时，因意思生起自身内的乐、苦，并且以无明为缘。

阿难！他因自己而造作身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因他人而造作身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正知地造作身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不正知地造作身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

阿难！他因自己而造作语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因他人而造作语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正知地造作语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不正知地造作语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

阿难！他因自己而造作意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因他人而造作意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正知地造作意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或者，阿难！他不正知地造作意行，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的乐、苦。

阿难！在这些法中无明已生起。

阿难！但就以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那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乐、苦的身体不存在；那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乐、苦的言语不存在；那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乐、苦的意不存在；那……（中略）的田不存在；那……（中略）的地不存在；那……（中略）的处不存在；那以此为缘生起自身内乐、苦的作务不存在。”

26、优波梵那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尊者优波梵那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优波梵那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大德！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他人所作；大德！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与他人所作；大德！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而，大德！这里，世尊是主张什么者？论什么者呢？当我们解说时，怎样才会是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沙门乔达摩，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呢？”

“优波梵那！苦是缘所生的为我所说。缘什么呢？缘触。像这样说，就会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会以不实而毁谤我，会法、随法地解说，而不让任何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优波梵那！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那也是缘触；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然生者，那也是缘触。

优波梵那！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自己所作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凡那些……（中略）凡那些……（中略）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苦是非自己非他人所作的自

然生者，‘他们将从触以外感受。’这是不可能的。”

27、缘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而，比丘们！什么是老死？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老、老衰、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这被称为老；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过世、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这被称为死，这样，这老与这死，比丘们！这被称为老死。以生集而老死集，以生灭而老死灭，导向老死灭之道迹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而，比丘们！什么是生？……（中略）而，比丘们！什么是有？……而，比丘们！什么是取？……而，比丘们！什么是渴爱？……而，比丘们！什么是受？……而，比丘们！什么是触？……而，比丘们！什么是六处？……而，比丘们！什么是名色？……而，比丘们！什么是识？……。

而，比丘们！什么是行？有这三种行：身行、语行、心行，比丘们！这些被称为行。以无明集而行集，以无明灭而行灭，导向行灭之道迹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中略）正定。

比丘们！当圣弟子这么了知缘，这么了知缘集，这么了知缘灭，这么了知导向缘灭之道迹时，比丘们！这被称为见具备的圣弟子；见具备者来到这正法；看见这正法者具备有学人之智；具备有学人之明者进入法流；洞察慧之圣者站在敲击不死之门处。”

28、比丘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在那里，……(中略)。

“比丘们！这里，比丘了知老死，了知老死集，了知老死灭，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了知生……（中略）了知有……了知取……了知渴爱……了知受……了知触……了知六处……了知名色……了知识……了知行，了知行集，了知行灭，了知导向行灭道迹。

比丘们！什么是老死？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老、老衰、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这被称为老；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过世、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这被称为死，这样，这老与这死，比丘们！这被称为老死。

以生集而老死集，以生灭而老死灭，导向老死灭之道迹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中略）正定。

而，比丘们！什么是生？……（中略）。

而，比丘们！什么是有？……（中略）。

而，比丘们！什么是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

而，比丘们！什么是行？有这三种行：身行、语行、心行，比丘们！这些被称为行。

以无明集而行集，以无明灭而行灭，导向行灭之道迹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中略）正定。

比丘们！当比丘这么了知老死，这么了知老死集，这么了知老死灭，这么了知导向老死灭之道迹；这么了知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行……行集……行灭，这么了知导向行灭道迹，比丘们！这被称为见具备的比丘；见具备者来到这正法；看见这正法者具备有学人之智；具备有学人之明者进入法流；洞察慧之圣者站在敲击不死之门处。”

29、沙门婆罗门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在那里，……(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了知老死，不了知老死集，不了知老死灭，不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不了知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不了知行，不了知行集，不了知行灭，不了知导向行灭道迹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

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了知老死，了知老死集，了知老死灭，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了知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了知行，了知行集，了知行灭，了知导向行灭道迹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30、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在那里，……(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了知老死，不了知老死集，不了知老死灭，不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者，‘他们确实将住立于老死的超越’，这是不可能的；不了知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处……名色……识……不了知行，不了知行集，不了知行灭，不了知导向行灭道迹者，‘他们确实将住立于行的超越’，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了知老死，了知老死集，了知老死灭，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者，‘他们确实将住立于老死的超越’，这是可能的；了知生……（中略）有……取……渴爱……受……触……六

处……名色……识……了知行，了知行集，了知行灭，了知导向行灭道迹者，‘他们确实将住立于行的超越’，这是可能的。”

十力品第三，其摄颂：

“十力二则及近因，其他外道游行者、浮弥遮，

优波梵那、缘、比丘，沙门婆罗门二则。”

（四）剎帝力黑齿品

31、已生成的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

在那里，世尊召唤尊者舍利弗：

“舍利弗！在这〈波罗延阿逸多所问〉中说：

‘凡已体悟法者，以及这里，凡个个有学，

慎重询问他们的举止：亲爱的先生们！请告诉我。’

舍利弗！应该怎样以这简要所说，理解详细的义理呢？”

当这么说时，尊者舍利弗变得沉默。

第二次，世尊召唤尊者舍利弗：……（中略）。

第二次，尊者舍利弗变得沉默。

第三次，世尊召唤尊者舍利弗说：

“舍利弗！在这〈波罗延阿逸多所问〉中所说：

‘凡已体悟法者，以及这里，凡个个有学，

慎重询问他们的举止：亲爱的先生们！请告诉我。’

舍利弗！应该怎样以这简要所说，理解详细的义理呢？”

第三次，尊者舍利弗变得沉默。

“舍利弗！你看见‘这是已生者’吗？”

“大德！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后，他对已生成的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后，他对食所生起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后，他对灭法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大德！这样是有学。

而，大德！怎样是已体悟法者呢？

大德！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后，他对已生成的经由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为解脱。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后，他对食所生起经由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为解脱。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后，他对灭法经由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为解脱。

大德！这样是已体悟法者。

大德！这样是在〈波罗延阿逸多所问〉中所说：

‘凡已体悟法者，以及这里，凡个个有学，

慎重询问他们的举止：亲爱的先生们！请告诉我。’

大德！我以这简要所说，这样了知详细的义理。”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后，他对已生成的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后，他对食所生起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后，他对灭法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

舍利弗！这样是有学。

而，舍利弗！怎样是已体悟法者呢？

舍利弗！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以正确之慧如实见‘这是已生者’后，他对已生成的经由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为解脱。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以正确之慧如实见‘那个食的生起’后，他对食所生起经由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为解脱。

他以正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以正

确之慧如实见‘以那个食的灭而已生者成为灭法’后，他对灭法经由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为解脱。

舍利弗！这样是已体悟法者。

舍利弗！这样是在〈波罗延阿逸多所问〉中所说：

‘凡已体悟法者，以及这里，凡个个有学，

慎重询问他们的举止：亲爱的先生们！请告诉我。’

舍利弗！应该以这简要所说，这样理解详细的义理。”

32、黑齿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刹帝力黑齿比丘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与尊者舍利弗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刹帝力黑齿比丘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贤友！摩利亚帕辜那比丘放弃学而后还俗了，那位尊者确定没在这法与律中得到稣息。那么，尊者舍利弗在这法与律中已达到稣息了吗？”

“贤友！我没有困惑。”

“那，贤友！未来呢？”

“贤友！我没有疑惑。”

那时，刹帝力黑齿比丘起座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刹帝力黑齿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尊者舍利弗以完全智记说：‘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那时，世尊召唤某位比丘：

“来！比丘！你以我的名义召唤舍利弗：‘舍利弗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就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贤友！”尊者舍利弗回答那位比丘后，就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是真的吗？舍利弗！你以完全智记说：‘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大德！事情不是被这些语词、这些文句所说。”

“舍利弗！凡善男子以任何方式记说完全智，所被记说的应该被看作如那样。”

“大德！我不也这么说：‘大德！事情不是被这些语词、这些文句所说。’吗？”

“舍利弗！如果你被这么问：‘舍利弗贤友！怎样知、怎样见完全智的被记说：“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呢？”’舍利弗！当被这么问时，你应该怎样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这么问：‘舍利弗贤友！怎样知、怎样见完全智的被记说：“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呢？”’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贤友！以生之因缘的灭尽，就知道：“当（原因）被灭尽时，（结果）已被灭尽。”知道了“（果）已被灭尽”后，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

“但，舍利弗！如果你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生，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舍利弗！当被这么问时，你应该怎样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生，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贤友！生，有是因，有是集，有所生，有是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

“但，舍利弗！如果你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有，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舍利弗！当被这么问时，你应该怎样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有，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贤友！有，取是因，取是集，取所生，取是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

“但，舍利弗！如果你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取，……

（中略）’”

“但，舍利弗！如果你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渴爱，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舍利弗！当被这么问时，你应该怎样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渴爱，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贤友！渴爱，受是因，受是集，受所生，受是根源。’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

“但，舍利弗！如果你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怎样知、怎样见你不在那受上现起欢喜呢？’舍利弗！当被这么问时，你应该怎样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怎样知、怎样见你不在那受上现起欢喜呢？’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贤友！有这三受，哪三个呢？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贤友！这三受是无常的，知道了“凡无常者都是苦的”，就不在那些受上现起欢喜。’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这也是对这义理以简要解说的法门：‘凡任何受都在苦中。’但，舍利弗！如果你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由怎样的解脱而完全智被记说：“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呢？’舍利弗！当被这么问时，你应该怎样回答呢？”

“大德！如果我被这么问：‘但，舍利弗贤友！由怎样的解脱而

完全智被记说：“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呢？’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贤友！经由我自身内的解脱，经由一切执取的灭尽，我这样住于念，依这念住以便烦恼不流动，而且我不轻蔑自己。’大德！当被这么问时，我应该这么回答。”

“舍利弗！好！好！舍利弗！这也是对这义理以简要解说的法门：‘凡被沙门所说的烦恼，我没有困惑；它们被我舍断，我没有疑惑。’”

这就是世尊所说，世尊说了这个后，就起座进入住处。

在那里，世尊离去不久，尊者舍利弗召唤比丘们：

“贤友们！世尊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我在之前没经历过而对之迟钝，贤友们！但当世尊欢喜我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贤友们！对它，我这么想：‘如果世尊整个白天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我这件事，我应该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世尊这件事整个白天；如果世尊一整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我这件事，我应该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世尊这件事一整夜；如果世尊整天整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我这件事，我应该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世尊这件事整天整夜；如果世尊两天两夜……（中略）；如果世尊三天三夜……（中略）；如果世尊四天四夜……（中略）；如果世尊五天五夜……（中略）；如果世尊六天六夜……（中略）；如果世尊七天七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我这件事，我应该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世尊这件事七天七夜。’”

那时，刹帝力黑齿比丘起座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刹帝力黑齿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尊者舍利弗作狮子吼：‘贤友们！世尊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我在之前没经历过而对之迟钝，贤友们！但当世尊欢喜我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贤友们！对它，我这么想：“如果世尊整个白天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我这件事，我应该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世尊这件事整个白天；如果世尊一整夜……（中略）；如果世尊整天整夜……（中略）；如果世尊两天两夜……（中略）；三……四……五……六……如果世尊七天七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我这件事，我应该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世尊这件事七天七夜。”’”

“比丘们！舍利弗已彻底洞察了那法界，因为已彻底洞察了该法界，如果我整个白天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整个白天；如果我一整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一整夜；如果我整天整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整天整夜；如果我两天两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两天两夜；如果我三天三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三天三夜；如果我四天四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四天四夜；如果我五天五夜以各种语

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五天五夜；如果我六天六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六天六夜；如果我七天七夜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问舍利弗这件事，舍利弗应该也能以各种语词、各种法门回答我这件事七天七夜。”

33、智之事经

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四十四智之事，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四十四智之事呢？

老死智、老死集智、老死灭智、导向老死灭道迹智，生智、生集智、生灭智、导向生灭道迹智，有智、有集智、有灭智、导向有灭道迹智，取智、取集智、取灭智、导向取灭道迹智，渴爱智、渴爱集智、渴爱灭智、导向渴爱灭道迹智，受智、受集智、受灭智、导向受灭道迹智，触智……（中略）六处智……名色智……识智……行智、行集智、行灭智、导向行灭道迹智。比丘们！这些被称为四十四智之事。

比丘们！什么是老死？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老、老衰、

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这被称为老；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过世、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这被称为死，这样，这老与这死，比丘们！这被称为老死。

以生集而老死集，以生灭而老死灭，导向老死灭之道迹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中略）正定。

比丘们！当圣弟子这样了知老死，这样了知老死集，这样了知老死灭，这样了知导向老死灭之道迹，他会有这法智，他以已见、已知、已实时获得、已深入此法而导此于过去与未来：‘凡过去世的沙门或婆罗门证知老死，证知老死集，证知老死灭，证知导向老死灭道迹，这一切犹如我现在这么证知；凡未来世的沙门或婆罗门证知老死，证知老死集，证知老死灭，证知导向老死灭道迹，这一切犹如我现在这么证知。’他会有这推比之智。

比丘们！当圣弟子有法智与推比之智这两种清净、皎洁的智，比丘们！这被称为见具备的圣弟子；见具备者来到这正法；看见这正法者具备有学人之智；具备有学人之明者进入法流；洞察慧之圣者站在敲击不死之门处。

比丘们！什么是生？……（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有？……（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取……（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渴爱？……（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受？……（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触？……（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六处？……（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名色？……（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识？……（中略）。

比丘们！什么是行？有这三种行：身行、语行、心行，比丘们！这些被称为行。

以无明集而行集，以无明灭而行灭，导向行灭之道迹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中略）正定。

比丘们！当圣弟子这样了知行，这样了知行集，这样了知行灭，这样了知导向行灭之道迹，他会有这法智，他以已见、已知、已实时获得、已深入此法而导此于过去与未来：‘凡过去世的沙门或婆罗门证知行，证知行集，证知行灭，证知导向行灭道迹，这一切犹如我现在这么证知；凡未来世的沙门或婆罗门证知行，证知行集，证知行灭，证知导向行灭道迹，这一切犹如我现在这么证知。’他会有这推比之智。

比丘们！当圣弟子有法智与推比之智这两种清净、皎洁的智，比丘们！这被称为见具备的圣弟子；见具备者来到这正法；看见这正法者具备有学人之智；具备有学人之明者进入法流；洞察慧之圣者站在敲击不死之门处。”

34、智之事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七十七智之事，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七十七智之事呢？‘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智、‘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智，过去世‘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智、‘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智，未来世‘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智、‘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智，‘凡法住智也都是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智，‘以有为缘而有生’智、……（中略）‘以取为缘而有有’智、……‘以渴爱为缘而有取’智、……‘以受为缘而有渴爱’智、……‘以触为缘而有受’智、……‘以六处为缘而有触’智、……‘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智、……‘以识为缘而有名色’智、……‘以行为缘而有识’智、……‘以无明为缘而有行’智、‘当无明不存在了，则没有行’智，过去世‘以无明为缘而有行’智、‘当无明不存在了，则没有行’智，未来世‘以无明为缘而有行’智、‘当无明不存在了，则没有行’智，‘凡法住智也都是灭尽法、消散法、褪去法、灭法’智，比丘们！这些被称为七十七智之事。”

35、无明为缘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当这么说时，某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是老死？而这老死又是谁的？”

“不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比丘！凡会说‘什么是老死？而这老死又是谁的？’者，或者，比丘！凡会说‘老死是一件事，而这老死又属谁是另一件事。’者，这两者同一意义，只是语词不同。

比丘！有‘命即是身体’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或者，有‘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则无梵行生活。

比丘！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大德！什么是生？而这生又是谁的？”

“不是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比丘！凡会说‘什么是生？而这生又是谁的？’者，比丘！或者，凡会说‘生是一件事，而这生又属谁是另一件事。’者，这两者同一意义，只是语词不同。

比丘！有‘命即是身体’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或者，比丘！有

‘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则无梵行生活。

比丘！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有为缘而有生。’”

“大德！什么是有？而这有又是谁的？”

“不是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比丘！凡会说‘什么是有？而这有又是谁的？’者，或者，比丘！凡会说‘有是一件事，而这有又属谁是另一件事。’者，这两者同一意义，只是语词不同。

比丘！有‘命即是身体’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或者，比丘！有‘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则无梵行生活。

比丘！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取为缘而有有。’”

“……（中略）‘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行为缘而有识。’”

“大德！什么是行？而这行又是谁的？”

“不是适当的问题。”世尊说。

“比丘！凡会说‘什么是行？而这行又是谁的？’者，或者，比丘！凡会说‘行是一件事，而这行又属谁是另一件事。’者，这两者同一意义，只是语词不同。

比丘！有‘命即是身体’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或者，比丘！有

‘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则无梵行生活。

比丘！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

比丘！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所有的歪曲、相违、犹豫：‘什么是老死？而这老死又是谁的？’或者‘老死是一件事，而这老死又属谁是另一件事。’或者‘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一切都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

比丘！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所有的歪曲、相违、犹豫：‘什么是生？而这生又是谁的？’或者‘生是一件事，而这生又属谁是另一件事。’或者‘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一切都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

比丘！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所有的歪曲、相违、犹豫：‘什么是有？……（中略）什么是取？……什么是渴爱？……什么是受？……什么是触？……什么是六处？……什么是名色？……什么是识？……（中略）。’

比丘！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所有的歪曲、相违、犹豫：‘什么是行？而这行又是谁的？’或者‘行是一件事，而这行又属谁是另一件事。’或者‘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一切都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

36、无明为缘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凡会说‘什么是老死？而这老死又是谁的？’者，或者，比丘！凡会说‘老死是一件事，而这老死又属谁是另一件事。’者，这两者同一意义，只是语词不同。

比丘们！有‘命即是身体’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或者，比丘们！有‘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比丘们！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什么是生？……（中略）什么是有？……什么是取？……什么是渴爱？……什么是受？……什么是触？……什么是六处？……什么是名色？……什么是识？而这识又是谁的？’……。

比丘们！凡会说‘什么是行？而这行又是谁的？’者，或者，比丘们！凡会说‘行是一件事，而这行又属谁是另一件事。’者，这两者同一意义，只是语词不同。

比丘们！有‘命即是身体’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或者，比丘们！有‘命是一，身体是另一’之见，则无梵行生活。比丘们！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

比丘们！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所有的歪曲、相违、犹

豫：‘什么是老死？而这老死又是谁的？’或者‘老死是一件事，而这老死又属谁是另一件事。’或者‘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一切都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

比丘们！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所有的歪曲、相违、犹豫：‘什么是生？……（中略）什么是有？……什么是取？……什么是渴爱？……什么是受？……什么是触？……什么是六处？……什么是名色？……什么是识？而这识又是谁的？’……。

比丘们！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所有的歪曲、相违、犹豫：‘什么是行？而这行又是谁的？’或者‘行是一件事，而这行又属谁是另一件事。’或者‘命即是身体。’或者‘命是一，身体是另一。’这一切都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

37、非你们的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这个身体不是你们的，也不是其他人的，比丘们！这是旧业，应该被看作被造作的、被思惟的、能被感受的。

在那里，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善如理作意缘起：‘像这样，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即：以无明为缘

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38、思经

起源于舍卫城。

“比丘们！凡意图，凡计划，凡有烦恼潜在趋势者，则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有根据地时，就有识的依止处；当有那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有未来再生的诞生；当有未来再生的诞生，则生起未来的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如果不意图，如果不计划，但如果仍有烦恼潜在趋势者，则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有根据地时，就有识的依止处；当有那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有未来再生的诞生；当有未来再生的诞生，则生起未来的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但当不意图，不计划，无烦恼潜在趋势，则没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没有根据地时，就没有识的依止处；当没有那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当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则未来的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39、思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意图，凡计划，凡有烦恼潜在趋势者，则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有根据地时，就有识的依止处；当有那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中略）渴爱……取……有……生……生起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如果不意图，如果不计划，但如果仍有烦恼潜在趋势者，则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有根据地时，就有识的依止处；当有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但当不意图，不计划，无烦恼潜在趋势，则没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没有根据地时，就没有识的依止处；当没有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没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40、思经第三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意图，凡计划，凡有烦恼潜在趋势者，则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有根据地时，就有识的依止处；当有那识的依止处与

增长时，则有倾向；当有倾向时，则有来去；当有来去时，则有死生；当有死生时，则生起未来的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如果不意图，如果不计划，但如果仍有烦恼潜在趋势者，则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有根据地时，就有识的依止处；当有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有倾向；当有倾向时，则有来去；当有来去时，则有死生；当有死生时，则生起未来的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但当不意图，不计划，无烦恼潜在趋势，则没有那识存续的根据地；当没有根据地时，就没有识的依止处；当没有识的依止处与增长时，则没有倾向；当没有倾向时，则没有来去；当没有来去时，则没有死生；当没有死生时，则未来的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刹帝力黑齿品第四，其摄颂：

“这已生成的与黑齿，智之事二则，

以无明为缘二则，非你们的、思三则。”

（五）屋主品

41、五恐怖的仇恨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那时，屋主给孤独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屋主给孤独这么说：

“屋主！当圣弟子之五恐怖的仇恨已平息，具备四入流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圣方法，当他愿意时，他就能以自己记说自己：‘于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界、恶趣、下界已尽，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哪五个恐怖的仇恨已平息呢？屋主！凡杀生者，缘杀生而产生当生之恐怖的仇恨，也产生来生之恐怖的仇恨，也感受心的忧苦，这样，对离杀生者来说，那恐怖的仇恨已平息。

屋主！凡未给予而取者，缘未给予而取而产生当生之恐怖的仇恨，也产生来生之恐怖的仇恨，也感受心的忧苦，这样，对离未给予而取者来说，那恐怖的仇恨已平息。

屋主！凡邪淫者，缘邪淫而产生当生之恐怖的仇恨，也产生来生之恐怖的仇恨，也感受心的忧苦，这样，对离邪淫者来说，那恐怖的仇恨已平息。

屋主！凡妄语者，缘妄语而产生当生之恐怖的仇恨，也产生来生之恐怖的仇恨，也感受心的忧苦，这样，对离杀生者来说，那恐怖的仇恨已平息。

屋主！凡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缘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而产生当生之恐怖的仇恨，也产生来生之恐怖的仇恨，也感受心的忧苦，这样，对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来说，那恐怖的仇恨已平息。这五个恐怖的仇恨已平息。

具备哪四入流支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对佛具备不坏净：‘像这样，那世尊是是阿罗汉、遍正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

对法具备不坏净：‘法是被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

对僧团具备不坏净：‘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善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正直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依真理而行者，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如法而行者，即：四双之人、八辈之士，这世尊的弟子僧团应该被奉献、应该被供奉、应该被供养、应该被合掌，为世间的无上福田。’

具备圣所爱戒：‘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称赞的、不取着的、导向定的。’具备这四入流支。

什么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圣方法呢？屋主！这里，圣弟子善如理作意这缘起：‘像这样，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这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即：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以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中略）以触灭而受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这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圣方法。

屋主！当圣弟子的这五恐怖的仇恨已平息，具备这四入流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这圣方法，当他愿意时，他就能以自己记说自己：‘于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界、恶趣、下界已尽，

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42、五恐怖的仇恨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圣弟子的这五恐怖的仇恨已平息，具备四入流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圣方法，当他愿意时，他就能以自己记说自己：‘于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界、恶趣、下界已尽，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哪五个恐怖的仇恨已平息呢？比丘们！凡杀生者，缘杀生而产生当生之恐怖的仇恨，也产生来生之恐怖的仇恨，也感受心的忧苦，这样，对离杀生者来说，那恐怖的仇恨已平息。比丘们！凡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比丘们！凡邪淫者，……（中略）比丘们！凡妄语者，……（中略）比丘们！凡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中略）。这五个恐怖的仇恨已平息。

具备哪四入流支呢？比丘们！这里，圣弟子对佛……（中略）对法……（中略）对僧团……（中略）具备圣所爱戒……（中略）。具备这四入流支。

什么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圣方法呢？比丘们！这里，圣弟子善如理作意这缘起：……（中略）。这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圣方法。

“比丘们！当圣弟子的这五恐怖的仇恨已平息，具备这四入流支，以慧善见、善洞察了这圣方法，当他愿意时，他就能以自己记说

自己：‘于地狱已尽，畜生界已尽，饿鬼界已尽，苦界、恶趣、下界已尽，我是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

43、苦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苦的集起与灭没，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苦的集起？缘于眼与色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比丘们！这是苦的集起。

缘于耳与声音而生起耳识，……（中略）缘于鼻与气味……（中略）缘于舌与味道……（中略）缘于身与所触……（中略）缘于意与法而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为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比丘们！这是苦的集起。

比丘们！什么是苦的灭没？缘于眼与色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但就是以这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比丘们！这是苦的灭没。

缘于耳与声音而生起耳识，……（中略）缘于鼻与气味……（中略）缘于舌与味道……（中略）缘于身与所触……（中略）缘于意与法而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为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但就是以这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比丘们！这是苦的灭没。”

44、世间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世间的集起与灭没，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世间的集起？缘于眼与色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比丘们！这是世间的集起。

缘于耳与声音……（中略）缘于鼻与气味……（中略）缘于舌与味道……（中略）缘于身与所触……（中略）缘于意与法而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为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中略）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比丘们！这是世间的集起。

比丘们！什么是世间的灭没？缘于眼与色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但就是以这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比丘们！这是世间的灭没。

缘于耳与声音……（中略）缘于鼻与气味……（中略）缘于舌与味道……（中略）缘于身与所触……（中略）缘于意与法而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为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但就是以这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比丘们！这是世间的灭没。”

45、亲戚村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亲戚村的砖屋中。

那时，当世尊独自静坐禅修时，说这法门：

“缘于眼与色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缘于耳与声音……（中略）缘于鼻与气味……（中略）缘于舌与味道……（中略）缘于身与所触……（中略）缘于意与法而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为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缘于眼与色而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但就是以这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缘于耳与声音……（中略）缘于鼻与气味……（中略）缘于舌与味道……（中略）缘于身与所触……（中略）缘于意与法而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为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但就是以这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当时，某位比丘站立屏息侧听世尊。世尊看见那位比丘站立屏息侧听，看见后，对那位比丘这么说：

“比丘！你听见这法门了吗？”

“是的，大德!”

“比丘！你要学习这法门，比丘！你要学得这法门，比丘！你要忆持这法门，比丘！这法门具利益，有关梵行的基础。”

46、某位婆罗门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有某位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作者即是感受（结果）者。’吗？”

“‘作者即是感受（结果）者’，婆罗门！这是第一种极端。”

“要不然，乔达摩先生！‘作者是一，感受（结果）者是另一。’吗？”

“‘作者是一，感受（结果）者是另一’，婆罗门！这是第二种极端。

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以中间说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当这么说时，那位婆罗门对世尊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47、若奴索尼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若奴索尼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中略）在一旁坐好后，若奴索尼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一切存在吗？”

“婆罗门！‘一切存在’，这是（第）一种极端。”

“又，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一切不存在吗？”

“婆罗门！‘一切不存在’，这是第二种极端。婆罗门！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

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当这么说时，若奴索尼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48、顺世派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顺世派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中略）在一旁坐好后，顺世派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一切存在吗？”

“婆罗门！‘一切存在’，这是最古老的世间论。”

“又，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一切不存在吗？”

“婆罗门！‘一切不存在’，这是第二种世间论。”

“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一切是单一的吗？”

“婆罗门！‘一切是单一的’，这是第三种世间论。”

“又，怎么样，乔达摩先生！一切是种种的吗？”

“婆罗门！‘一切是种种的’，这是第四种世间论。

婆罗门！不往这两个极端后，如来处在中间说法：‘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当这么说时，若奴索尼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49、圣弟子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不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什么？以什么的生起，则什么生起？（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行？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识？）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名色？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六处？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触？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受？当什么存在了，则有渴爱？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取？当什么存在了，则有有？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生？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

然而，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有这样不依于他人之智的义理：‘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无明存在了，则有行；当行存在了，则有识；）当识存在了，则有名色；当名色存在了，则有六处；当六处存在了，则有触；当触存在了，则有受；当受存在了，则有渴爱；当渴爱存在了，则有取；当取存在了，则有有；当有存在了，则有生；当生存在了，则有老死。’

他这么了知：‘这世间这么集起。’

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不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什么？以什么的灭，则什么被灭？（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行？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识？）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名色？当什

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六处？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触？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受？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渴爱？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取？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有？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生？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

然而，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有这样不依于他人之智的义理：‘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当无明不存在了，则没有行；当行不存在了，则没有识；）当识不存在了，则没有名色；当名色不存在了，则没有六处；……（中略）则没有有；……则没有生；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

他这么了知：‘这世间这么被灭。’

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当这么如实了知世间的集起与灭没，因而被称为已具备见的圣弟子；……（中略）站在敲击不死之门处。”

50、圣弟子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不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什么？以什么的生起，则什么生起？（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行？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识？）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名色？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六处？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触？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受？当什么存在了，则有渴爱？当什么存在了，则有取？当什么存在了，则有有？

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生？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

然而，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有这样不依于他人之智的义理：‘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无明存在了，则有行；当行存在了，则有识；）当识存在了，则有名色；当名色存在了，则有六处；当六处存在了，则有触；当触存在了，则有受；当受存在了，则有渴爱；当渴爱存在了，则有取；当取存在了，则有有；当有存在了，则有生；当生存在了，则有老死。’

他这么了知：‘这世间这么集起。’

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不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什么？以什么的灭，则什么被灭？（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行？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识？）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名色？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六处？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触？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受？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渴爱？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取？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有？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生？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

然而，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有这样不依于他人之智的义理：‘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当无明不存在了，则没有行；当行不存在了，则没有识；）当识不存在了，则没有名色；当名色不存在了，则没有六处；……（中略）则没有有；……则没有生；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

他这么了知：‘这世间这么被灭。’

比丘们！当已受教导的圣弟子这么如实了知世间的集起与灭没，

比丘们！这被称为已具备见的圣弟子；已具备见者来到这正法；看见这正法者具备有学人之智；具备有学人之明者进入法流；洞察慧之圣者站在敲击不死之门处。”

屋主品第五，其摄颂：

“五种可怕之怨两说，苦与世间，亲戚村，

某位与若奴索尼，以顺世派为第八，

圣弟子两说，此被称为品。”

（六）苦品

51、审虑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当比丘审虑时，为了从一切苦的完全灭尽，应该怎样审虑？”

“大德！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导引，以世尊为依归，大德！如果世尊能说明这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比丘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这里，当审虑时，比丘审虑：‘凡在世间生起老死等这种种不同种类的苦，这苦，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当他审虑时，他知道这样：‘凡在世间生起老死等这种种不同种类的苦，这苦，生是因，生是集，生所生，生是根源，当生存在了，则有老死；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他了知老死，了知老死的集，了知老死的灭，以及了知那适合导向老死灭之道迹，像这样的修学是随法而行。比丘们！这被称为，为了从一切苦的完全灭尽，为了老死灭而修学的比丘。

又，更进一步审虑时，他审虑：‘那么，这生，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生？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生？’当他审虑时，他知道这样：‘生，有是因，有是集，有所生，有是根源，当有存在了，则有生；当有不存在了，则没有生。’他了知生，了知生的集，了知生的灭，以及了知那适合导向生之灭之道迹，像这样的修学是随法而行。比丘们！这被称为，为了从一切苦的完全灭尽，为了生之灭而修学的比丘。

又，更进一步审虑时，他审虑：‘那么，这有，什么是其因？……（中略）那么，这取，什么是其因？……那么，这渴爱，什

么是其因？……受……触……那么，这六处，什么是其因？……那么，这名色……那么，这识……那么，这行，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行？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行？’当他审虑时，他知道这样：‘行，无明是因，无明是集，无明所生，无明是根源，当无明存在了，则有行；当无明不存在了，则没有行。’他了知行，了知行的集，了知行的灭，以及了知那适合导向行灭之道迹，像这样的修学是随法而行。比丘们！这被称为，为了从一切彻底地灭尽苦，为了行灭而修学的比丘。

比丘们！如果一个进入了无明的人造作福行，则识有福的转生；如果造作非福行，则识有非福的转生；如果造作不动行，则识有不动的转生。

比丘们！当比丘的无明已被舍断，明已被生起；以无明的褪去，明的生起，他不造作福行，不造作非福行，不造作不动行，当不造作、不思惟时，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事物。不执取则不战栗就自证涅盘，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如果他感受乐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他了知：‘它是不被固执的。’他了知：‘它是不被欢喜的。’

如果他感受苦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他了知：‘它是不被固执的。’他了知：‘它是不被欢喜的。’

如果他感受不苦不乐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他了知：‘它是不被固执的。’他了知：‘它是不被欢喜的。’

如果他感受乐受，他离系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离系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乐受，他离系地感受它。

当他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当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他了知：‘以身体的崩解，随后生命耗尽，就在这里，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欢喜的都将成为清凉，将只剩下遗骸。’

比丘们！犹如一个人从陶匠的窑拿出热陶壶后，会放在平整的地上，那样，就在那里，热会平息，会剩下陶瓷碎片。同样地，比丘们！当比丘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当他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他了知：‘以身体的崩解，随后生命耗尽，就在这里，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欢喜的都将成为清凉，将只剩下遗骸。’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烦恼已尽的比丘会造作福行、造作非福行、造作不动行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行，由行灭，识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识，由识灭，名色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名色，由名色灭，六处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六处，由六处灭，触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触，由触灭，受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受，由受灭，渴爱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渴爱，由渴爱灭，取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取，由取灭，有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有，由有灭，生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当没有了一切生，由生灭，老死会被你们了知吗？”

“不，大德！”

“比丘们！好！好！比丘们！正是这样，没有其它的了！比丘们！这件事你们要信赖我，你们要信解，对此要无疑无惑，这就是苦的结束。”

52、执取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

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能使十车柴、二十车柴、三十车柴、四十车柴燃烧的大火聚，在那里，男子能经常投入干草、干牛粪、干木柴，比丘们！这样，有那食物、那燃料，那大火聚就能长久地燃烧。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犹如能使十车柴、二十车柴、三十车柴、四十车柴燃烧的大火聚，在那里，男子不能经常投入干草、干牛粪、干木柴，比丘们！这样，当先前的燃料耗尽了，其它的（燃料）又不带来，无食物，那大火聚就会熄灭了。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53、结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缘于油，与缘于灯芯，油灯才能燃烧，在那里，男子能经常灌注油、调整灯芯，比丘们！这样，有那食物、那燃料，那油灯就能长久地燃烧。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犹如缘于油，与缘于灯芯，油灯才能燃烧，在那里，男子不能经常灌注油、调整灯芯，比丘们！这样，当先前的燃料耗尽了，其它的（燃料）又不带来，无食物，那油灯就会熄灭了。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54、结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缘于油，与缘于灯芯，油灯才能燃烧，在那里，男子能经常灌注油、调整灯芯，比丘们！这样，有那食物、那燃料，那油灯就能长久地燃烧。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

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缘于油，与缘于灯芯，油灯才能燃烧，在那里，男子不能经常灌注油、调整灯芯，比丘们！这样，当先前的燃料耗尽了，其它的（燃料）又不带来，无食物，那油灯就会熄灭了。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55、大树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大树，其根都往下走、往横向走的诸根吸取所有的水、养分，比丘们！这样，有那食物、那燃料，就能长久地住立。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犹如大树，如果男子带铲子和篓子来，将那棵树从根部切断，根切断后挖开它，挖开后拔出根，甚至小根、根须，他将那棵

树切成片，切成片后切碎，切碎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后在风与热中干燥，在风与热中干燥后以火烧，以火烧后成灰，成灰后或在大风中吹走，或在湍急的水流中冲走。比丘们！这样，那棵大树根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56、大树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大树，其根都往下走、往横向走的诸根吸取所有的水、养分，比丘们!，有那食物、那燃料，就能长久地住立。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大树，如果男子带铲子和篓子来，将那棵树从根部切断，根切断后挖开它，挖开后拔出根，……或在湍急的水流中冲走。比丘们！这样，那棵大树根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57、幼树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幼树，如果男子经常清理其根部周围，经常培土，经常灌溉，比丘们！这样，有那食物、那燃料，那幼树会来到成长、增长、扩展。同样的，比丘们！在顺于结之法上住随观乐味者，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犹如幼树，如果男子带铲子和篓子来，……（中略）或让湍急的河流冲走，这样，比丘们！那根已被切断的幼树，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58、名色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大树，其根都往下走、往横向走的诸根吸取所有的水、养分，比丘们！这样，有那食物、那燃料，就能长久地住立。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有名色的下生；……（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没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犹如大树，如果男子带铲子和篓子来，……（中略）为未来不生之物。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于随观过患时，则没有名色的下生；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59、识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有识的下生；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比丘们！犹如大树，其根都……（中略）。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有识的下生；……（中略）。

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没有识的下生；以识灭而名色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犹如大树，如果男子带铲子和篓子来，……（中略）为未来不生之物。同样的，比丘们！当在会被结缚的法上住于于随观过

患时，则没有识的下生；以识灭而名色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60、因缘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卢国，名叫葛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

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缘起是多么甚深与显现甚深，然而，对我来说，却看起来像明显明显的。”

“阿难！不是这样，阿难！不是这样，阿难！这缘起是甚深与显现甚深的。阿难！由于此法的不随觉、不通达，这样，这世代成为纠缠的线轴、打结的线球，为芦草与灯心草团，不能超越苦界、恶趣、下界、轮回。

阿难！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时，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阿难！犹如大树，其根都往下走、往横向走的诸根吸取所有的水、养分，阿难！这样，有那食物、那燃料，就能长久地住立。同样的，阿难！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乐味者，则渴爱增长；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阿难！当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时，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阿难！犹如大树，如果男子带铲子和篓子来，将那棵树从根部切断，根切断后挖开它，挖开后拔出根，甚至小根、根须，他将那棵树切成片，切成片后切碎，切碎后做成粉末，做成粉末后在风与热中干燥，在风与热中干燥后以火烧，以火烧后成灰，成灰后或在大风中吹走，或在湍急的水流中冲走。阿难！这样，那棵大树根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同样的，阿难！在会被执取的法上住于随观过患者，则渴爱被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苦品第十，其摄颂：

“审虑、执取，结二则，

大树二则被说，以幼树为第七，

名色、识，以及因缘，它们为十则。”

（七）大品

61、未受教导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中略）。

“比丘们！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或能在这四大之身上厌、离染、解脱，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这四大之身的成长与衰老；拿起与舍弃被看得见，因此，在那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或能厌、离染、解脱。

而，比丘们！对那被这样称为心、意、识的，在那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不能厌、离染、解脱，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长久以来，‘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被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所固执、所执为我所有、所执取，因此，在那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不能厌、离染、解脱。

比丘们！宁愿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会着手于这四大身为我，而不是这个心，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四大身一年的住立，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或更久的住立被看得见，而，比丘们！那被这样称为心、意、识的，日以继夜依一个生起，依另一个被灭。

比丘们！犹如在山边树林漫游的猴子抓着树枝，放掉那枝后又抓住另一枝，（再）放掉后又抓住另一枝。同样的，比丘们！那被这样称为心、意、识的，日以继夜依一个生起，依另一个被灭。

在那里，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这样善如理作意缘起：‘像这样，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即：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以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中略）这样

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比丘们！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上厌，在受上厌，在想上厌，在行上厌，在识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62、未受教导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或能在这四大之身上厌、离染、解脱，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这四大之身的成长与衰老；拿起与丢弃被看得见，因此，在那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或能厌、离染、解脱。

而，比丘们！对那被这样称为心、意、识的，在那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不能厌、离染、解脱，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长久以来，‘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被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所固执、所执为我所有、所执取，因此，在那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不能厌、离染、解脱。

比丘们！宁愿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会着手于这四大身为我，而不是这个心，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四大身一年的住立，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或更久的住立被看得见，而，比丘们！那被这样称为心、

意、识的，日以继夜依一个生起，依另一个被灭。

在那里，比丘们！已受教导的圣弟子这样善如理作意缘起：‘像这样，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

比丘们！缘能感受乐之触而生起乐受，就以那能感受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乐之触所生起的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

比丘们！缘能感受苦之触而生起苦受，就以那能感受苦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苦之触所生起的苦受，它被灭，它被平息。

比丘们！缘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而生起不苦不乐受，就以那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所生起的不苦不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

比丘们！犹如两木柴的结合磨擦，生热着火，就以那两木柴的分离作异，则对应于它的热，它被灭，它被平息。同样的，比丘们！缘能感受乐之触而生起乐受，就以那能感受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乐之触所生起的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中略）缘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而生起不苦不乐受，就以那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所生起的不苦不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

比丘们！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触上厌，在受上厌，在想上厌，在行上厌，在识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

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63、像儿子的肉那样经

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哪四种呢？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物，第二、触，第三、意思，第四、识。

比丘们！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

比丘们！应该怎样看待物质食物？

比丘们！犹如一对夫妇如果取少量的粮食后，行经荒漠，他们有可爱的、合意的独子（同行）。比丘们！那时，那对夫妇在荒漠中，他们少量的粮食会走到遍尽、耗尽，而还有那剩余的荒漠未越过。

比丘们！那时，那对夫妇会这么想：‘我们少量的粮食已遍尽、耗尽，而还有这剩余的荒漠未越过。让我们杀了这可爱的、合意的独子，然后腌制成肉干，吃着儿子的肉，这样能度脱那剩余的荒漠，不要我们三人全都灭亡。’

比丘们！那时，那对夫妇杀了那可爱的、合意的独子，然后腌制成肉干，吃着儿子的肉，这样能度脱那剩余的荒漠。

他们会吃儿子的肉，并且会搥胸（而嚎）：‘独子在哪里啊？独子

在哪里啊？’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难道他们会为了享乐，或为了纵欲，或为了好身材，或为了庄严而吃食物吗？”

“不，大德!”

“比丘们！难道他们不是只为了度脱荒漠而吃食物的吗？”

“是的，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我说：‘应该这么看待物质食物。’

比丘们！当物质食物被遍知后，五种欲的贪被遍知；当五种欲的贪被遍知后，则没有那圣弟子会再来这世间的束缚结。

比丘们！应该怎样看待触食？

比丘们！犹如一头无皮肤的母牛，如果靠近墙而站，那些依止墙的生物类会啃咬牠；如果靠近树而站，那些依止树的生物类会啃咬牠；如果靠近水而站，那些依止水的生物类会啃咬牠；如果靠近空旷处而站，那些依空旷处的生物类会啃咬牠，比丘们！不论那头无皮肤的母牛靠近哪里，都有依止那里的生物类会啃咬牠。同样的，比丘们！我说：‘应该这么看待触食。’

比丘们！当触食被遍知后，三受被遍知；当三受被遍知后，我说对圣弟子来说没有任何还应该做的。

比丘们！应该怎样看待意思食？

比丘们！犹如有深过人的炭火坑，布满无焰、无烟的炭火，那时，如果有想活命；不想死，要乐；不要苦的男子走来，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其一边的手臂后，将他拉向炭火坑，比丘们！那时，那

男子的思是远离、希求是远离、愿望是远离，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那男子想：‘这样我将跌落这炭火坑，以其因缘而将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同样的，比丘们！我说：‘应该这么看待意思食。’

比丘们！当意思食被遍知后，三类渴爱被遍知；当三类渴爱被遍知后，我说对圣弟子来说没有任何还应该做的。

比丘们！应该怎样看待识食？

比丘们！犹如有人抓了盗贼、罪犯后，会去见国王：‘大王！这位是那些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

国王会立刻这么说：‘先生！去吧！请你们清早时以百枪击这男子。’

清早时他们立刻击以百枪。

然后，中午时国王会这么说：‘喂！那男子怎样了？’

‘大王！还活着。’

国王会立刻这么说：‘先生！去吧！请你们中午时（再）以百枪击那男子。’

中午时他们立刻（再）击以百枪。

然后，傍晚时国王会这么说：‘喂！那男子怎样了？’

‘大王！还活着。’

国王会立刻这么说：‘先生！去吧！请你们傍晚时（再）以百枪击那男子。’

傍晚时他们立刻（再）击以百枪。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男子日间以被击伤三百枪因此而感受苦与忧吗？”

“大德！即使被击伤一枪就因此感受苦与忧了，更不用说被击伤三百枪了。”

“同样的，比丘们！我说：‘应该这么看待识食。’

比丘们！当识食被遍知后，名色被遍知；当名色被遍知后，我说没有任何圣弟子还应该做的。”

64、有贪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哪四种呢？或粗或细的物质食物，第二、触，第三、意思，第四、识。

比丘们！这四种食，为了已生成众生的存续，或为了求出生者的资助。

比丘们！如果在物质食物上有贪，有欢喜，有渴爱，识在那里确立、增长；识确立、增长之处，在那里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处，在那里有诸行的生长；有诸行的生长之处，在那里有未来再生的诞生；有未来再生的诞生之处，在那里有未来的生、老、死；有未来的生、老、死之处，比丘们！我说：‘那有愁，有悲，有恼愁。’

比丘们！如果在触食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意思食

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识食上有贪，有欢喜，有渴爱，识在那里确立、增长；识确立、增长之处，在那里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处，在那里有诸行的生长；有诸行的生长之处，在那里有未来再生的诞生；有未来再生的诞生之处，在那里有未来的生、老、死；有未来的生、老、死之处，比丘们！我说：‘那有愁，有悲，有恼愁。’

比丘们！犹如有染工或画家，以染料、胭脂红、郁金黄、靛蓝、深红，在磨得很细致的板或壁或白布上，创作出男人或女人完整且细致的人像。同样的，比丘们！如果在物质食物上有贪，有欢喜，有渴爱，识在那里确立、增长；识确立、增长之处，在那里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处，在那里有诸行的生长；有诸行的生长之处，在那里有未来再生的诞生；有未来再生的诞生之处，在那里有未来的生、老、死；有未来的生、老、死之处，比丘们！我说：‘那有愁，有悲，有恼愁。’

比丘们！如果在触食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意思食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识食上有贪，有欢喜，有渴爱，识在那里确立、增长；识确立、增长之处，在那里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处，在那里有诸行的生长；有诸行的生长之处，在那里有未来再生的诞生；有未来再生的诞生之处，在那里有未来的生、老、死；有未来的生、老、死之处，比丘们！我说：‘那有愁，有悲，有恼愁。’

比丘们！如果在物质食物上没有贪，没有欢喜，没有渴爱，识在

那里不确立、不增长；识不确立、不增长之处，在那里没有名色的下生；没有名色的下生之处，在那里没有诸行的生长；没有诸行的生长之处，在那里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之处，在那里没有未来的生、老、死；没有未来的生、老、死之处，比丘们！我说：‘那不愁，不悲，不恼愁。’

比丘们！如果在触食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意思食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识食上没有贪，没有欢喜，没有渴爱，识在那里不确立、不增长；识不确立、不增长之处，在那里没有名色的下生；没有名色的下生之处，在那里没有诸行的生长；没有诸行的生长之处，在那里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之处，在那里没有未来的生、老、死；没有未来的生、老、死之处，比丘们！我说：‘那不愁，不悲，不恼愁。’

比丘们！犹如重阁或重阁会堂，在北边、南边、东边有窗户，当太阳升起时，光线经窗户进入后，将确立(停留)在何处？”

“大德！在西边的墙壁。”

“比丘们！如果西边没墙壁，将确立(停留)在何处？”

“大德！在地面上。”

“比丘们！如果没地面，将确立(停留)在何处？”

“大德！在水面上。”

“比丘们！如果没水面，将确立(停留)在何处？”

“大德！不确立(不停留)。”

“同样的，比丘们！如果在物质食物上没有贪，没有欢喜，没有

渴爱，……（中略）比丘们！如果在触食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意思食上……（中略）比丘们！如果在识食上没有贪，没有欢喜，没有渴爱，识在那里不确立、不增长；识不确立、不增长之处，在那里没有名色的下生；没有名色的下生之处，在那里没有诸行的生长；没有诸行的生长之处，在那里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没有未来再生的诞生之处，在那里没有未来的生、老、死；没有未来的生、老、死之处，比丘们！我说：‘那不愁，不悲，不恼愁。’”

65、城市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我正觉以前，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这么想：‘唉！陷入了苦难的这个世间被生，老去，死去；去世，再生，但对这老、死苦的出离不了知，什么时候对这老、死苦的出离才将被了知呢？’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生存在了，则有老死；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生？……(中略)有有……有取……有渴爱……有受……有触……有六处……则有名色？以什么为缘而有名色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识存在了，则有名色；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识？以什么为缘而有识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名色存在了，则有识；以名色为缘而有识。’

比丘们！我这么想：‘这识转回，往前不超越名色，就这个范围，可能被生、老去、死去；可能去世、再生，即：以名色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集！集!’

比丘们！在以前所不曾听过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们！我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以什么灭而老死灭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生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以生灭而老死灭。’

我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生？……(中略)没有有……没有取……没有渴爱……没有受……没有触……没有六处……则没有名色？以什么灭而名色灭呢？’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识不存在了，则没有名色；以识灭而名色灭。’

我这么想：‘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识？以什么灭而识灭？’

比丘们！从如理作意，对它有我的以慧之现观：‘当名色不存在了，则没有识；以名色灭而识灭。’

比丘们！我这么想：‘我已经证得这通往（正）觉的道路，即：以名色灭而识灭；以识灭而名色灭；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以六处灭而触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灭！灭!’

比丘们！在以前所不曾听过的法上，我的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生起。

比丘们！犹如男子在林野山边中漫游，如果见到古道；被过去人们所随从的古路，他会随之而行。从随之而行会见到为过去人们所居住的，林园、森林、莲花池具足的，有堡垒，令人愉快的古王都之古城。

比丘们！那时，那男子会通报国王或国王的大臣：‘真的，大德！你应该知道，我在山边林间漫游，见到古道；被过去人们所随从的古路，我随之而行，从随之而行见到为过去人们所居住的，林园、森林、莲花池具足的，有堡垒，令人愉快的古王都之古城。大人！请你建造那座城市吧!’

比丘们！那时，那国王或国王的大臣会建造那座城市。过些时候，这座城市就是成功的、繁荣的、人口众多的、人群拥挤的，得到了成长与扩充。同样的，比丘们！我确实见到古道；被过去遍正觉者们所随从的古路。

比丘们！什么是那古道；被过去遍正觉者们所随从的古路呢？

就是八支圣道，即：正见……(中略)正定。

比丘们！这古道；被过去遍正觉者们所随从的古路，我随之而行，从随之而行我证知老死，证知老死集，证知老死灭，证知导向老死灭之道迹。

我随之而行，从随之而行我证知生……(中略)证知有……证知取……证知渴爱……证知受……证知触……证知六处……证知名色……证知识……。

我随之而行，从随之而行我证知行，证知行集，证知行灭，证知导向行灭之道迹。

证知了它们后，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解说。

比丘们！这梵行成为成功的、繁荣的、广大流传的、人多的、广大的，直到被天、人善知道。”

66、探查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卢国，名叫葛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你们把握内在的探查了吗？”

当这么说时，某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把握了内在的探查了。”

“比丘！你如何把握内在的探查呢？”

那时，那位比丘作了解说。如那位比丘所作的解说，那位比丘不能使世尊的心满意。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世尊！这正是时候，善逝！这正是时候，愿世尊说内在的探查，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阿难！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这里，当把握内在的探查时，比丘思惟：‘凡在世间生起老死等这种种不同种类的苦，这苦，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

当他思惟时，他知道这样：‘凡在世间生起老死等这种种不同种类的苦，这苦，依着是因，依着是集，依着所生的，依着是根源，当依着存在了，则有老死；当依着不存在了，则没有老死。’

他了知老死，了知老死的集，了知老死的灭，以及了知那适合导向老死灭之道迹，像这样的修学是随法而行。

比丘们！这被称为，为了从一切苦的完全灭尽，为了老死灭而修学的比丘。

又，更进一步把握内在的探查时，他思惟：‘那么，这依着，什么是其因？什么是其集？什么是其生？什么是其根源？当什么存在了，则有依着？当什么不存在了，则没有依着？’

当他思惟时，他知道这样：‘依着，渴爱是因，渴爱是集，渴爱所生的，渴爱是根源，当渴爱存在了，则有依着；当渴爱不存在了，则没有依着。’

他了知依着，了知依着的集，了知依着的灭，以及了知那适合导向依着灭之道迹，像这样的修学是随法而行。

比丘们！这被称为，为了从一切苦的完全灭尽，为了依着灭而修学的比丘。

又，更进一步把握内在的探查时，他思惟：‘那么，这渴爱当生起时，在哪里生起呢？当安住时，在哪里安住呢？’

当他思惟时，他知道这样：‘凡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

而，什么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呢？

眼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耳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中略）鼻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舌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身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意是在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这渴爱当生起时，在这里生起，当安住时，在这里安住。

比丘们！凡过去世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

人满意的色为常的、乐的、我、无病、安稳者，他们养育渴爱；凡养育渴爱者，他们养育依着；凡养育依著者，他们养育苦；凡养育苦者，他们不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不从苦脱离。’

比丘们！凡未来世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常的、乐的、我、无病、安稳者，他们养育渴爱；凡养育渴爱者，他们养育依着；凡养育依著者，他们养育苦；凡养育苦者，他们不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不从苦脱离。’

比丘们！凡现在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常的、乐的、我、无病、安稳者，他们养育渴爱；凡养育渴爱者，他们养育依着；凡养育依著者，他们养育苦；凡养育苦者，他们不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不从苦脱离。’

比丘们！犹如一杯具足美丽颜色、芳香、美味的饮料，而它已被掺入了毒，那时，如果来了一位被热压迫、被热折磨、疲累、干透了、口渴的男子，他们会对他这么说：‘喂！男子！这是一杯具足美丽颜色、芳香、美味的饮料，而它已被掺入了毒，如果你愿意，请喝吧，当你喝了它时，它将以颜色、芳香、美味使你喜悦，但喝了后，以其因缘而将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未经省察后他会喝了它，他不会拒绝，他以其因缘而死亡，或会遭受像死亡那样的苦。同样地，比丘们！凡过去世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

的、……（中略）未来世的……（中略）现在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常的、乐的、我、无病、安稳者，他们养育渴爱；凡养育渴爱者，他们养育依着；凡养育依著者，他们养育苦；凡养育苦者，他们不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不从苦脱离。’

但，比丘们！凡过去世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无常的、苦的、无我、病、恐怖者，他们舍断渴爱；凡舍断渴爱者，他们舍断依着；凡舍断依著者，他们舍断苦；凡舍断苦者，他们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从苦脱离。’

比丘们！凡未来世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无常的、苦的、无我、病、恐怖者，他们舍断渴爱；凡舍断渴爱者，他们舍断依着；凡舍断依著者，他们舍断苦；凡舍断苦者，他们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从苦脱离。’

比丘们！凡现在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无常的、苦的、无我、病、恐怖者，他们舍断渴爱；凡舍断渴爱者，他们舍断依着；凡舍断依著者，他们舍断苦；凡舍断苦者，他们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从苦脱离。’

比丘们！犹如一杯具足美丽颜色、芳香、美味的饮料，而它已被掺入了毒，那时，如果来了一位被热压迫、被热折磨、疲累、干透

了、口渴的男子，他们会对他这么说：‘喂！男子！这是一杯具足美丽颜色、芳香、美味的饮料，而它已被掺入了毒，如果你愿意，请喝吧，当你喝了它时，它将以颜色、芳香、美味使你喜悦，但喝了后，以其因缘而将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

比丘们！那时，那个男子这么想：‘这渴，我能以水解除，或以生酥解除，或以粥解除，或以咸酸粥解除，但我不会喝它，这会对我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经深虑后他不会喝它，他会拒绝，他不以其因缘而死亡或会遭受像死亡那样的苦。同样的，比丘们！凡过去世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无常的、苦的、无我、病、恐怖者，他们舍断渴爱；凡舍断渴爱者，他们舍断依着；凡舍断依著者，他们舍断苦；凡舍断苦者，他们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从苦脱离。’

比丘们！凡未来世的……（中略）凡现在任何沙门或婆罗门认为在此世间中可爱的、令人满意的色为无常的、苦的、无我、病、恐怖者，他们舍断渴爱；凡舍断渴爱者，他们舍断依着；凡舍断依著者，他们舍断苦；凡舍断苦者，他们从生、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脱离，我说：‘他们从苦脱离。’”

67、芦苇束经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拘絺罗，住在波罗奈鹿野苑中仙人坠落处。

那时，尊者摩诃拘絺罗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尊者舍利弗。抵达后，与尊者舍利弗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怎么样，舍利弗贤友！老死被自己作吗？被其他所作吗？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或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呢？”

“拘絺罗贤友！老死不被自己作、不被其他所作、不被自己与其他所作、也不被非自己非他人所作；自然生，而是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怎么样，舍利弗贤友！生被自己作吗？被其他所作吗？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或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呢？”

“拘絺罗贤友！生不被自己作、不被其他所作、不被自己与其他所作、也不被非自己非他人所作；自然生，而是以有为缘而有生。”

“怎么样，舍利弗贤友！有被自己作吗？……（中略）取被自己作吗？……渴爱被自己作吗？……受被自己作吗？……触被自己作吗？……六处被自己作吗？……名色被自己作吗？被其他所作吗？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或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呢？”

“拘絺罗贤友！名色不被自己作、不被其他所作、不被自己与其他所作、也不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而是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怎么样，舍利弗贤友！识被自己作吗？被其他所作吗？被自己与其他所作吗？或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呢？”

“拘絺罗贤友！识不被自己作、不被其他所作、不被自己与其他

所作、也不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而是以名色为缘而有识。”

“如今，我们知道尊者舍利弗这么说：‘拘絺罗贤友！名色不被自己作、不被其他所作、不被自己与其他所作、也不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而是以识为缘而有名色。’

但，如今，我们又知道尊者舍利弗这么说：‘拘絺罗贤友！识不被自己作、不被其他所作、不被自己与其他所作、也不被非自己非其他所作；自然生，而是以名色为缘而有识。’那么，舍利弗贤友！这所说的义理，应如何而得见呢？”

“那样的话，贤友！我为你作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

贤友！犹如两把芦苇束辗转相依而得立。同样的，贤友！以名色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

贤友！如果拉开那(两把)芦苇之一，另一束会倒下；如果拉开另一束芦苇，(这)一束会倒下。同样的，贤友！以名色灭而识灭；以识灭而名色灭，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以六处灭而触灭……（中略）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

“不可思议啊，舍利弗贤友！未曾有啊，舍利弗贤友！这被尊者舍利弗多么善说。

我们随喜于尊者舍利弗的这些三十六事之说：‘贤友！如果比丘对老死是为了厌、离贪、灭而教导法，“说法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贤友！如果比丘是对老死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法、随法行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贤友！如果比丘对老死从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解脱，“当生得涅盘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贤友！如果比丘教导对生……对有……对取……对渴爱……对受……对触……对六处……对名色……对识……对行……如果比丘对无明是为了厌、离贪、灭而教导法，“说法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贤友！如果比丘对无明是为了厌、离贪、灭的行者，“法、随法行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贤友！如果比丘对无明从厌、离贪、灭，以不执取而解脱，“当生得涅盘比丘。”是适当的言说’”

68、拘睒弥经

有一次，尊者茂师罗、尊者殊胜、尊者那罗、尊者阿难住在拘睒弥城的瞿师罗园。

那时，尊者殊胜对尊者茂师罗这么说：

“茂师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茂师罗有自己的智：‘以生为缘而有老死’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

知、这么见：‘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茂师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茂师罗有自己的智：‘以有为缘而有生’……（中略）‘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行为缘而有识’……‘以无明为缘而有行’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以无明为缘而有行’。”

“茂师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茂师罗有自己的智：‘以生灭而老死灭’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以生灭而老死灭’。”

“茂师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茂师罗有自己的智：‘以有灭而生灭’……（中略）‘以取灭而有灭’……（中略）‘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以触灭而受灭’……‘以六处灭而触灭’……‘以名色灭而六处

灭’……‘以识灭而名色灭’……‘以行灭而识灭’……‘以无明灭而行灭’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以无明灭而行灭’。”

“茂师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茂师罗有自己的智：‘有之灭为涅盘’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有之灭为涅盘’。”

“那样的话，尊者茂师罗是烦恼已尽的阿罗汉了。”

当这么说时，尊者茂师罗变得沉默。

那时，尊者那罗对尊者殊胜这么说：

“殊胜贤友！如果我能被问这个问题，那就好了！请（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将回答你这个问题。”

“请尊者那罗回答这个问题，我要问尊者那罗这个问题，请尊者那罗回答我的这个问题。

那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那罗有自己的智：‘以生为缘而有老死’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

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以生为缘而有老死’。”

“那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那罗有自己的智：‘以有为缘而有生’……（中略）‘以无明为缘而有行’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以无明为缘而有行’。”

“那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那罗有自己的智：‘以生灭而老死灭’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以生灭而老死灭’。”

“那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那罗有自己的智：‘以有灭而生灭’……（中略）‘以无明灭而行灭’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以无明灭而行灭’。”

“那罗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尊者那罗有自己的智：‘有之灭为涅盘’吗？”

“殊胜贤友！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沈思后接受之见解外，我这么知、这么见：‘有之灭为涅盘’。”

“那样的话，尊者那罗是烦恼已尽的阿罗汉了。”

“贤友！我确实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有之灭为涅盘’，但不是烦恼已尽的阿罗汉。

贤友！犹如在荒漠道路处的水井，在那里，既没有绳，也没有水桶。那时，如果有男子走来，为炎暑所迫，为炎暑所折磨，疲倦、焦干、口渴。他会眺望那水井，对它会有‘有水’之智，但不能住于身触。同样的，贤友！我确实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有之灭为涅盘’，但不是烦恼已尽的阿罗汉。”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尊者殊胜这么说：

“殊胜贤友！当他这么说时，你对尊者那罗怎么说呢？”

“阿难贤友！当他这么说时，除了很好，除了善巧外，我对尊者那罗不再说什么了。”

69、涨高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中略）

“比丘们！当大海涨高时 ，使大河涨高；当大河涨高时 ，使小河涨高；当小河涨高时 ，使大池涨高；当大池涨高时 ，使小池涨高。同样的，比丘们！当无明涨高时 ，使行涨高；当行涨高时 ，使识涨高；当识涨高时 ，使名色涨高；当名色涨高时 ，使六处涨高；当六处涨高时 ，使触涨高；当触涨高时 ，使受涨高；当受高时 ，使渴爱涨高；当渴爱涨高时 ，使取涨高；当取涨高时 ，使有涨高；当有涨高时 ，使生涨高；当生涨高时 ，使老死涨高。

比丘们！当大海消退时 ，使大河消退；当大河消退时 ，使小河消退；当小河消退时 ，使大池消退；当大池消退时 ，使小池消退。同样的，比丘们！当无明消退时 ，使行消退；当行消退时 ，使识消退；当识消退时 ，使名色消退；当名色消退时 ，使六处消退；当六处消退时 ，使触消退；当触消退时 ，使受消退；当受高时 ，使渴爱消退；当渴爱消退时 ，使取消退；当取消退时 ，使有消退；当有消退时 ，使生消退；当生消退时 ，使老死消退。

70、苏尸摩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世尊被恭敬、被敬重、被尊重、被礼敬、被崇敬，为衣

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比丘僧团也被恭敬、被敬重、被尊重、被礼敬、被崇敬，为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而其他外道游行者们不被恭敬、不被敬重、不被尊重、不被礼敬、不被崇敬，不为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

当时，游行者苏尸摩与大游行者众一起住在王舍城。

那时，游行者群众对游行者苏尸摩这么说：

“来！苏尸摩贤友！你到沙门乔达摩那里行梵行，学得法后，来教我们，我们学得那个法后，将对在家人说，这样，我们也会被恭敬、被敬重、被尊重、被礼敬、被崇敬，为多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

“是的，贤友!”游行者苏尸摩回答自己的群众后，就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与尊者阿难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苏尸摩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贤友！我想要在这法、律中行梵行。”

那时，尊者阿难带着游行者苏尸摩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位游行者苏尸摩这么说：‘阿难贤友！我想要在这法、律中行梵行。’”

“那样的话，阿难！你们令苏尸摩出家吧。”

游行者苏尸摩得在世尊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

而当时，众多比丘在世尊面前记说完全智：

“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苏尸摩听说众多比丘在世尊面前记说完全智：

“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那时，尊者苏尸摩就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与那些比丘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苏尸摩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听说尊者们在世尊面前记说完全智：‘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是真的吗？”

“是的，贤友！”

“而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们诸位尊者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吗？”

“不，贤友！”

“而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们诸位尊者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吗？”

“不，贤友！”

“而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们诸位尊者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吗？”

“不，贤友!”

“而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们诸位尊者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你们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吗？”

“不，贤友!”

“而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们诸位尊者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

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像这样，你们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吗？”

“不，贤友!”

“而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们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吗？”

“不，贤友!”

“现在，诸位尊者！这里，这回答与这些法的未等至，贤友们！这怎么可能呢？”

“苏尸摩贤友！我们是慧解脱者。”

“我不了知这尊者们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请尊者们为我说明，以便我能了知这尊者们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那就好了!”

“不论你能了知或不能了知，苏尸摩贤友！然而，我们是慧解脱者。”

那时，尊者苏尸摩起座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苏尸摩将他与那些比丘间的交谈全部告诉世尊。

“苏尸摩！法住智在前，然后涅盘智。”

“大德！我不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请世尊为我说明，以便我能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那就好了!”

“苏尸摩！不论你能了知或不能了知，法住智在前，然后涅盘智。

苏尸摩！你怎么想：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受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行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苏尸摩！因此，在这里，凡任何色，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凡任何受，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受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凡任何想……（中略）凡任何行，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行应该

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凡任何识，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识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苏尸摩！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上厌，在受上厌，在想上厌，在行上厌，在识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苏尸摩！你看到‘以生为缘而有老死’吗？”

“是的，大德!”

“苏尸摩！你看到‘以有为缘而有生’吗？”

“是的，大德!”

“苏尸摩！你看到‘以取为缘而有有’吗？”

“是的，大德!”

“苏尸摩！你看到‘以渴爱为缘而有取’吗？”

“是的，大德!”

“‘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行为缘而有识’……苏尸摩！你看到‘以无明为缘而有行’吗？”

“是的，大德!”

“苏尸摩！你看到‘以生灭而老死灭’吗？”

“是的，大德！”

“苏尸摩！你看到‘以有灭而生灭’吗？”

“是的，大德！”

“‘以取灭而有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以触灭而受灭’……‘以六处灭而触灭’……‘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以识灭而名色灭’……‘以行灭而识灭’……苏尸摩！你看到‘以无明灭而行灭’吗？”

“是的，大德！”

“而，苏尸摩！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吗？”

“不，大德！”

“而，苏尸摩！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吗？”

“不，大德！”

“而，苏尸摩！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中略）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吗？”

“不，大德！”

“而，苏尸摩！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像这样，你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吗？”

“不，大德!”

“而，苏尸摩！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吗？”

“不，大德!”

“而，苏尸摩！当这么知、这么见时，你以身触后住于那些超越色的无色寂静解脱吗？”

“不，大德!”

“现在，这里，苏尸摩！这回答与这些法的未等至，苏尸摩！这怎么可能呢？”

那时，尊者苏尸摩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然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我在这么善解说的法律中出家为盗法者，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苏尸摩！你确实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你在这么善解说的法律中出家为盗法者。

苏尸摩！犹如逮捕盗贼罪犯后，去见国王：‘陛下！这人是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

那国王会这么说：‘先生！去吧！将这位男子以坚固的绳索牢牢地反绑手腕后，剃光头，然后打着鼓，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

十字路口，出南门，到城南去斩头。’

国王的仆人，会以坚固的绳索牢牢地反绑那男子双手后，剃光头，然后打着鼓，从街道到街道；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出南门，到城南去斩头。

苏尸摩！你怎么想：那男子会因此而感受到苦与忧吗？”

“是的，大德!”

“苏尸摩！纵使那男子会因此而感受到苦与忧，但在这么善解说的法律中出家为盗法者，有比这个更苦、更强烈的果报，而且，导向下界。

但，苏尸摩！由于你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我们原谅你。苏尸摩！凡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者，未来做到自制，在圣者之律中，这是增长。”

大品第七，其摄颂：

“未受教导的二则，再来是儿子的，

有贪与城市，探查、芦苇束，

拘睒弥与涨高，以及苏尸摩第十。”

（八）沙门婆罗门品

71、老死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了知老死，不了知老死集，不了知老死灭，不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了知老死，……（中略）了知导向老死灭道迹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72-81、生经等十则

住在舍卫城……（中略）。

不了知生……（中略）。

(3)不了知有……（中略）。

(4)不了知取……（中略）。

(5)不了知渴爱……（中略）。

(6)不了知受……（中略）。

(7)不了知触……（中略）。

(8)不了知六处……（中略）。

(9)不了知名色……（中略）。

(10)不了知识……（中略）。

(11)不了知行，不了知行集，不了知行灭，不了知导向行灭道迹者，……（中略）。

了知行，……（中略）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沙门婆罗门品第八，其摄颂：

“缘，十一说，以四谛解析，

是沙门婆罗门品第八之因缘。”

品之摄颂：

“佛陀、食、十力，迦拉罗、屋主第五，

苦品、大品，沙门、婆罗门第八。”

（九）中间中略（品）

82、师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不如实知见老死集者，为了在老死集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不如实知见老死灭者，为了在老死灭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不如实知见导向老死灭之道迹者，为了在导向老死灭之道迹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一经)

(对（以下）一切中略应该这样使之详细)

83-93、师经第二等十则

(2)“比丘们！不如实知见生者，……（中略）。”

(3)“比丘们！不如实知见有者，……（中略）。”

(4)“比丘们！不如实知见取者，……（中略）。”

(5)“比丘们！不如实知见渴爱者，……（中略）。”

(6)“比丘们！不如实知见受者，……（中略）。”

(7)“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触者，……（中略）。”

(8)“比丘们！不如实知见六处者，……（中略）。”

(9)“比丘们！不如实知见名色者，……（中略）。”

(10)“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识者，……（中略）。”

(11)“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行者，为了在行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不如实知见行集者，为了在行集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不如实知见行灭者，为了在行灭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不如实知见导向行灭之道迹者，为了在导向行灭之道迹上如实的智，应该寻找老师。”

(对一切应该作四谛的（解说）)

83-93、学经等(中略)十一则

(2)“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学；……（中略，应该作四谛）。”

(3)“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作努力；……（中略）。”

(4)“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起欲求；……（中略）。”

(5)“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起热忱；……（中略）。”

(6)“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作不畏缩的人；……（中略）。”

(7)“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起热心；……（中略）。”

(8)“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应用活力；……（中略）。”

(9)“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行坚忍；……（中略）。”

(10)“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行念；……（中略）。”

(11)“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

该行正知；……（中略）。”

(12)“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老死者，为了在老死上如实的智，应该行不放逸；……（中略）。”

中间中略（品）第九，其摄颂：

“师、学与努力，欲求，热忱为第五，

不畏缩、热心、活力、坚忍被释放，

念与正知，以不放逸为第十二。”

中间中略经终了。

“另有十二经、一百三十二经，

被以四谛说，如那些中略经。”

关于中略之摄颂完成。

因缘相应完成。

十三、现观相应

1、指甲尖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以指甲尖沾上微少的尘土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我的指甲尖沾上的微少尘土，与

大地，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大地，而被世尊的指甲尖沾上的微少尘土微。被世尊的指甲尖沾上的微少尘土比较大地后，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对见具足、已现观之人的圣弟子，这较多，即：已被灭尽、已被消除的苦，而残留的微；亦即最多七次的状态比较先前已被灭尽、已被消除的苦蕴后，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比丘们！法的现观有这么大利益，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利益。”

2、莲花池经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莲花池长五十由旬，宽五十由旬，深五十由旬，充满水，满到池边乌鸦能喝到的。男子如果用茅草尖从那里舀水，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茅草尖舀起的水与莲花池中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莲花池中的水，而被茅草尖舀起的水微。被茅草尖舀起的水比莲花池中的水，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对已具足见、已现观之人的圣弟子，这较多，即：已被灭尽、已被消除的苦，而残留的微；亦即最多七次的

状态比先前已被灭尽、已被消除的苦蕴，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比丘们！法之现观有这么大的利益，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益。”

3、合流水经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这诸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罗筏底河、萨罗浮河、摩酰河合流、集合之处，男子如果从那里舀起二、三滴水，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舀起的二、三滴，与合流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合流的水，而被舀起的二、三滴水微。被舀起的二、三滴水比合流的水，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中略）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益。”

4、合流水经第二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这诸大河，即：恒河、耶牟那河、阿致罗筏

底河、萨罗浮河、摩酰河合流、集合之处，那些水如果除了二、三滴水之外，走到遍尽、耗尽，比丘们！你们怎么想：已遍尽、已耗尽的合流水，与二、三滴残留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已遍尽、已耗尽的合流水，而二、三滴残留的水微。二、三滴残留的水比已遍尽、已耗尽的合流水，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中略）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益。”

5、地经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在大地上放置七颗枣子大小的土团，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放置的七颗枣子大小土团与这大地，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大地，而被放置的七颗枣子大小土团少。被放置的七颗枣子大小土团比大地，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中略）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益。”

6、地经第二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大地如果除了七颗枣子大小土团之外，走到遍尽、耗尽，比丘们！你们怎么想：已遍尽、已耗尽的大地与残留的七颗枣子大小土团，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已遍尽、已耗尽的大地，而残留的七颗枣子大小土团少。残留的七颗枣子大小土团比已遍尽、已耗尽的大地，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中略）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益。”

7、海洋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从大海舀起二、三滴水，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舀起的二、三滴，与大海中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大海中的水，而被舀起的二、三滴水微。被舀起的二、三滴水比大海中的水，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中略）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益。”

8、海洋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大海如果除了二、三滴水之外，走到遍尽、耗尽，比丘们！你们怎么想：已遍尽、已耗尽的大海中的水，与二、三滴残留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已遍尽、已耗尽的大海中的水，而二、三滴残留的水微。二、三滴残留的水比已遍尽、已耗尽的大海中的水，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中略）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益。”

9、山经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对喜玛拉雅山山王就近放置七颗芥子大小的小石粒，比丘们！你们怎么想：七颗芥子大小的小石粒与喜玛拉雅山山王，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喜玛拉雅山山王，而七颗芥子大小的小石粒微。七颗芥子大小的小石粒比喜玛拉雅山山王，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中略）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的利

益。”

10、山经第二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喜玛拉雅山山王如果除了七颗芥子大小的小石粒之外，走到遍尽、耗尽，比丘们！你们怎么想：七颗芥子大小的小石粒与已遍尽、已耗尽的喜玛拉雅山山王，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已遍尽、已耗尽的喜玛拉雅山山王，而残留的七颗芥子大小小石粒微。残留的七颗芥子大小小石粒比已遍尽、已耗尽的喜玛拉雅山山王，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对见具足、已现观之人的圣弟子，这较多，即：已被灭尽、已被消除的苦，而残留的微；亦即最多七次的状态比较先前已被灭尽、已被消除的苦蕴后，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比丘们！法的现观有这么大利益，法眼的获得有这么大利益。”

11、山经第三

起源于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对须弥山山王就近放置七颗绿豆大

小的小石粒，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就近放置的七颗绿豆大小的小石粒，与须弥山山王，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须弥山山王，而被放置的七颗绿豆大小小石粒微。被放置的七颗绿豆大小小石粒比须弥山山王，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

“同样的，比丘们！其他外道沙门、婆罗门、游行者之证得比见具足之人的圣弟子 之证得，实在不及百分之一，也不及千分之一、不及十万分之一。比丘们！见具足之人有这么大证得，有这么大证智。”

现观相应完成，其摄颂：

“指甲尖、莲花池，合流水二则，

二则地、二则海洋，三则山的比喻。”

十四、界相应

（一）种种品

1、种种界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种种界，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

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比丘们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气味界、鼻识界，舌界、味道界、舌识界，身界、所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2、种种触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呢？比丘们！缘眼界生起眼触，缘耳界……缘舌界……缘身界……缘意界生起意触。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触。”

3、非种种触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起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眼界、……（中略）意界。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起种种界呢？比丘们！缘眼界生起眼触，非缘眼触生起眼界，……（中略）缘意界生起意触，非缘意触生起意界。

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起种种界。”

4、种种受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缘种种触生起种种受。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眼界、……（中略）意界。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缘种种触生起种种受呢？

比丘们！缘眼界生起眼触，缘眼触生起眼触所生受，……（中略）缘意界生起意触，缘意触生起意触所生受。

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触，缘种种触生起种种受。”

5、种种受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缘种种触生起种种受，非缘种种受生起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起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眼界、……（中略）意界。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触，缘种种触生起种种受，非缘种种受生起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起种种界呢？比丘们！缘眼界生起眼触，缘眼触生起眼触所生受，非缘眼触所生受生起眼触，非缘眼触生起眼界，……（中略）缘意界生起意触，缘意触生起意触所生受，非缘意触所生受生起意触，非缘意触生起意界。

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触，缘种种触生起种种受，非缘种种受生起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起种种界。”

6、外部的种种界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种种界，你们要听！……（中略）。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色界、声界、气味界、味道界、所触界、法界。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7、种种想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种种意向；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意欲；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焦热；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遍求。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色界……（中略）法界。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种种意向；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意欲；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焦热；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遍求呢？

比丘们！缘色界生起色想；缘色想生起色意向；缘色意向生起色意欲；缘色意欲生起色焦热；缘色焦热生起色遍求。……（中略）缘法界生起法想；缘法想生起法意向；缘法意向生起法意欲；缘法意欲生起法焦热；缘法焦热生起法遍求。

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种种意向；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意欲；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焦热；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遍求。”

8、非种种遍求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种种意向；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意欲；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焦热；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遍求，非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焦热；非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意欲；非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意向；非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想；非缘种种想生起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

色界……（中略）法界。

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中略）遍求，非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焦热；非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意欲；非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意向；非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想；非缘种种想生起种种界呢？

比丘们！缘色界生起色想；……（中略）缘法界生起法想；缘法想生起……（中略）法遍求；非缘法遍求生起法焦热；非缘法焦热生起法意欲；非缘法意欲生起法意向；非缘法意向生起法想；非缘法想生起法界。

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中略）种种遍求；非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焦热；非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

意欲；非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意向；非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想；非缘种种想生起种种界。”

9、外部的种种触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种种意向；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触；缘种种触生起种种受；缘种种受生起种种意欲；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焦热；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遍求；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获得。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

色界……（中略）法界。

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中略）获得呢？

比丘们！缘色界生起色想；缘色想生起色意向；缘色意向生起色触；缘色触生起色触所生受；缘色触所受生起色意欲；缘色意欲生起色焦热；缘色焦热生起色遍求；缘色遍求生起色获得。……（中略）缘法界生起法想；缘法想生起法意向；缘法意向生起法触；缘法触生起法触所受；缘法触所受生起法意欲；缘法意欲生起法焦热；缘法焦热生起法遍求；缘法遍求生起法获得。

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中

略）种种遍求；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获得。”

10、外部的种种触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种种意向；……触……受……意欲……焦热……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获得，非缘种种获得生起种种遍求；非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焦热；非缘种种焦热生起……（中略）意欲……受……触……意向……想；非缘种种想生起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种种界呢？

色界……（中略）法界。

比丘们！这被称为种种界。

而，比丘们！什么是缘种种界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种种意向；……触……受……意欲……焦热……遍求……获得，非缘种种获得生起种种遍求；非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焦热；……意欲……受……触……非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想；非缘种种想生起种种界呢？

比丘们！缘色界生起色想；……（中略）缘法界生起法想；缘法想生起……（中略）缘法遍求生起法获得，非缘法获得生起法遍求；非缘法遍求生起法焦热；非缘法焦热生起法意欲；非缘法意欲生起法触所生受；非缘法触所生受生起法触；非缘法触生起法意向；非缘法意向生起法想；非缘法想生起法界。

比丘们！缘种种界这样生起种种想；缘种种想生起……（中略）意向……触……受……意欲……焦热……遍求……获得；非缘种种获得生起种种遍求；非缘种种遍求生起种种焦热；非缘种种焦热生起种种意欲；非缘种种意欲生起种种受；非缘种种受生起种种触；非缘种种触生起种种意向；非缘种种意向生起种种想；非缘种种想生起种种界。”

种种品第一，其摄颂：

“界、触与非这个，受二则在后，

此自身内者五则，界、想与非这个，

触二则随后，此外部者五则。”

（二）第二品

11、七界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这七界，哪七个呢？光界、净界、虚空无边处界、识无边处界、无所有处界、非想非非想处界、想受灭界。比丘们！有这七界。”

当这么说时，某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但，大德！这光界、净界、虚空无边处界、识无边处界、无所有处界、非想非非想处界、想受灭界，这些界缘于什么而被了知

呢？”

“比丘！这光界，此界缘黑暗而被了知。比丘！这净界，此界缘不净而被了知。比丘！这虚空无边处界，此界缘色而被了知。比丘！这识无边处界，此界缘虚空无边处而被了知。比丘！这无所有处界，此界缘识无边处而被了知。比丘！这非想非非想处界，此界缘无所有处而被了知。比丘！这想受灭界，此界缘灭而被了知。”

“但，大德！这光界、净界、虚空无边处界、识无边处界、无所有处界、非想非非想处界、想受灭界，这些界的等至应该如何达到呢？”

“比丘！这光界、净界、虚空无边处界、识无边处界、无所有处界，这些界应该从想等至达到，比丘！这非想非非想处界，此界应该从残行等至达到，比丘！这想受灭界，此界应该从灭等至达到。”

12、有因缘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因缘生起欲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恶意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加害寻，非无因缘。而，比丘们！怎样有因缘生起欲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恶意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加害寻，非无因缘呢？

比丘们！缘欲界生起欲想；缘欲想生起欲的意向；缘欲的意

向生起欲的意欲；缘欲的意欲生起欲的焦热；缘欲的焦热生起欲的遍求，比丘们！当遍求欲的遍求时，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以三处错误地行动：以身、语、意。

比丘们！缘恶意界生起恶意想；缘恶意想生起恶意的意向；……（中略）恶意的意欲……恶意的焦热……恶意的遍求，比丘们！当遍求恶意的遍求时，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以三处错误地行动：以身、语、意。

比丘们！缘加害界生起加害想；缘加害想生起加害的意向；……（中略）加害的意欲……加害的焦热……加害的遍求，比丘们！当遍求加害的遍求时，未受教导的一般人以三处错误地行动：以身、语、意。

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掉落燃烧的草炬到干草中，如果不以手、脚急速地熄灭，比丘们！这样，那些依止草木的生物类，牠们会遭到不幸与灾厄。同样的，比丘们！凡当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已生起不正之想时，不急速地舍断、驱离、铲除、使之走到不存在者，则他在当生住于苦，有恼害，有恼愁，有热恼；身体崩解，死后预期向于恶趣。

比丘们！有因缘生起离欲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无恶意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不加害寻，非无因缘。而，比丘们！怎样有因缘生起离欲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无恶意寻，非无因缘；有因缘生起不加害寻，非无因缘呢？

比丘们！缘离欲界生起离欲想；缘离欲想生起离欲的意向；

缘离欲的意向生起离欲的意欲；缘离欲的意欲生起离欲的焦热；缘离欲的焦热生起离欲的遍求，比丘们！当遍求离欲的遍求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以三处正确地行动：以身、语、意。

比丘们！缘无恶意界生起无恶意想；缘无恶意想生起无恶意的意向；……（中略）无恶意的意欲……无恶意的焦热……无恶意的遍求，比丘们！当遍求无恶意的遍求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以三处正确地行动：以身、语、意。

比丘们！缘不加害界生起不加害想；缘不加害想生起不加害的意向；……（中略）不加害的意欲……不加害的焦热……不加害的遍求，比丘们！当遍求不加害的遍求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以三处正确地行动：以身、语、意。

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掉落燃烧的草炬到干草中，如果立即以手、脚急速地熄灭，这样，比丘们！那些依止草木的生物类，牠们不会遭到不幸与灾厄。同样的，比丘们！凡当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已生起不正之想时，就急速地舍断、驱离、铲除、使之走到不存在者，则他当生住于乐，不恼害，不恼愁，不热恼；身体崩解，死后预期向于善趣。”

13、砖屋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低葛的砖屋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缘界生起想，生起见，生起寻。”

当这么说时，尊者迦旃延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此‘以非遍正觉者为遍正觉者’之见，缘什么此见生起呢？”

“迦旃延！这是‘巨大’界，即：无明界。

迦旃延！缘下界生起下想、下见、下寻、下思、下希求、下愿求、下人、下言语，他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下劣的，我说：‘他的往生是下劣的。’

迦旃延！缘中界生起中想、中见、中寻、中思、中希求、中愿求、中人、中言语，他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中等的，我说：‘他的往生是中等的。’

迦旃延！缘胜妙界生起胜妙想、胜妙见、胜妙寻、胜妙思、胜妙希求、胜妙愿求、胜妙人、胜妙言语，他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胜妙的，我说：‘他的往生是胜妙的。’”

14、下劣意向者经

住在舍卫成，……（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过去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未来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将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将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如今，现在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15、经行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当时，尊者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尊者大目犍连也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尊者大迦叶也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尊者阿那律也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尊者富楼那满慈子也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尊者优波离也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尊者阿难也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提婆达多也与众多比丘一起在世尊附近经行。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看见舍利弗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大慧者。

比丘们！你们看见大目犍连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大神通力者。

比丘们！你们看见大迦叶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头陀论者。

比丘们！你们看见阿那律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有天眼者。

比丘们！你们看见富楼那满慈子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论法者。

比丘们！你们看见优波离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持律者。

比丘们！你们看见阿难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多闻者。

比丘们！你们看见提婆达多与众多比丘一起正在经行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这些比丘全是恶欲求者。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过去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未来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将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将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如今，现在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善的意向者与善的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16、有偈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过去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未来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将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如今，现在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犹如粪与粪合流、集合；尿与尿合流、集合；唾液与唾液合流、集合；脓与脓合流、集合；血与血合流、集合。同样的，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过去世……（中略）未来世……（中略）比丘们！如今，现在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下劣意向者与下劣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善良意向者与善良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过去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善良意向者与善良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未来世…（中略）比丘们！如今，现在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善良意向者与善良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犹如乳与乳合流、集合；油与油合流、集合；酥与酥合流、集合；蜜与蜜合流、集合；糖蜜与糖蜜合流、集合。同样的，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善良意向者与善良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过去世……（中略）未来世……（中略）比丘们！如今，现在世的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善良意向者与善良意向者互相合流、集合。”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从接触而生欲之丛林，以不接触而被切断，

就如登上小木头后，会沈入大海。

同样的，由于懈怠者的缘故，善的生活也下沈，

因此应该避开他，懈怠不精进者。

以圣者的独住，以禅修者的自我努力，

活力常已被发动，而愿与贤者共住。”

17、无信者合流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过去世者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未来世者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将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将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将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少闻者将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将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将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将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如今，现在世者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多闻者与多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活力已被发动者与活力已被发动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现前者与念已现前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过去世者……（中略）比丘们！未来世者……（中略）比丘们！如今，现在世者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18、无信者之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比丘们！过去世者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中略）比丘们！未来世者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中略）比丘们！如今，现在世者众生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1)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应详如第一部分那样使之详细。(2)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中略）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多闻者与多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3)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中略）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活力已被发动者与活力

已被发动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4)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中略）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现前者与念已现前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5)

19、无惭者之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中略）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与念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1)

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多闻者与多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2)

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活力已被发动者与活力已被发动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

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3)

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现前者与念已现前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4)

20、无愧者之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多闻者与多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1)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活力已被发动者与活力已被发动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2)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现前者与念已现前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中略）(3)

21、少闻者之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多闻者与多闻者互相合流、集合，活力已被发动者与活力已被发动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1)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少闻者与少闻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多闻者与多闻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现前者与念已现前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2)

22、懈怠者之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懈怠者与懈怠者互相合流、集合，念已忘失者与念已忘失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活力已被发动者与活力已被发动者互相合流、集

合，念已现前者与念已现前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中略）

第二品，其摄颂：

“这七（界）、有因缘，砖屋，

下劣意向者、经行，有偈、无信者，

无信者之根五，四无惭者之根，

无愧之根三，二少闻者之根，

懈怠者之根一说，三经有五法，

二十二经已说，被称为第二品。”

（三）业的路径品

23、不得定者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不得定者与不得定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得定者与得定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24、破戒者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无信者与无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惭者与无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无愧者与无愧者互相合流、集合，破戒者与破戒者互相合流、集合，劣慧者与劣慧者互相合流、集合；有信者与有信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惭者与有惭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愧者与有愧者互相合流、集合，持戒者与持戒者互相合流、集合，有慧者与有慧者互相合流、集合。”

25、五学处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杀生者与杀生者互相合流、集合；未给予而取者与未给予而取者互相合流、集合；邪淫者与邪淫者互相合流、集合；妄语者与妄语者互相合流、集合；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与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互相合流、集合。

离杀生者与离杀生者互相合流、集合；离未给予而取者与离未给予而取者互相合流、集合；离邪淫者与离邪淫者互相合流、集合；离妄语者与离妄语者互相合流、集合；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与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互相合流、集合。”

26、七种业的路径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杀生者与杀生者互相合流、集合；未给予而取者与未给予而取者互相合流、集合；邪淫者与邪淫者互相合流、集合；妄语者与离间语者互相合流、集合；离间语者与离间语者互相合流、集合；粗恶语者与粗恶语者互相合流、集合；杂秽语者与杂秽语者互相合流、集合。

离杀生者……（中略）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与离离间语者互相合流、集合；离粗恶语者与离粗恶语者互相合流、集合；离杂秽语者与离杂秽语者互相合流、集合。”

27、十种业的路径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杀生者与杀生者互相合流、集合；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与杂秽语者互相合流、集合；贪婪者与贪婪者互相合流、集合；瞋恚心者与瞋恚心者互相合流、集合；邪见者与邪见者互相合流、集合。

离杀生者……（中略）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

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与离杂秽语者互相合流、集合；不贪婪者与不贪婪者互相合流、集合；不瞋恚心者与不瞋恚心者互相合流、集合；正见者与正见者互相合流、集合。”

28、八支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邪见者与邪见者互相合流、集合；邪志者……（中略）邪语者……邪业者……邪命者……邪精进者……邪念者与邪念者互相合流、集合；邪定者与邪定者互相合流、集合。

正见者与正见者互相合流、集合；正志者……（中略）正语者……正业者……正命者……正精进者……正念者……正定者与正定者互相合流、集合。”

29、十支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众生如其界合流、集合：邪见者与邪见者互相合流、集合；邪志者……（中略）邪语者……邪业者……邪命者……邪精进者……邪念者与邪念者互相合流、集合；邪定者与邪定者互相合流、集合；邪智者与邪智者互相合流、集合；邪解脱者与邪解脱者互

相合流、集合。

正见者与正见者互相合流、集合；正志者……（中略）正语者……正业者……正命者……正精进者……正念者……正定者与正定者互相合流、集合；正智者与正智者互相合流、集合；正解脱者与正解脱者互相合流、集合。”

七经的摄颂：

不得定者、破戒者，五学处，

七种业的路径被说，十种业的路径，

八支为第六说，十支第七。

业的路径品第三。

（四）第四品

30、四界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中略）

“比丘们！有这四界，哪四个呢？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比丘们！这些是四界。”

31、正觉以前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当我正觉以前，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这么想：‘什么是地界的乐味、过患、出离？什么是水界的乐味、过患、出离？什么是火界的乐味、过患、出离？什么是风界的乐味、过患、出离？’

比丘们！我这么想：‘比丘们！凡缘于地界而生起乐与喜悦，这是地界的乐味；凡地界是无常的、苦的、变易法，这是地界的过患；凡对于地界之欲贪的调伏、欲贪的舍断，这是地界的出离。

凡缘于水界……（中略）凡缘于火界……（中略）凡缘于风界而生起乐与喜悦，这是风界的乐味；凡风界是无常的、苦的、变易法，这是行的过患；凡对于风界之欲贪的调伏、欲贪的舍断，这是行的出离。’

比丘们！只要我对这些四界不这样如实证知：乐味是乐味、过患是过患、出离是出离，比丘们！我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称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

比丘们！但当我对这些四界这样如实证知：乐味是乐味、过患是过患、出离是出离，比丘们！我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称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又，我的智与见生起：‘我的解脱不可动摇，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生，

现在，不再有再生了。’”

32、行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地界的乐味，证得了那地界的所有乐味，我以慧善见了所有地界的乐味之所及。

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地界的过患，证得了那地界的所有过患，我以慧善见了所有地界的过患之所及。

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地界的出离，证得了那地界的所有出离，我以慧善见了所有地界的出离之所及。

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水界的……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火界的……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风界的乐味，证得了那风界的所有乐味，我以慧善见了所有风界的乐味之所及。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风界的过患，证得了那风界的所有过患，我以慧善见了所有风界的过患之所及。比丘们！我过去从事于遍求风界的出离，证得了那风界的所有出离，我以慧善见了所有风界的出离之所及。

比丘们！只要我对这些四界不如实证知：乐味是乐味、过患是过患、出离是出离，比丘们！我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称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

比丘们！但当我对这些四界如实证知：乐味是乐味、过患是过患、出离是出离，比丘们！我在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

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才自称已现正觉无上遍正觉。又，我的智与见生起：‘我的解脱不可动摇，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生，现在，不再有再生了。’”

33、如果没有这个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如果没有这地界的乐味，众生就不会在这地界上贪着；比丘们！但因为有这地界的乐味，因此，众生在这地界上贪着。

比丘们！如果没有这地界的过患，众生就不会在这地界上厌。比丘们！但因为有这地界的过患，因此，众生在地界上厌。

比丘们！如果没有这地界的出离，众生就不会在这地界上出离；比丘们！但因为有这地界的出离，因此，众生在这地界上出离。

比丘们！如果没有这水界的乐味……（中略）比丘们！如果没有这伙界的乐味……比丘们！如果没有这风界的乐味，众生就不会在这风界上贪着。比丘们！但因为有这风界的乐味，因此，众生在这风界上贪着。比丘们！如果没有这风界的过患，众生就不会在这风界上厌；比丘们！但因为有这风界的过患，因此，众生在这风界上厌。比丘们！如果没有这风界的出离，众生就不会在这风界上出离；比丘们！但因为有这风界的出离，因此，众生在这风界上出离。

比丘们！只要众生对这些四界不如实证知：乐味是乐味、过

患是过患、出离是出离，比丘们！众生就还未从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出离、离缚、脱离，以离被限制之心而住。

比丘们！但当众生对这些五取蕴如实证知：乐味是乐味、过患是过患、出离是出离，比丘们！众生从这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出离、离缚、脱离，以离被限制之心而住。”

34、一向的苦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如果这地界存在一向的苦，已陷入苦，已进入苦，不被乐进入，则众生不会在这地界上贪着，但，比丘们！因为地界是乐的，已陷入乐，已进入乐，不被苦进入，因此，众生在这地界上贪着。

比丘们！如果这水界……（中略）比丘们！如果这火界……比丘们！如果这风界存在一向的苦，已陷入苦，已进入苦，不被乐进入，则众生不会在这风界上贪着，但，比丘们！因为风界是乐的，已陷入乐，已进入乐，不被苦进入，因此，众生在这风界上贪着。

比丘们！如果这地界存在一向的乐，已陷入乐，已进入乐，不被苦进入，则众生不会在这地界上厌，但，比丘们！因为地界是苦的，已陷入苦，已进入苦，不被乐进入，因此，众生在这地界上厌。

比丘们！如果这水界……（中略）比丘们！如果这火界……比丘们！如果这风界存在一向的乐，已陷入乐，已进入乐，不被苦进入，则众生不会在这地界上厌，但，比丘们！因为地界是苦的，已陷入苦，已进入苦，不被乐进入，因此，众生在这地界上厌。

35、欢喜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欢喜地界者，则欢喜苦；凡欢喜苦者，我说：‘他不从苦解脱。’凡欢喜水界者，……（中略）凡欢喜火界者，……凡欢喜风界者，则欢喜苦；凡欢喜苦者，我说：‘他不从苦解脱。’

比丘们！凡不欢喜地界者，则不欢喜苦；凡不欢喜苦者，我说：‘他从苦解脱。’凡不欢喜水界者，……（中略）凡不欢喜火界者，……凡不欢喜风界者，则不欢喜苦；凡不欢喜苦者，我说：‘他从苦解脱。’

36、生起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地界的生起、存续、再生、显现，即苦的生起、病的存续、老死的显现。

凡水界的……（中略）凡火界的……凡风界的生起、存续、再生、显现，即苦的生起，病的存续，老死的显现。

而，比丘们！凡地界的灭、平息、灭没，即苦的灭、病的平息、老死的灭没。

凡水界的……（中略）凡火界的……凡风界的灭、平息、灭没，即苦的灭、病的平息、老死的灭没。”

37、沙门婆罗门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这些四界，哪四个呢？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这些四界的乐味、过患、出离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如实了知这些四界的乐味、过患、出离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38、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这些四界，哪四个呢？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这些四界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者，……（中略）（如实）了知……（中略）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39、沙门婆罗门经第三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有这些四界，哪四个呢？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了知地界，不了知地界的集，不了知地界的灭，不了知导向地界灭的道迹，水界……（中略）火界……不了知风界，不了知风界的集，不了知风界的灭，不了知导向风界灭的道迹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了知地界，了知地界的集，了知地界的灭，了知导向地界灭的道迹，水界……（中略）火界……了知风界，了知风界的集，了知风界的灭，了知导向风界灭的道迹者，

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第四品，其摄颂：

“四（界）、以前、行，如果没有这个与苦，

欢喜与生起，三则沙门婆罗门。”

界相应完成。

十五、无始相应

（一）初品

1、草木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犹如男子削这赡部洲中的草、木、枝、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做成四指宽、四指宽的小枝，他会放置（每一小枝而说）：‘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母亲的母亲。’比丘们！那男子的母亲、母亲的母亲会没数完，在这赡部洲中的草、木、枝、叶会走到遍尽、耗尽，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你们这么长久经验过苦，经验过沉重，经验过不幸，增多了墓地，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2、地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犹如男子将这大地做成枣核、枣核大小的泥丸后，他会放置（每一泥丸而说）：‘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父亲的父亲。’比丘们！那男子的父亲、父亲的父亲会没数完，这大地会走到遍尽、耗尽，那是什么原因呢？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你们这么长久经验过苦，经验过沉重，经验过不

幸，增多了墓地，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比丘们！好！好！比丘们！你们这么了知我教导的法，好！比丘们！这里，这比较多：你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与不合意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们！你们长久经验过母亲死亡，当经验母亲死亡时，那些与不合意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较多），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们！经验过父亲死亡，……（中略）经验过兄弟死亡，……（中略）经验过姊妹死亡，……（中略）经验过儿子死亡，……（中略）经验过女儿死亡，……（中略）经验过亲族的不幸，……（中略）经验过财产的不幸，……（中略）比丘们！你们长久经验过疾病的不幸，当经验疾病的不幸时，那些与不合意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较多），而非四大海中的水，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3、泪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你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与不合意

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与四大海中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如我们了知世尊教导的法，大德！这里，这比较多：我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与不合意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

“比丘们！好！好！比丘们！你们这么了知我教导的法，好！比丘们！这里，这比较多：你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与不合意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们！你们长久经验过母亲死亡，当经验母亲死亡时，那些与不合意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较多），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们！经验过父亲死亡，……（中略）经验过兄弟死亡，……（中略）经验过姊妹死亡，……（中略）经验过儿子死亡，……（中略）经验过女儿死亡，……（中略）经验过亲族的不幸，……（中略）经验过财产的不幸，……（中略）比丘们！你们长久经验过疾病的不幸，当经验疾病的不幸时，那些与不合意的结合、与合意的别离而悲泣、哭泣流出的泪流（较多），而非四大海中的水，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4、乳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你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所喝的母乳与四大海中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如我们了知世尊教导的法，大德！这里，这比较多：我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所喝的母乳，而非四大海中的水。”

“比丘们！好！好！比丘们！你们这么了知我教导的法，好！比丘们！这里，这比较多：你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所喝的母乳，而非四大海中的水，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脱！”

5、山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园。

那时，某位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一劫有多久呢？”

“比丘！一劫很久，它不容易被计算为像几年这样、或像几百年这样、或像几千年这样、或像几十万年这样。”

“但，大德！能作譬喻吗？”

“比丘！能。”世尊说。

“比丘！犹如大岩山，长一由旬、宽一由旬、高一由旬，无

裂、无洞、坚固，男子每过一百年会以迦尸出产的布擦它一次，比丘！大岩山以此行动会比较快走到遍尽、耗尽，而非一劫。

比丘！一劫这么长，比丘！这样一劫的长度，不只一劫被轮回了，不只百劫被轮回了，不只千劫被轮回了，不只十万劫被轮回了，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轮回是无始的，……起始点……（中略）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6、芥子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某位比丘去见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好后，那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一劫有多久呢？”

“比丘！一劫很久，它不容易被计算为像几年这样、……（中略）或像几十万年这样。”

“但，大德！能作譬喻吗？”

“比丘！能。”世尊说。

“比丘！犹如铁制的城市，长一由旬、宽一由旬、高一由旬，充满了被紧压成团状的芥子，男子每过一百年会从那里拿出一粒芥子，比丘！大芥子堆以此行动会比较快走到遍尽、耗尽，而非一劫。

比丘！一劫这么长，比丘！这样一劫的长度，不只一劫被轮

回了，不只百劫被轮回了，不只千劫被轮回了，不只十万劫被轮回了，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脱！”

7、弟子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有多少劫已过去、已经过了呢？”

“比丘们！很多劫已过去、已经过了，它们不容易被计算为像几劫这样、或像几百劫这样、或像几千劫这样、或像几十万劫这样。”

“但，大德！能作譬喻吗？”

“比丘们！能。”世尊说。

“比丘们！这里，如果有四位（各有）一百年寿命、一百年生命的弟子，他们每天各回忆十万劫，比丘们！仍会有劫未被他们回忆，但那四位（各有）一百年寿命、一百年生命的弟子会已经过一百年而死了。

比丘们！这么多劫已过去、已经过了，它们不容易被计算为像几劫这样、或像几百劫这样、或像几千劫这样、或像几十万劫这样，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足以要

解脱！”

8、恒河经

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某位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有多少劫已过去、已经过了呢？”

“婆罗门！很多劫已过去、已经过了，它们不容易被计算为像几劫这样、或像几百劫这样、或像几千劫这样、或像几十万劫这样。”

“但，乔达摩先生！能作譬喻吗？”

“婆罗门！能。”世尊说。

“婆罗门！犹如在这恒河流入大海处，在这中间的沙，它们不容易被计算为像几粒沙这样、或像几百粒沙这样、或像几千粒沙这样、或像几十万粒沙这样，因此，婆罗门！很多劫已过去、已经过了，它们不容易被计算为像几劫这样、或像几百劫这样、或像几千劫这样、或像几十万劫这样，那是什么原因呢？婆罗门！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婆罗门！你这么长久经验过苦，经验过沉重，经验过不幸，

增多了墓地，婆罗门！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当这么说时，那位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中略）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9、棍子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犹如棍子被向上投掷到空中，有时以底部落下，有时以中间落下，有时以顶部落下。同样的，比丘们！无明所盖、渴爱所系的众生流转轮回，有时从这个世界到其它世界，有时从其它世界到这个世界，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脱！”

10、人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

比丘们！由一劫的流转、轮回，如果被聚集者聚集，且不消失，一个人会有如毗富罗山这么大的骨骸堆积、骨骸累积、骨骸聚集，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脱！”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一个人经一劫的骨骸聚集，

会成为如山一般高，像这样，为大圣所说。

又，这被说：它有毗富罗山的大，

在摩揭陀的山域，耆阇崛山的北边。

当以正确之慧看见圣谛，

苦、苦集，苦的超越，

以及八支圣道：导向苦的寂静。

那人最多七回流转后，

从一保证的灭尽，得到苦的结束。”

初品，其摄颂：

“草木与地，泪、乳、山，

芥子、弟子、恒河，棍子与人。”

（二）第二品

11、不幸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如果你们看到不幸、苦难，应能归结：‘经这长旅途，我也像这样经验过。’那是什么原因呢？

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12、快乐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

比丘们！如果你们看到快乐、极幸福者，应能归结：‘经这长旅途，我也像这样经验过。’那是什么原因呢？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中略）足以要解脱！”

13、三十位经

住在王舍城的竹林中。

那时，三十位波婆城的比丘全是住林野者、全是食施食者、全是穿粪扫衣者、全是持三衣者、全是尚有结缚者，他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

那时，世尊心想：

“这三十位波婆城的比丘全是住林野者、全是食施食者、全是穿粪扫衣者、全是持三衣者、全是尚有结缚者，让我教导他们，就在这座位上，他们的心以不执取而从诸烦恼解脱那样的法。”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比丘们！你们怎么想：你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与四大海中的水，哪个较多？”

“大德！如我们了知世尊教导的法，大德！这里，这比较多：我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而非四大海中

的水。”

“比丘们！好！好！比丘们！你们这么了知我教导的法，好！比丘们！这里，这比较多：你们经这长途流转、轮回，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们！你们长久生为牛，牛的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较多），而非四大海中的水；比丘们！你们长久生为水牛，水牛的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中略）比丘们！你们长久生为羊，羊的……（中略）生为山羊，山羊的……（中略）生为鹿，鹿的……（中略）生为鸡，鸡的……（中略）生为猪，猪的……（中略）比丘们！你们长久为村落抢劫的强盗，被捕后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比丘们！你们长久为拦路抢劫的强盗，被捕后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比丘们！你们长久为通奸的强盗，被捕后头被切断流出的血流（较多），而非四大海中的水，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脱！”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而当这个开示被说时，这三十位波婆城的比丘的心以不执取而从诸烦恼解脱。

14、母亲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

比丘们！经这长旅途，不容易找到非往昔的母亲之众生，那

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足以要解脱！”

15、父亲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中略）。

比丘们！经这长旅途，不容易找到非往昔的父亲之众生，……（中略）足以要解脱！”

16、兄弟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经这长旅途，不容易找到非往昔的兄弟之众生，……（中略）足以要解脱！”

17、姊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经这长旅途，不容易找到非往昔的姊妹之众生，……（中略）足以要解脱！”

18、儿子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经这长旅途，不容易找到非往昔的儿子之众生，……（中略）足以要解脱！”

19、女儿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经这长旅途，不容易找到非往昔的女儿之众生，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你们这么长久经验过苦，经验过沉重，经验过不幸，增多了墓地，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20、毗富罗山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轮回是无始的，无明所盖、渴爱所系之众生的流转、轮回，起始点是不被了知的。

比丘们！从前，这毗富罗山的称呼是巴支那伐沙，比丘们！当时，人们的称呼是低伐罗，比丘们！低伐罗人的寿命量为四万年，比丘们！低伐罗人以四天登巴支那伐沙山，以四天下来。比丘们！当时，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拘留孙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第一双贤、双弟子名叫毗楼、萨尼。比丘们！你们看！这座山的称呼已消失了，那些人死了，而且，那位世尊般涅盘了，比丘们！诸行这样无常，比丘们！诸行这样不坚固，比丘们！诸行这样不安，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比丘们！从前，这毗富罗山的称呼是梵迦迦，比丘们！当时，人们的称呼是罗西塔沙，比丘们！罗西塔沙人的寿命量为三万年，比丘们！罗西塔沙人以三天登梵迦迦山，以三天下来。比丘们！当时，拘那含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拘那含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第一双贤、双弟子名叫舒盘那、郁多楼。比丘们！你们看！这座山的称呼已消失了，那些人死了，而且，那位世尊般涅盘了，比丘们！诸行这样无常，……（中略）足以要解脱！

比丘们！从前，这毗富罗山的称呼是殊巴沙，比丘们！当时，人们的称呼是殊必雅，比丘们！殊必雅人的寿命量为二万年，比

丘们！殊必雅人以二天登殊巴沙山，以二天下来。比丘们！当时，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比丘们！迦叶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的第一双贤、双弟子名叫提舍、婆罗婆。比丘们！你们看！这座山的称呼已消失了，那些人死了，而且，那位世尊般涅盘了，比丘们！诸行这样无常，……（中略）足以要解脱！

而，比丘们！现在，这毗富罗山的称呼是毗富罗，比丘们！现在，这些人的称呼是摩揭陀，比丘们！摩揭陀人的寿命量少、微、短，活得长者（才）百岁或多些，比丘们！摩揭陀人以一会儿登殊巴沙山，以一会儿下来。而，比丘们！现在，我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出现于世间，而，比丘们！我的第一双贤、双弟子名舍利弗、目揵连。

比丘们！来时，这座山的称呼必将消失，这些人必将死亡，而我必将般涅盘，比丘们！诸行这样无常，比丘们！诸行这样不坚固，比丘们！诸行这样不安，比丘们！到此，就足以要对一切行厌！足以要离染！足以要解脱！”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对低伐罗来说是巴支那伐沙，对罗西塔沙来说是梵迦迦，
对殊必雅来说是殊巴沙，而对摩揭陀来说是毗富罗。
诸行确实是无常的，是生起与消散法，
生起后被灭，它们的平息是乐。”

第二品，其摄颂：

“不幸与快乐，三十位、母亲与父亲，

兄弟、姊妹、儿子，女儿、毗富罗山。”

无始相应完成。

十六、迦叶相应

1、满足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迦叶满足于无论怎样的衣服，是无论怎样的衣服都满足者的称赞者，他不因衣服而来到邪求、不适当的，他得不到衣服不战栗，得到衣服也不被系结地、不昏头地、无罪过地、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

比丘们！迦叶满足于无论怎样的施食，是无论怎样的施食都满足者的称赞者，他不因施食而来到邪求、不适当的，他得不到施食不战栗，得到施食也不被系结地、不昏头地、无罪过地、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

比丘们！迦叶满足于无论怎样的住处，是无论怎样的住处都满足者的称赞者，他不因住处而来到邪求、不适当的，他得不到住处不战栗，得到住处也不被系结地、不昏头地、无罪过地、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

比丘们！迦叶满足于无论怎样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是无论怎样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都满足者的称赞者，他不因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而来到邪求、不适当的，他得不到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不战栗，得到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也不被系结地、不昏头地、无罪过地、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

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满足于无论怎样的衣服，成为无论怎样的衣服都满足者的称赞者，我们要不因衣服而来到邪求、不适当的，我们要得不到衣服不战栗，得到衣服也不被系结地、不昏头地、无罪过地、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全都应被这样作)我们要满足于无论怎样的施食……（中略）我们要满足于无论怎样的住处……（中略）我们要满足于无论怎样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是无论怎样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都满足者的称赞者，我们要不因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而来到邪求、不适当的，我们要得不到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不战栗，得到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也不被系结地、不昏头地、无罪过地、见过患地、出离慧地受用。’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比丘们！我要以迦叶教诫你们，或其他等同迦叶者，当被教诫后，你们应该如实地实行。”

2、无愧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尊者大迦叶与尊者舍利弗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尊者大迦叶。抵达后，与尊者大迦叶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尊者大迦叶这么说：

“迦叶贤友！被称为此：‘不热心者、无愧者是正觉的不可能者、涅盘的不可能者、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不可能者，而热心者、愧者是正觉的可能者、涅盘的可能者、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可能者。’贤友！什么情形不热心者、无愧者是正觉的不可能者、涅盘的不可能者、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不可能者，又，贤友！什么情形热心者、愧者是正觉的可能者、涅盘的可能者、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可能者呢？”

“贤友！怎样是不热心者呢？这里，比丘不作热心于：‘当我未生起的恶不善法生起时，会导致不利。’不作热心于：‘当我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不被舍断时，会导致不利。’不作热心于：‘当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时，会导致不利。’不作热心于：‘当我已生起的善法被灭时，会导致不利。’贤友！这样是不热心者。

贤友！怎样是无愧者呢？这里，比丘无愧于：‘当我未生起的恶不善法生起时，会导致不利。’无愧于：‘当我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不被舍断时，会导致不利。’无愧于：‘当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时，会导致不利。’无愧于：‘当我已生起的善法被灭时，会导致不利。’贤友！这样是无愧者。

贤友！这样，不热心者、无愧者是正觉的不可能者、涅盘的不可能者、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不可能者。

贤友！怎样是热心者呢？这里，比丘作热心于：‘当我未生起的恶不善法生起时，会导致不利。’作热心于：‘当我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不被舍断时，会导致不利。’作热心于：‘当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时，会导致不利。’作热心于：‘当我已生起的善法被灭时，会导致不利。’贤友！这样是热心者。

贤友！怎样是愧者呢？这里，比丘愧于：‘当我未生起的恶不善法生起时，会导致不利。’愧于：‘当我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不被舍断时，会导致不利。’愧于：‘当我未生起的善法不生起时，会导致不利。’愧于：‘当我已生起的善法被灭时，会导致不利。’贤友！这样是愧者。

贤友！这样，热心者、愧者是正觉的可能者、涅盘的可能者、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可能者。”

3、像月亮那样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你们要像月亮那样前往诸家：收敛身、收敛心，常如新手，对家不傲慢。

比丘们！犹如男子会收敛身、收敛心注视着老井、山崖、河深难渡处。同样的，比丘们！你们要像月亮那样前往诸家：收敛身、

收敛心，常如新手，对家不傲慢。

比丘们！迦叶像月亮那样前往诸家：收敛身、收敛心，常如新手，对家不傲慢。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怎样的比丘值得前往诸家呢？”

“大德！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导引，以世尊为依归，大德！如果世尊能说明这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时，世尊在空中挥动手：

“比丘们！犹如这只手在空中不被黏着、不被抓住、不被缚结。同样的，比丘们！如果哪位比丘前往诸家时，在诸家，心不被黏着、不被抓住、不被缚结：‘令想要利养的得到！令想要福德的作福德!’他以别人的利养为悦意的、快乐的，如同以自己的利养为悦意的、快乐的，比丘们！那样的比丘值得前往诸家。

比丘们！迦叶前往诸家时，在诸家，心不被黏着、不被抓住、不被缚结：‘令想要利养的得到！令想要福德的作福德!’他以别人的利养为悦意的、快乐的，如同以自己的利养为悦意的、快乐的。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怎样是比丘的不清净说法？怎样是比丘的清净说法？”

“大德！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导引，以世尊为依归，大德！如果世尊能说明这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比丘们！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

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凡任何比丘以这样的心对别人教导法：‘啊！愿他们从我这里听法！而且，听法后，愿他们对法明净！已明净后，愿对我作明净的形相!’比丘们！这样是比丘的不清净说法。

比丘们！凡比丘以这样的心对别人教导法：‘法是被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啊！愿他们从我这里听法！而且，听法后，愿他们了知法！了知后，愿他们如实地实行!’像这样，他因为法的善法性对别人教导法；他因为悲愍、因为怜愍、出自怜愍对别人教导法，比丘们！这样是比丘的清净说法。

比丘们！迦叶以这样的心对别人教导法：‘法是被世尊善说的、直接可见的、实时的、请你来见的、能引导的、智者应该自己经验的，啊！愿他们从我这里听法！而且，听法后，愿他们了知法！了知后，愿他们如实地实行!’像这样，他因为法的善法性对别人教导法；他因为悲愍、因为怜愍、出自怜愍对别人教导法。

比丘们！我将以迦叶或凡其他等同迦叶者（为榜样）劝诫你们，而且，被劝诫后，你们应该如实地实行。

4、前往家者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怎样的比丘值得为前往家者？怎样的比丘不值得为前往家者？”

“大德！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中略）。”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凡任何比丘以这样的心前往家：‘请他们施与我，不要不施与；请他们施与我许多，不要一点点；请他们施与我胜妙的，不要粗的；请他们迅速地施与我，不要缓慢地；请他们恭敬地施与我，不要不恭敬地。’比丘们！当那位比丘以这样的心前往家时，如果他们不施与，比丘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施与一点点而不是许多……（中略）；施与粗的而不是胜妙的……；缓慢地施与而不是迅速地，比丘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不恭敬地施与而不是恭敬地，比丘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比丘们！这样的比丘不值得为前往家者。

比丘们！凡比丘以这样的心前往家：‘当在他人家时，在这里，这如何可得：请他们施与我，不要不施与；请他们施与我许多，不要一点点；请他们施与我胜妙的，不要粗的；请他们迅速地施与我，不要缓慢地；请他们恭敬地施与我，不要不恭敬地。’比丘们！当那位比丘以这样的心前往家时，如果他们不施与，比丘不因为那样

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施与一点点而不是许多，比丘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施与粗的而不是胜妙的，比丘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缓慢地施与而不是迅速地，比丘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不恭敬地施与而不是恭敬地，比丘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比丘们！这样的比丘值得为前往家者。

比丘们！迦叶以这样的心前往家：‘当在他人家时，在这里，这如何可得：请他们施与我，不要不施与；请他们施与我许多，不要一点点；请他们施与我胜妙的，不要粗的；请他们迅速地施与我，不要缓慢地；请他们恭敬地施与我，不要不恭敬地。’比丘们！当迦叶以这样的心前往家时，如果他们不施与，迦叶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施与一点点而不是许多，迦叶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施与粗的而不是胜妙的，迦叶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缓慢地施与而不是迅速地，迦叶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不恭敬地施与而不是恭敬地，迦叶不因为那样被恼怒，他不以其因缘而感受苦、忧。

比丘们！我将以迦叶或凡其他等同迦叶者（为榜样）劝诫你们，而且，被劝诫后，你们应该如实地实行。

5、已年老经

我听到这样：……（中略）在王舍城竹林。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摩诃迦叶这么说：

“迦叶！现在，你已年老，这些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对你是重的，因此，在这里，迦叶！请你穿屋主（奉献）的衣服，吃招待（的食物），住到我附近。”

“大德！我长久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并且是对吃钵食状态称赞者；是穿粪扫衣者，并且是对穿粪扫衣状态称赞者；是持三衣者，并且是对持三衣状态称赞者；是少欲者，并且是对少欲称赞者；是知足者，并且是对知足称赞者；是独住者，并且是对独住称赞者；是离群众者，并且是对离群众称赞者；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

“然而，迦叶！当看见什么利益时，你长久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中略）是穿粪扫衣者，……是持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独住者，……是离群众者，……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呢？”

“大德！当看见两种利益时，我长久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中略）是穿粪扫衣者，……

是持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独住者，……是离群众者，……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看见自己的当生乐住处，以及怜愍后来的人们：‘或许后来的人们能效法所看到的就好了!’（因为）当他们听说：‘那些佛陀的已觉弟子长久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中略）是穿粪扫衣者，……是持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独住者，……是离群众者，……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他们将如实地实行，则必将对他们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大德！当看见这两种利益时，我长久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中略）是穿粪扫衣者，……是持三衣者，……是少欲者，……是知足者，……是独住者，……是离群众者，……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

“迦叶！好！好！迦叶！你确实是为了众人的有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对世间的怜愍、为了利益、为了有益、为了天与人的安乐之行者，因此，在这里，迦叶！请你穿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请你为食物而行，请你住在林野。”

6、教诫经

在王舍城竹林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摩诃迦叶这么说：

“迦叶！请你教诫比丘们，请你为比丘们作法说，迦叶！我，或者你应该教诫比丘们，迦叶！我，或者你应该为比丘们作法说。”

“大德！现在的比丘是不听话的，具备难教诲法，不能忍耐、不善理解教诫的。

大德！这里，我看到阿难的弟子，名叫玻大的比丘，与阿那律的弟子，名叫阿毗居迦的比丘以所学相互挑战：‘来！比丘！我们来比谁会说得多、比谁会说得妙、比谁会说得久。’”

那时，世尊召唤某位比丘：

“来！比丘！你以我的名义召唤阿难的弟子，名叫玻大的比丘，与阿那律的弟子，名叫阿毗居迦的比丘：‘大师召唤尊者们。’”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大师召唤尊者们。”

“是的，贤友！”那些比丘回答那位比丘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是真的吗？比丘们！你们以所学相互挑战：‘来！比丘！我们来比谁会说得多、比谁会说得妙、比谁会说得久。’”

“是的，大德！”

“比丘们！你们了知我这么教导什么法：‘来！比丘们！你们以所学相互挑战：“来！比丘！我们来比谁会说得多、比谁会说得妙、比谁会说得久。”’呢？”

“没有，大德!”

“比丘们！如果你们不了知我这么教导法，那么，愚钝男子们！你们知道什么、看见什么而在这么善说的法律中出家，以所学相互挑战：‘来！比丘！我们来比谁会说得多、比谁会说得妙、比谁会说得久。’呢？”

那时，那些比丘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然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们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我们在这么善解说的法律中出家而以所学相互挑战：‘来！比丘！我们来比谁会说得多、比谁会说得妙、比谁会说得久。’，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们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比丘们！你们确实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你们在这么善解说的法律中出家而以所学相互挑战：‘来！比丘！我们来比谁会说得多、比谁会说得妙、比谁会说得久。’。

但，比丘们！由于你们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我们原谅你们。比丘们！凡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者，未来做到自制，在圣者之律中，这是增长。”

7、教诫经第二

住在王舍城竹林中。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去见世尊。……（中略）

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摩诃迦叶这么说：

“迦叶！请你教诫比丘们，请你为比丘们作法说，迦叶！我，或者你应该教诫比丘们，迦叶！我，或者你应该为比丘们作法说。”

“大德！现在的比丘是不听话的，具备难教诲法，不能忍耐、不善理解教诫的。

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无信者、在善法上无惭者、在善法上无愧者、在善法上无活力者、在善法上无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减损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增长。

大德！犹如在黑暗侧，不论日或夜到来，月亮的容色被减损、圆相被减损、光亮被减损、直径与圆周被减损。同样的，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无信者、无惭者（中略）……无愧者……无活力者……在善法上无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减损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增长。

大德！‘无信之人’，这是退失；大德！‘无惭之人’，这是退失；大德！‘无愧之人’，这是退失；大德！‘怠惰之人’，这是退失；大德！‘恶慧之人’，这是退失；大德！‘易怒之人’，这是退失；大

德！‘怨恨之人’，这是退失；大德！‘无诸教诫比丘’，这是退失。

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在善法上有惭者、在善法上有愧者、在善法上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大德！犹如在明亮侧，不论日或夜到来，月亮的容色增长、圆相增长、光亮增长、直径与圆周增长。同样的，大德！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中略）有惭者……有愧者……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大德！‘有信之人’，这是不退失；大德！‘有惭之人’，这是不退失；大德！‘有愧之人’，这是不退失；大德！‘不怠惰之人’，这是不退失；大德！‘有慧之人’，这是不退失；大德！‘不易怒之人’，这是不退失；大德！‘不怨恨之人’，这是不退失；大德！‘有诸教诫比丘’，这是不退失。”

“迦叶！好！好！迦叶！凡任何在善法上无信者、……（中略）无惭者……无愧者……无活力者、在善法上无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减损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增长。

迦叶！犹如在黑暗侧，不论日或夜到来，月亮的容色被减损、……（中略）直径与圆周被减损。同样的，迦叶！凡任何在善法上无信者、……（中略）无惭者……无愧者……无活力者、在善法上无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减损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增长。

迦叶！‘无信之人’，这是退失；无惭……（中略）无愧……怠惰……恶慧……易怒……迦叶！‘怨恨之人’，这是退失；迦叶！‘无诸教诫比丘’，这是退失。

迦叶！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中略）有惭者……有愧者……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迦叶！犹如在明亮侧，不论日或夜到来，月亮的容色增长、圆相增长、光亮增长、直径与圆周增长。同样的，迦叶！凡任何在善法上有信者、有惭者……有愧者……有活力者……在善法上有慧者，则不论日或夜到来，其在善法上的增长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减损。

迦叶！‘有信之人’，这是不退失；有惭……（中略）有愧……不怠惰……有慧……不易怒……迦叶！‘不怨恨之人’，这是不退失；迦叶！‘有诸教诫比丘’，这是不退失。”

8、教诫经第三

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摩诃迦叶这么说：

“迦叶！请你教诫比丘们，请你为比丘们作法说，迦叶！我，或者你应该教诫比丘们，迦叶！我，或者你应该为比丘们作法说。”

“大德！现在的比丘是不听话的，具备难教诲法，不能忍耐、不善理解教诫的。”

“迦叶！确实如此，从前，上座比丘们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并且是对吃钵食状态称赞者；是穿粪扫衣者，并且是对穿粪扫衣状态称赞者；是持三衣者，并且是对持三衣状态称赞者；是少欲者，并且是对少欲称赞者；是知足者，并且是对知足称赞者；是独住者，并且是对独住称赞者；是离群众者，并且是对离群众称赞者；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

在那里，凡比丘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并且是对吃钵食状态称赞者；是穿粪扫衣者，并且是对穿粪扫衣状态称赞者；是持三衣者，并且是对持三衣状态称赞者；是少欲者，并且是对少欲称赞者；是知足者，并且是对知足称赞者；是独住者，并且是对独住称赞者；是离群众者，并且是对离群众称赞者；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上座比丘们以座位邀请他：‘来！比丘！这位比丘是什么名字？这位比丘确实是善的，这位比丘确实是对学热衷者，来！比丘！请坐这个座位。’

迦叶！在那里，新学比丘们这么想：‘听说凡比丘是住林野者，并且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是吃钵食者，且……（中略）是穿粪扫衣者，且……是持三衣者，且……是少欲者，且……是知足者，且……是独住者，且……是离群众者，且……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上座比丘们以座位邀请他：“来！比

丘！这位比丘是什么名字？这位比丘确实是善的，这位比丘确实是对学热衷者，来！比丘！请坐这个座位。”’他们如实地实行，则对他们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但，迦叶！现在，上座比丘们不是住林野者，并且不是对住林野状态称赞者；不是吃钵食者，并且不是对吃钵食状态称赞者；不是穿粪扫衣者，并且不是对穿粪扫衣状态称赞者；不是持三衣者，并且不是对持三衣状态称赞者；不是少欲者，并且不是对少欲称赞者；不是知足者，并且不是对知足称赞者；不是独住者，并且不是对独住称赞者；不是离群众者，并且不是对离群众称赞者；不是活力已被发动者，并且不是对活力已被发动称赞者。

在那里，凡有名声的知名比丘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上座比丘们以座位邀请他：‘来！比丘！这位比丘是什么名字？这位比丘确实是善的，这位比丘确实是对同梵行者热衷者，来！比丘！请坐这个座位。’

迦叶！在那里，新学比丘们这么想：‘听说凡有名声的知名比丘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上座比丘们以座位邀请他：“来！比丘！这位比丘是什么名字？这位比丘确实是善的，这位比丘确实是对同梵行者热衷者，来！比丘！请坐这个座位。”’他们如实地实行，则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

迦叶！当正确地说时，凡能说：‘梵行者被梵行之祸害毁了；梵行者被梵行之欲求所欲求了。’者，迦叶！那是现在，当正确地说时，他能说‘梵行者被梵行之祸害毁了；梵行者被梵行之欲求所欲求

了。

9、禅与证智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从离欲、离不善法后，我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从离欲、离不善法后，他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我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他进入后住于……的第二禅。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我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他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以及从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我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中略）他进入后住于……的第四禅。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

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我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中略）他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我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他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我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中略）他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我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中略）他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我进入后住于想受灭，比丘们！只要迦叶也……（中略）他进入后住于想受灭。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我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样大神力、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他经验各种神通：……（中略）以身体自

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中略）是远、是近的声音。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我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中略）离瞋的心……（中略）有痴的心……（中略）离痴的心……（中略）简约的心……（中略）散乱的心……（中略）广大的心……（中略）未广大的心……（中略）更上的心……（中略）无更上的心……（中略）得定的心……（中略）未得定的心……（中略）已解脱的心……（中略）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他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中略）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我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我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他回忆起

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比丘们！只要我愿意，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由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由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善趣、天界。’像这样，我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比丘们！我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证后，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10、住所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尊者摩诃迦叶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见尊

者摩诃迦叶。抵达后，对尊者摩诃迦叶这么说：

“尊者迦叶大德！让我们去某个比丘尼们的住所。”

“阿难贤友！你去吧，你是有许多该做之事的忙人。”

第二次，尊者阿难对尊者摩诃迦叶这么说：

“尊者迦叶大德！让我们去某个比丘尼们的住所。”

“阿难贤友！你去吧，你是有许多该做之事的忙人。”

第三次，尊者阿难对尊者摩诃迦叶这么说：

“尊者迦叶大德！让我们去某个比丘尼们的住所。”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尊者阿难为随从沙门，去某个比丘尼们的住所。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众多比丘尼去见尊者摩诃迦叶。抵达后，向尊者摩诃迦叶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摩诃迦叶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那些比丘尼，使之欢喜。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那些比丘尼，使之欢喜后，起座离开。

那时，不悦意的胖低舍比丘尼发不悦意之语：

“圣摩诃迦叶怎能想在圣毗提诃牟尼阿难面前说法呢？犹如卖针人想在做针人面前卖针。同样的，圣摩诃迦叶想在圣毗提诃牟尼阿难面前说法。”

尊者摩诃迦叶听到胖低舍比丘尼说这些话。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贤友！怎样，我是卖针人，你是做针人？或者，你是卖针人，我是做针人？”

“迦叶大德！请你容忍，女人们是愚痴的。”

“阿难贤友！你等一下，不要让僧团对你进一步调查！阿难贤友！你怎么想：是你被世尊带到比丘僧团面前：‘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从离欲、离不善法后，我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比丘们！只要阿难也愿意，从离欲、离不善法后，他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吗？”

“不是，大德!”

“贤友！是我被世尊带到比丘僧团面前：‘比丘们！只要我愿意，从离欲、离不善法后，我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比丘们！只要迦叶也愿意，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中略）（九次第住处等至与五证智应该那样使之详细而知）。’

阿难贤友！你怎么想：是你被世尊带到比丘僧团面前：‘比丘们！我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比丘们！阿难也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吗？”

“不是，大德!”

“贤友！是我被世尊带到比丘僧团面前：‘比丘们！我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比丘们！迦叶也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

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贤友！有人(他)可能想：象是七肘或七肘半，能被棕榈叶覆盖，而想我的六证智能像那样被覆盖。”

然而，胖低舍比丘尼背离了梵行。

11、衣经

有一次，尊者摩诃迦叶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尊者阿难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南山进行游行。

当时，有三十位尊者阿难的弟子比丘，多数是少年，放弃学而后还俗。

那时，尊者阿难在南山如其之意进行游行后，前往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去见尊者摩诃迦叶。抵达后，向尊者摩诃迦叶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摩诃迦叶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贤友！缘于多少理由，世尊制订在诸家中三人共食？”

“迦叶大德！缘于三个理由，世尊制订在诸家中三人共食：为了恶人的折伏、为了美善比丘的乐住：不要以恶欲求，为了党派而破坏僧团、怜愍诸家，迦叶大德！缘于这三个理由，世尊制订在诸家中三人共食。”

“而，阿难贤友！为何你与这些在根上不守护根门、饮食不

知适量、不专修清醒的年轻比丘一起进行游行呢？别人会想：你破坏谷物而行；别人会想：你破坏诸家而行，阿难贤友！你的群众被破坏，贤友！你的年轻群众破灭，但这少年仍不知衡量。”

“迦叶大德！我的头上也已长白发，然而，现在我们仍不脱尊者摩诃迦叶少年之语。”

“阿难贤友！因为你像那样与这些在根上不守护根门、饮食不知适量、不专修清醒的年轻比丘一起进行游行，别人会想：你破坏谷物而行；别人会想：你破坏诸家而行，阿难贤友！你的群众被破坏，贤友！你的年轻群众破灭，但这少年仍不知衡量。”

胖阿难比丘尼听闻：

“听说圣毗提诃牟尼阿难被圣摩诃迦叶以少年之语贬抑。”

那时，不悦意的胖阿难比丘尼发不悦意之语：

“为何先前为异学沙门的圣摩诃迦叶，想能以少年之语贬抑圣毗提诃牟尼阿难呢？”

尊者摩诃迦叶听到胖阿难比丘尼说这些话。

那时，尊者摩诃迦叶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贤友！胖阿难比丘尼确实未经省察，粗暴地说话，贤友！自从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我证知除了世尊、阿罗汉、遍正觉者以外，无指定其他老师。

贤友！从前，当在家时，我这么想：‘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

为非家生活。’

贤友！过些时候，我有用布片作的大衣，则指定那些世间中的阿罗汉（为榜样），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这样出家，走在旅途中，看见世尊坐在王舍城与那烂陀中间的多子塔庙。

看见后，我这么想：‘如果我确实看见老师，那就是我看见的世尊；如果我确实看见善逝，那就是我看见的世尊；如果我确实看见遍正觉者，那就是我看见的世尊。’

贤友！我就在那里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然后对世尊这么说：‘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师，我是弟子；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师，我是弟子。’

贤友！当这么说时，世尊这么说：‘迦叶！如果不知者对这么具备一切心的弟子说：“我知道。”不见者说：“我看见。”他的头会破掉，但，迦叶！我是知者，我说：“我知道。”是见者，我说：“我看见。”因此，迦叶！你应该这么学：“我要对上座、新学、中腊者强烈地现起惭与愧。”迦叶！你应该这么学。因此，在这里，迦叶！你应该这么学：“凡我听闻任何一切与善有关的法，我要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迦叶！你应该这么学。因此，在这里，迦叶！你应该这么学：“我要不放弃喜悦俱行的身至念。”迦叶！你应该这么学。’

贤友！那时世尊以此教诫来教诫我后，起座离开。

贤友！我负债地吃国家中的食物七天，在第八天中生起完全智。

贤友！那时，世尊离开道路往某棵树下。

贤友！那时，我将布片大衣折成四折后，对世尊这么说：‘大德！请世尊坐这里，这对我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贤友！世尊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贤友！坐好后，世尊对我这么说：‘迦叶！你的这布片大衣是柔软的。’

‘大德！请世尊出自怜悯，接受我的布片大衣。’

‘迦叶！那么，你将持有我的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吗？’

‘大德！我将持有世尊的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

贤友！我给世尊布片大衣，并且我得到世尊的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

贤友！当正确地说时，凡能说：‘是世尊亲生子、从口所生、从法所生、从法所化、法的继承人、接受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者，那是我，当正确地说时，能说：‘是世尊亲生子、从口所生、从法所生、从法所化、法的继承人、接受被舍弃的粗麻布粪扫衣’者。

贤友！只要我愿意，从离欲、离不善法后，我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

贤友！只要我愿意，……（中略）（九次第住处等至与五证智应该那样使之详细而知）。

贤友！我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

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贤友！有人(他)可能想：象是七肘或七肘半，能被棕榈叶覆盖，而想我的六证智能像那样被覆盖。”

然而，胖阿难比丘尼背离了梵行。

12、死后经

有一次，尊者大迦叶与尊者舍利弗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尊者大迦叶。抵达后，与尊者大迦叶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尊者大迦叶这么说：

“怎么样，迦叶贤友！死后如来存在吗？”

“贤友！这不被如来记说：‘死后如来存在。’”

“那么，怎么样，贤友！死后如来不存在吗？”

“贤友！这样也不被如来记说：‘死后如来不存在。’”

“那么，怎么样，贤友！死后如来既存在也不存在吗？”

“贤友！这不被如来记说：‘死后如来既存在也不存在。’”

“那么，怎么样，贤友！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吗？”

“贤友！这样也不被如来记说：‘死后如来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

“而，贤友！为何这不被如来记说呢？”

“贤友！因为这不具利益，无关梵行的基础，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因此它不被如来记说。”

“那样的话，贤友！什么被如来记说呢？”

“贤友！‘这是苦’被如来记说，‘这是苦集’被如来记说，‘这是苦灭’被如来记说，‘这是导向苦灭道迹’被如来记说。”

“而，贤友！为何这被如来记说呢？”

“贤友！因为这具利益，这有关梵行的基础，这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因此它被如来记说。”

13、相似正法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大迦叶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大迦叶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以前有较少的学处，但较多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确立呢？又，大德！什么因、什么缘现在有较多的学处，但较少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确立呢？”

“迦叶！这是这样的：当众生在减少中、正法在消失中时，有较多的学处，但较少的比丘在完全智上确立，迦叶！只要相似正法不在世间出现，正法就不消失，但，迦叶！当相似正法在世间出现，

那时，正法就消失。

迦叶！犹如只要相似黄金不在世间出现，黄金就不消失，但，迦叶！当相似黄金在世间出现，那时，黄金就消失。同样的，迦叶！只要相似正法不在世间出现，正法就不消失，但，迦叶！当相似正法在世间出现，那时，正法就消失。

迦叶！不是地界使正法消失，不是水界使正法消失，不是火界使正法消失，不是风界使正法消失，而，在这里，那些愚钝男子出现，使这些正法消失。

迦叶！正法消失，不如同船一下子沉没那样，迦叶！有这五个能退堕法，导向正法的混乱与消失，哪五个呢？迦叶！这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大师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法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僧团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学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对定住于不尊敬的、不顺从的，迦叶！这五个能退堕法导向正法的混乱与消失。

迦叶！有这五法，导向正法的存续、不混乱、不消失，哪五个呢？迦叶！这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大师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法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僧团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学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对定住于具尊敬的、具顺从的，迦叶！这五法导向正法的存续、不混乱、不消失。”

迦叶相应完成，其摄颂：

“满足与无愧者，像月亮那样、前往家者，

已年老与三则教诫，禅与证智、住所，

衣、死后，相似正法。”

十七、利得恭敬相应

（一）初品

1、令人怖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舍断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而且，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不要持续遍取我们的心。’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2、钓钩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比丘们！犹如渔夫如果往深湖中投入有饵的钓钩，如果有某只觅食的鱼上钩，比丘们！那只这样上渔夫钩、遭遇不幸、遭遇灾厄的鱼被渔夫为所欲为。

比丘们！‘渔夫’，这是对于魔波旬的同义语；‘钓钩’，这是对于利养、恭敬、名声的同义语，比丘们！凡任何比丘乐味、欲求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者，比丘们！这被称被称为上魔钓钩、遭遇不幸、遭遇灾厄、被波旬为所欲为的比丘。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舍断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而且，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不要持续遍取我们的心。’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龟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从前，在某个水池中有大家族的龟久住，比丘们！那时，某只龟对另一只龟这么说：‘亲爱的龟！你不要去这个地方。’（但，）那只龟去那个地方，猎人以陷井射穿牠，比丘们！（被射穿的）那只龟去见（原先的）那只龟，比丘们！（原先的）那只龟看见（被射穿

的）那只龟远远地走来，见了后，对（被射穿的）那只龟这么说：‘亲爱的龟！你是否去了那个地方？’‘亲爱的龟！我去了那个地方。’‘亲爱的龟！你是否无受伤的、无损坏的？’‘亲爱的龟！我是无受伤的、无损坏的，但，有这条线一直从背后束缚我。’‘亲爱的龟！你确实是受伤的、确实是损坏的，亲爱的龟！因为，你的父亲与祖父（也）因这条线而遭遇不幸、遭遇灾厄，亲爱的龟！现在你走吧！现在你不属于我们了。’

比丘们！‘猎人’，这是对于魔波旬的同义语；‘陷井’，这是对于利养、恭敬、名声的同义语；‘线’，这是对于欢喜与贪的同义语，比丘们！凡任何比丘乐味、欲求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者，比丘们！这被称被称为被陷井射穿、遭遇不幸、遭遇灾厄、被波旬为所欲为的比丘。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4、长毛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犹如长毛母山羊如果进入荆棘密林，牠会到处黏着，会到处被钩住，会到处被缚结，会到处来到不幸与灾厄。同样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比丘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他到处黏着，到

处被钩住，到处被缚结，到处来到不幸与灾厄。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5、粪虫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犹如食粪、满是粪、充满粪的粪虫，在牠前面有一大坨粪，牠因此而会轻蔑其他粪虫：‘我是食粪、满是粪、充满粪的粪虫，在我前面有这一大坨粪。’同样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比丘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在那里，他是尽情吃的食者，是为了明天施食的被招请者，而且会是满满的。他回僧园后，在比丘僧团中夸示：‘我是尽情吃的食者，我是为了明天施食的被招请者，而且会是满满的，我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但其他这些比丘是少福德、少能力者，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不利得者。’他被这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轻蔑其他美善的比丘，比丘们！这确实有那愚钝男子长久的不利与苦。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6、雷电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谁要来到落雷(被雷击)？到达利养、恭敬、名声的心意未达成有学。

比丘们！‘落雷’，这是对于利养、恭敬、名声的同义语。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7、涂上毒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谁要被涂上毒的箭贯穿？到达利养、恭敬、名声的心意未达成有学。

比丘们！‘箭’，这是对于利养、恭敬、名声的同义语。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8、狐狼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在夜间天将亮时听到老狐狼的鸣叫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那只老狐狼被名为疥疮的病所接触，牠到洞穴既不喜乐，到树下也不喜乐，到露地也不喜乐，所到之处、所站之处、所坐之处、所卧之处，在那里来到不幸与灾厄。同样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比丘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到空屋既不喜乐，到树下也不喜乐，到露地也不喜乐，所到之处、所站之处、所坐之处、所卧之处，在那里来到不幸与灾厄。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9、迅猛风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在上空，名叫迅猛风的风吹着，凡有翅膀的到那里，迅猛风抛掷牠；当被迅猛风抛掷时，脚就到一边，翅膀到另一边，头到另一边，身体到另一边。同样的，比丘们！这里，某位比丘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

身未守护、以语未守护、以心未守护，以念未现起，以诸根未防护，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在那里，他看见轻浮衣着或轻浮穿着的女人；看见轻浮衣着或轻浮穿着的女人后，贪使他的心堕落；他以贪使心堕落，放弃学而后还俗，其他人拿走他的法衣，（另外）其他人拿走他的钵，（另外）其他人拿走他的坐垫布，（另外）其他人拿走他的针盒，正如鸟被迅猛风抛掷。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10、有偈颂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这里，我看见某人被恭敬征服而心被遍取，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比丘们！这里，我看见某人被不恭敬征服而心被遍取，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里，我看见某人被恭敬与不恭敬这两者征服而心被遍取，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凡恭敬，不恭敬与两者，

其定不动摇，他是无量的住者。

他是坚定的禅定者，微细见的毗婆舍那者。

有执取之尽灭的快乐，像这样，他是善人。”

初品，其摄颂：

“令人怖畏、钓钩、龟，长毛与粪虫，

雷电、涂上毒、狐狼，迅猛风与有偈颂。”

（二）第二品

11、金钵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这里，我以心熟知心后，这么了知某人：‘这位尊者（甚至）不会为了装满银粉的金钵之因而故意说谎。’过些时候，我看见他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说谎。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12、银钵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这里，我以心熟知心后，这么了知某人：‘这位尊者（甚至）不会为了装满金粉的银钵之因而故意说谎。’过些时候，我看见他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说谎。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13-20、金环经等八则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这里，我以心熟知心后，这么了知某人：‘这位尊者（甚至）不会为了一个金环之因……（中略）百个金环之因……（中略）一个自然金环之因……（中略）百个自然金环之因……（中略）充满黄金的土地之因……（中略）一些物质之因……（中略）活命之因……（中略）地方上的美女之因而故意说谎。’过些时候，我看见他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说谎。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第二品，其摄颂：

“二则钵、二则金，自然金在后二则，

土地、一些物质、活命，地方上的美女为十。

（三）第三品

21、女人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即使与女人独处，）女人不持续遍取他的心而利养、恭敬、名声持续遍取他的心。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22、美女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即使与地方上的美女独处，）地方上的美女不持续遍取他的心而利养、恭敬、名声持续遍取他的心。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23、独子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

比丘们！有信的优婆夷当正确地恳求所爱、所合意的独子时，会这么恳求：‘儿子！你要成为像屋主质多与阿拉哇葛的如手那样。’（因为，）比丘们！对我的弟子优婆塞们来说，这是秤；这是衡量基准，即：屋主质多与阿拉哇葛的如手。‘（但，）儿子！如果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儿子！你要成为像舍利弗与目揵连那样。’（因为，）比丘们！对我的弟子比丘们来说，这是秤；这是衡量基准，即：舍利弗与目揵连。‘儿子！（当）你是心意未达成的有学时，不要得到利养、恭敬、名声。’比丘们！如果心意未达成的有学比丘得到利养、恭敬、名声，那是他的障碍。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24、独女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有信的优婆夷当正确地恳求所爱、所合意的独（生）女时，会这么恳求：‘贤女！你要成为像辜住桃乐优婆夷与阿难的母亲伊鲁梗大居亚那样。’（因为，）比丘们！对我的弟子优婆夷们来说，这是秤；这是衡量基准，即：辜住桃乐优婆夷与阿难的母亲伊鲁梗大居亚。‘（但，）贤女！如果你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贤女！你要成为像谶摩比丘尼与莲华色那样。’（因为，）比丘们！对我的弟子比丘尼们来说，这是秤；这是衡量基准，即：谶摩比丘尼与莲华色。

‘贤女！（当）你是心意未达成的有学时，不要得到利养、恭敬、名声。’比丘们！如果心意未达成的有学比丘得到利养、恭敬、名声，那是他的障碍。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25、沙门婆罗门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利养、恭敬、名声的乐味、过患、出离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不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不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如实了知利养、恭敬、名声的乐味、过患、出离者，比丘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沙门或婆罗门；沙门中的沙门或婆罗门中的婆罗门，而且，那些尊者也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26、沙门婆罗门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利养、恭敬、名声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者，……（中略）了知……（中

略）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27、沙门婆罗门经第三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不如实了知利养、恭敬、名声，不如实了知利养、恭敬、名声的集，不如实了知利养、恭敬、名声的灭，不如实了知导向利养、恭敬、名声的灭道迹者，……（中略）了知……（中略）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沙门义或婆罗门义。”

28、表皮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切断表皮，切断表皮后切断皮肤，切断皮肤后切断肉，切断肉后切断腱，切断腱后切断骨，切断骨后触及骨髓而后停止。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29、绳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切断表皮，切断表皮后切断皮肤，切断皮肤后切断肉，切断肉后切断腱，切断腱后切断骨，切断骨后触及骨髓而后停止。

比丘们！犹如有力气的男子如果以坚固的马尾毛绳包缠小腿后摩擦，它会切断表皮，会切断表皮后切断皮肤，会切断皮肤后切断肉，会切断肉后切断腱，会切断腱后切断骨，会切断骨后触及骨髓而后停止。同样的，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切断表皮，切断表皮后切断皮肤，切断皮肤后切断肉，切断肉后切断腱，切断腱后切断骨，切断骨后触及骨髓而后停止。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0、比丘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凡那烦恼已尽阿罗汉比丘，我说利养、恭敬、名声仍是障碍。”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但，为什么对烦恼已尽阿罗汉比丘来说，利养、恭敬、名声是障碍呢？”

“阿难！我并非说利养、恭敬、名声是他不动摇心解脱的障碍，阿难！但，对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而证得那些在当生中

的乐住处来说，我说利养、恭敬、名声是障碍。阿难！利养、恭敬、名声是那么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阿难！因此，在这里，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舍断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而且，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不要持续遍取我们的心。’阿难！你们应该这么学。”

第三品，其摄颂：

“女人与美女，儿子与独女，

沙门婆罗门三则，表皮、绳与比丘。”

（四）第四品

31、分裂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比丘们！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达多分裂僧团。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2、善根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比丘们！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达多善走到善根的断绝。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3、善法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比丘们！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达多善走到善法的断绝。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4、白法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比丘们！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提婆达多善走到白法的断绝。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中略）。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5、离去不久经

有一次，在提婆达多离去不久时，世尊住在王舍城耆阇崛山。

在那里，关于提婆达多之事，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对自己的杀害；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败亡。

比丘们！犹如芭蕉结果实对自己的杀害；结果实而败亡。同样的，比丘们！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对自己的杀害；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败亡。

比丘们！犹如竹子结果实对自己的杀害；结果实而败亡。同样的，比丘们！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对自己的杀害；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败亡。

比丘们！犹如芦苇结果实对自己的杀害；结果实而败亡。同样的，比丘们！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对自己的杀害；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败亡。

比丘们！犹如骡子怀胎对自己的杀害；怀胎而败亡。同样的，比丘们！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对自己的杀害；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生起败亡。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样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

‘我们要舍断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而且，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不要持续遍取我们的心。’）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果实杀害芭蕉，果实（杀害）竹子、果实（杀害）芦苇，
恭敬杀害邪恶人，如胎之于骡。”

36、五百车经

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阿阇世王子早上与傍晚以五百辆车伺候提婆达多，并且运来五百锅熟食提供被服侍者。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阿阇世王子早上与傍晚以五百辆车伺候提婆达多，并且运来五百锅熟食提供被服侍者。”

“比丘们！你们不要羡慕提婆达多的利养、恭敬、名声，比丘们！只要阿阇世王子早上与傍晚以五百辆车伺候提婆达多，并且运来五百锅熟食提供被服侍者，比丘们！提婆达多在善法上的减损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增长。

比丘们！犹如（人们）如果对凶恶狗的鼻子洒胆汁，比丘们！那只狗就会更凶恶。同样的，比丘们！只要阿阇世王子早上与傍

晚以五百辆车伺候提婆达多，并且运来五百锅熟食提供被服侍者，比丘们！提婆达多在善法上的减损应该可以被预期，而非增长。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样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舍断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而且，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不要持续遍取我们的心。’）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7、母亲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比丘们！这里，我以心熟知心后，这么了知某人：‘这位尊者（甚至）不会为了母亲之因而故意说谎。’过些时候，我看见他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说谎。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舍断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而且，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不要持续遍取我们的心。’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8-43、父亲经等六则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比丘们！这里，我以心熟知心后，这么了知某人：‘这位尊者（甚至）不会为了父亲之因……兄弟之因……姊妹之因……儿子之因……女儿之因……妻子之因而故意说谎。’过些时候，我看见他被利养、恭敬、名声征服而心被遍取，他故意说谎。比丘们！利养、恭敬、名声是这么令人怖畏的、辛辣的、粗恶的，是到达无上离轭安稳的障碍，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舍断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而且，已生起的利养、恭敬、名声不要持续遍取我们的心。’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第四品，其摄颂：

“分裂、根、二则法，离去、车、母亲，

父亲、兄弟与姊妹，儿子、女儿、妻子。”

利得恭敬相应完成。

十八、罗侯罗相应

（一）初品

1、眼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罗侯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罗侯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简要地教导我法，我听闻世尊的法后，能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眼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苦、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耳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鼻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舌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身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意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苦、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眼上厌，……（中略）在耳上厌……在鼻上厌……在舌上厌……在身上厌……在意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

样（轮回）的状态了。’”

2、色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声音……气味……味道……所触……法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上厌，……（中略）在声音上厌……在气味上厌……在味道上厌……在所触上厌……在法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中略）他了知：……（中略）”

3、识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眼识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耳识……（中略）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眼识上厌，……（中略）在耳识上厌……在鼻识上厌……在舌识上厌……在身识上厌……在意识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中略）他了知：……（中略）”

4、触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眼触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耳触……（中略）鼻触……舌触……身触……意触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眼触上厌，……（中略）在耳触上厌……在鼻触上厌……在舌触上厌……在

身触上厌……在意触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中略）他了知：……（中略）”

5、受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眼触所生受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耳触所生受……（中略）鼻触所生受……舌触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触所生受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眼触所生受上厌，……（中略）耳……鼻……舌……身……在意触所生受上厌；……（中略）他了知：……（中略）”

6、想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色想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声音想……（中略）气味想……味道想……所触想……法想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想上厌，……（中略）在声音想上厌……在气味想上厌……在味道想上厌……在所触上想厌……在法想上厌；……（中略）他了知：……（中略）”

7、思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色思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声音思……（中略）气味思……味道思……所触思……法思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思上

厌，……（中略）在声音思上厌……在气味思上厌……在味道思上厌……在所触上思厌……在法思上厌；……（中略）他了知：……（中略）”

8、渴爱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色的渴爱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声音的渴爱……（中略）气味的渴爱……味道的渴爱……所触的渴爱……法的渴爱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的渴爱上厌，……（中略）在声音的渴爱上厌……在气味的渴爱上厌……在味道的渴爱上厌……在所触上的渴爱厌……在法的渴爱上厌；……（中略）他了知：……（中略）”

9、界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地界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水界……（中略）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地界上厌，……（中略）在水界上厌……在火界上厌……在风界上厌……在空界厌……在识界上厌；……（中略）他了知：……（中略）”

10、蕴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受……（中略）想……行……识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上厌，……（中略）在受上厌……在想上厌……在行上厌……在识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初品，其摄颂：

“眼、色与识，触、受，

想、思、渴爱，界与蕴，它们为十。”

（二）第二品

11、眼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

那时，尊者罗侯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罗侯罗这么说：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眼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苦、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耳……（中略）鼻……舌……身……意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苦、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眼上厌，……（中略）在耳上厌……在鼻上厌……在舌上厌……在身上厌……在意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12-20、色经等九则

住在舍卫城……（中略）。

“罗侯罗！你们怎么想：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声音……气味……味道……所触……法……

眼识……（中略）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眼触……（中略）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

眼触所生受……（中略）耳触所生受……鼻触所生受……舌触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触所生受……

色想……（中略）声音想……气味想……味道想……所触想……法想……

色思……（中略）声音思……气味思……味道思……所触思……法思……

色的渴爱……（中略）声音的渴爱……气味的渴爱……味道的渴爱……所触的渴爱……法的渴爱……

地界……（中略）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

色……（中略）受……想……行……识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中略）。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中略）‘……不再有这样（轮

回）的状态了。’”

21、烦恼潜在趋势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尊者罗侯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罗侯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怎样知、怎样见而没有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呢？”

“罗侯罗！凡任何色，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后，以不执取而解脱。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识，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后，以不执取而解脱。

罗侯罗！当这么知、这么见时，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没有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

22、离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尊者罗侯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罗侯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怎样知、怎样见而心超越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之慢类而成为寂静者、善解脱者呢？”

“罗侯罗！凡任何色，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中略）或远、或近，所有色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后，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

凡任何受……（中略）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识，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后，以不执取而成为解脱者。

罗侯罗！当这么知、这么见时，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心超越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之慢类而成为寂静者、善解脱者。”

第二品，其摄颂：

“眼与色、识，触与受，

想、思、渴爱，界与蕴，它们为十则，

离烦恼潜在趋势与离，此被称为品。”

罗侯罗相应完成。

十九、勒叉那相应

（一）初品

1、骨骸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尊者勒叉那与尊者大目揵连住在耆阇崛山。

那时，尊者大目揵连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见尊者勒叉那。抵达后，对尊者勒叉那这么说：

“勒叉那贤友！让我们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吧。”

“是的，贤友!”尊者勒叉那回答尊者大目揵连。

那时，当尊者大目揵连下耆阇崛山时，在某个地方出现微笑。

那时，尊者勒叉那对尊者大目揵连这么说：

“目揵连贤友！什么因、什么缘有微笑的表现？”

“勒叉那贤友！这个问题是不适时的，请在世尊的面前问这个问题吧！”

那时，尊者勒叉那与尊者大目揵连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勒叉那对尊者大目揵连这么说：

“这里，当尊者大目揵连下耆阇崛山时，在某个地方出现微笑，目揵连贤友！什么因、什么缘有微笑的表现？”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骷髅在空中行进，鹫、乌鸦、老鹰跟随彼，攻击肋骨的空隙，刺(啄)、撕裂、丢弃，彼则发出苦恼的声音。

贤友！我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会有如此形色的众生，会有如此形色的夜叉，会有如此形色的个体获得。’”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确实有住于成为有眼的诸弟子，比丘们！确实有住于成为有智的诸弟子，其中确实有弟子能知道、看到、见证如此之形色。

比丘们！以前我就曾见到那众生，但我没解说。如果我解说它，他人对我会不相信；如果对我不相信者，那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

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屠牛夫，他以该业的果报在地狱受苦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好几十万年后，就以

该业的残余果报感受如此形色的个体获得。”（（本相应之）一切经之中略如此经）

2、（肉）片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耆阇崛山时，看见肉片在空中行进，鹫、乌鸦、老鹰跟随彼，攻击、撕裂、丢弃，彼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屠牛夫……（中略）。”

3、团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肉团在空中行进，鹫、乌鸦、老鹰跟随彼，攻击、撕裂、丢弃，彼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捕鸟者……（中略）。”

4、无皮肤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无皮肤男子在空中行进，鹫、乌鸦、老鹰跟随他，攻击、撕裂、丢弃，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屠羊夫……（中略）。”

5、剑毛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剑毛男子在空中行进，他的那些剑不断地飞起，然后落在他的身上，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杀猪人……（中略）。”

6、矛毛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矛毛男子在空中行进，他的那些矛不断地飞起，然后落在他的身上，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猎鹿人……（中略）。”

7、箭毛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箭毛男子在空中行进，他的那些箭不断地飞起，然后落在他的身上，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拷问者……（中略）。”

8、针毛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针毛男子在空中行进，他的那些针不断地飞起，然后落在他的身上，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御者……（中略）。”

9、针毛经第二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针毛男子在空中行进，他的那些针自头部进去后，从嘴巴离开；自嘴巴进去后，从胸部离开；自胸部进去后，从腹部离开；自腹部进去后，从大腿离开；自大腿进去后，从小腿离开；自小腿进去后，从足部离开，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中伤者……（中略）。”

10、瓮形睾丸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瓮形睾丸的男子在空中行进，当行进时，他将睾丸放在肩上后行进，当坐下时，坐在睾丸上，鹫、乌鸦、老鹰跟随他，攻击、撕裂、丢弃，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村贪

官……（中略）。”

初品，其摄颂：

“骨骸与（肉）片两者都是屠牛夫，肉块是屠禽夫、无皮肤的是屠羊夫，

剑（毛）是杀猪人 、矛（毛）是猎鹿人，箭（毛）是拷问者、针（毛）是御车手，

被针缝的是中伤者，拖着睾丸的是村贪官。”

（二）第二品

11、头全部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在王舍城的竹林中。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一男子头全部潜入粪坑。……（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奸夫……（中略）。”

12、食粪者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一男子潜入粪坑中，以两手食粪……（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

恶心婆罗门，他在迦叶遍正觉者的教说时代，以食事邀请比丘僧团，然后木桶盛满粪，接着这么说：‘喏，尊师们！请你们尽情地吃，剩余的也请带走。’……（中略）。”

13、无皮肤的女子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无皮肤的女子在空中行进，鹫、乌鸦、老鹰跟随她，攻击、撕裂、丢弃，她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女子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奸妇……（中略）。”

14、脸色青白的女子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脸色青白、恶臭的女子在空中行进，鹫、乌鸦、老鹰跟随她，攻击、撕裂、丢弃，她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女子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的女占相者……（中略）。”

15、中暑的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被烧焦的、中暑的、被熏黑的女子在空中行进，她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女子过去是迦利歌王的皇后，嫉妒个性的她以一锅炭火浇

洒另一位妃子……（中略）。”

16、无头的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无头的身体在空中行进，他的胸部有眼睛与嘴巴，鹫、乌鸦、老鹰跟随他，攻击、撕裂、丢弃，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众生过去就是在这王舍城名叫哈利迦的刽子手……（中略）。”

17、恶比丘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比丘在空中行进，他的大衣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钵也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腰带也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身体也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他则发出苦恼的声音。……（中略）比丘们！那比丘在迦叶遍正觉者的教说时代是恶比丘。……（中略）。”

18、恶比丘尼经

“看见比丘尼在空中行进，她的大衣是燃烧的、……（中略）是恶比丘尼。……（中略）。”

19、恶式叉摩那经

“看见式叉摩那在空中行进，她的大衣是燃烧的、……（中略）是恶式叉摩那。……（中略）。”

20、恶沙弥经

“看见沙弥在空中行进，他的大衣是燃烧的、……（中略）是恶沙弥。……（中略）。”

21、恶沙弥尼经

“贤友！这里，当我下耆阇崛山时，看见沙弥尼在空中行进，她的大衣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钵也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腰带也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身体也是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她则发出苦恼的声音。

贤友！我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啊，先生！实在未曾有啊，先生！会有如此形色的众生，会有如此形色的夜叉，会有如此形色的个体获得。’”

那时，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确实有住于成为有眼的诸弟子，比丘们！确实有住于成为有智的诸弟子，其中确实有弟子能知道、看到、见证如此之

形色。

比丘们！以前我就曾见到那沙弥尼，但我没解说。如果我解说它，他人对我会不相信；如果对我不相信者，那会有他们长久的不利与苦。

比丘们！那沙弥尼在迦叶遍正觉者的教说时代是恶沙弥尼，她以该业的果报在地狱受苦好几年、好几百年、好几千年、好几十万年后，就以该业的残余果报感受如此形色的个体获得。”

第二品，其摄颂：

“潜入坑因为他是奸夫，食粪者是恶心婆罗门，

无皮肤的女子是奸妇，脸色青白的女子是女占相者，

中暑者炭火浇洒另一位妃子，断头者是刽子手，

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又沙弥尼，

在迦叶律中出家，在那个时候作恶业。”

勒叉那相应完成。

二十、譬喻相应

1、屋顶尖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犹如凡任何重阁的椽，一切都朝向屋顶尖，会合于屋顶尖，屋顶尖的去除，则那一切都走到去除。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不善法，那一切都根于无明，会合于无明，无明的去除，则那一切都走到去除。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2、指甲尖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世尊以指甲尖沾上微少的尘土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我的指甲尖沾上的微少尘土，与大地，哪个较多？”

“大德！这较多，即：大地，而被世尊的指甲尖沾上的微少尘土微。被世尊的指甲尖沾上的微少尘土比较大地后，不能计算，不能比较，连零头都不及。”

“同样的，比丘们！那些再生于人间的众生少，而这些再生于人间以外的众生较多。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比

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3、家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凡任何多女人而少男人的家者，他们是容易被盗贼、小偷袭击的。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不修习、不多修习慈心解脱的比丘，他是容易被非人袭击的。

比丘们！犹如凡任何多男人而少女人的家者，他们是难被盗贼、小偷袭击的。同样的，比丘们！凡当任何比丘已修习、已多修习慈心解脱时，他是难被非人袭击的。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修习、多修习慈心解脱，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4、一锅食物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如果任何人在午前时施与百锅食物之布施，如果任何人在中午时施与百锅食物之布施，如果任何人在傍晚时施与百锅食物之布施；如果任何人在午前时修习慈心甚至如挤牛奶时拉一次奶头那样短的时间，如果任何人在中午时修习慈心甚至如挤牛奶时拉一

次奶头那样短的时间，如果任何人在傍晚时修习慈心甚至如挤牛奶时拉一次奶头那样短的时间，这因此而有更大果。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修习、多修习慈心解脱，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5、矛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有锐利尖端的矛，那时，如果男子走来，（心想：）‘我将以手或拳折湾、扭曲、扭转这锐利尖端的矛。’

比丘们！你怎么想：那男子能够以手或拳折湾、扭曲、扭转那锐利尖端的矛吗？”

“不能，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锐利尖端的矛不容易以手或拳折湾、扭曲、扭转，那位男子最终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

“同样的，比丘们！凡当任何比丘的慈心解脱已修习、已多修习，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时，如果非人想：‘他的心能被打倒。’那时，那位非人最终只会有疲劳与恼害的分。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的习慈心解脱要修习、多修，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的。’

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6、弓箭手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犹如有四位善学、灵巧、弓术善巧的坚固法弓箭手站在四方，那时，如果男子走来，（心想：）‘这四位善学、灵巧、弓术善巧的坚固法弓箭手站在四方，在箭被射出未落地时，我将握住后带回。’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男子是疾速者，具备无上速度。’这是适当的言说吗？”

“大德！即使对一位善学、灵巧、弓术善巧的坚固法弓箭手，在箭被射出未落地时，能握住后带回：‘男子是疾速者，具备无上速度。’这是适当的言说，更何况说对四位善学、灵巧、弓术善巧的坚固法弓箭手了。”

“比丘们！如那位男子的速度，日月的速度比之更快速。

比丘们！如那位男子的速度、如日月的速度、如跑在日月前面那些天神们的速度，寿行被耗尽比之更快速。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7、楔子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从前，达沙罗哈人有一个名叫召唤者的小鼓，（当召唤者裂了时，）达沙罗哈人在召唤者的连结上插入另外的楔子，比丘们！有这时候：所有那召唤者小鼓原来的皮与板消失了，只残留楔子的聚集。同样的，比丘们！未来世比丘们必将是：当那些被如来所说甚深、义之甚深、出世间、与空有关的经典被说时，他们将不想要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也将不认为那些法应该被学习、应该被熟背。

然而，当那些被外教的弟子所说：诗人所作的诗、美词、美句的经典被说时，他们将想要听、倾耳、用心了知，也将认为那些法应该被学习、应该被熟背。

比丘们！这样，这些被如来所说：甚深、义之甚深、出世间、与空有关的经典必将消失。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这么学：‘当那些被如来所说：甚深、义之甚深、出世间、与空有关的经典被说时，我们将想要听、倾耳、用心了知，也将认为那些法应该被学习、应该被熟背。’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8、木块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现在，离车人用木块为枕头住于不放逸，在训练上热心，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他们不获得机会、不获得对象。

比丘们！未来时，离车人将成为纤细的，以柔软、娇嫩的手足，他们在柔软的床与绵枕上将睡到太阳升起，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他们将获得机会、将获得对象。

比丘们！现在，比丘们用木块为枕头住于不放逸，在勤奋上热心，魔波旬对他们不获得机会、不获得对象。

比丘们！未来时，比丘们将成为精细的，以柔软、娇嫩的手足，他们在柔软的床与绵枕上将睡到太阳升起，魔波旬对他们将获得机会、将获得对象。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该这么学：‘我们要用木块为枕头住于不放逸，在勤奋上热心。’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9、象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某位新进比丘过度去俗人家中，（其它）比丘们对他这么说：

“尊者！不要过度去俗人家中!”

当那位比丘被比丘们（劝）说时，他这么说：

“这些所谓的长老比丘会想他们应该去俗人家中，何况是我？”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某位新进比丘过度去俗人家中，（其它）比丘们对他这么说：‘尊者！不要过度去俗人家中!’当那位比丘被比丘们（劝）说时，他这么说：‘这些所谓的长老比丘会想他们应该去俗人家中，何况是我？’”

“比丘们！从前，在林野处有一个大湖，其附近住着象，牠们潜入那湖中后，以象鼻拔出莲的幼芽，彻底清洗后咀嚼，然后不含泥土吞下，这增加牠们的容色与力气，不以其因缘而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

比丘们！但牠们年轻后代小象们模仿着大象，潜入那湖中

后，以象鼻拔出莲的幼芽，没彻底清洗后也不咀嚼，然后含泥土吞下，这不增加牠们的容色与力气，以其因缘而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同样的，比丘们！这里，上座比丘们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他们在那里说法，在家人作他们的净信行为，他们受用那利养而不被系结、不迷恋、不落入执着，见过患、有出离慧，这增加他们的容色与力气，不以其因缘而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

比丘们！但他们的新进比丘模仿着上座比丘，他们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他们在那里说法，在家人作他们的净信行为，他们受用那利养而被系结、迷恋、落入执着，不见过患、无出离慧，这不增加他们的容色与力气，以其因缘而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

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你们应该这么学：‘受用那利养而不被系结、不迷恋、不落入执着，见过患、有出离慧。’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10、猫经

住在舍卫城。

当时，某位比丘与俗家过度交际，比丘们对他这么说：

“尊者不要与俗家过度交际。”

那位比丘被比丘们说了仍不停止。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某位比丘与俗家过度交际，比丘们对他这么说：‘尊者不要与俗家过度交际。’那位比丘被比丘们说了仍不停止。”

“比丘们！从前，一只猫站在间隙、下水道、垃圾堆中探求幼鼠，（心想：）‘每当这幼鼠为食物出来时，我就在那里抓住牠，然后吃掉。’

比丘们！那时，那幼鼠为食物出来，猫抓住牠，咬住后匆忙地吞下，那只幼鼠咬牠的肠、肠膜，牠以其因缘而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同样的，比丘们！这里，一类比丘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身未守护、以语未守护、以心未守护，以念未现起，以诸根未防护，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在那里，他看见轻浮衣着或轻浮穿着的女人；看见轻浮衣着或轻浮穿着的女人后，贪使他的心堕落；他以贪使心堕落而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比丘们！因为，在圣者之律中，凡放弃学而后还俗者，这是死亡；比丘们！因为，这是像死亡那样的苦，即：来到某种已污染的罪，而对这样的罪，出罪被设置者。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这么学：‘我们要以身已守护、以语已守护、以心已守护，以念已现起，以诸根已防护，为了托钵进入村落或城镇。’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11、狐狼经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你们在夜间天将亮时听到老狐狼的鸣叫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那只老狐狼被名为疥疮的病所接触，牠仍然随其所欲到处走，随其所欲到处站，随其所欲到处坐，随其所欲到处躺，冷风狂吹牠。

比丘们！对某位自称是属于释迦人之子的，如果他能感受如此形色的个体获得，那就好了！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这么学：‘我们要住于不放逸。’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12、狐狼经第二

住在舍卫城。……（中略）

“比丘们！你们在夜间天将亮时听到老狐狼的鸣叫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在那只老狐狼，会有些知恩、感恩，但在某位自称是属于释迦人之子的，不会有知恩、感恩。

比丘们！因此，你们应这么学：‘我们必将是知恩者、感恩者，我们将不遗漏对我有少许（恩惠）作为的。’比丘们！你们应该

这么学。”

譬喻相应完成，其摄颂：

“屋顶尖、指甲尖、家，一锅食物、矛、弓箭手，

楔子、木块、象，猫、二则狐狼。”

二十一、比丘相应

1、拘律陀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尊者大目揵连召唤比丘们：

“比丘贤友们!”

“贤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大目揵连。

尊者大目揵连这么说：

“贤友们！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被称为“圣默、圣默”，什么是圣默呢？’

贤友们！我这么想：‘这里，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这被称为圣默。’

贤友们！我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

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

贤友们！当我以此住处住时，生起与寻俱行的想与作意。

贤友们！那时，世尊以神通来见我后，这么说：‘目揵连！目揵连！不要对圣默放逸，婆罗门！请你将心安顿在圣默上，请你将心统一在圣默上，请你将心定在圣默上。’

贤友们！过些时候，我又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

贤友们！当正确地说时，凡能说：‘他是被大师资助已达到大通智的弟子。’者，那是我，当正确地说时，他能说：‘他是被大师资助已达到大通智的弟子。’”

2、优玻低色经

住在舍卫城。

在那里，尊者舍利弗召唤比丘们：

“比丘贤友们!”

“贤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大目揵连。

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贤友们！这里，当我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世间中有任何变易、变异会生起我的愁、悲、苦、忧、绝望吗？’

贤友们！我这么想：‘世间中没有任何变易、变异对我会生起

愁、悲、苦、忧、绝望。’”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贤友！大师的变易、变异对你也不会来到愁、悲、苦、忧、绝望吗？”

“贤友！大师的变易、变异对我也不会来到愁、悲、苦、忧、绝望，但，我这么想：‘先生！有影响力、大神通力、大威力的大师已灭没了，如果世尊长时间久住，那会是为了众人的福利、为了众人的安乐、从对世间的怜愍；为了天与人的利益、福利、安乐。”

“这样是因为对尊者舍利弗来说，已长久善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因此，大师的变易、变异对尊者舍利弗也不会来到愁、悲、苦、忧、绝望。”

3、桶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大目揵连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同一住处。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尊者大目揵连。抵达后，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尊者大目揵连这么说：

“大目揵连贤友！你诸根明净，脸色清净、皎洁，今日尊者

大目揵连以寂静之住处住吗？”

“贤友！我今日以粗的住处住，并且我又有法的谈论。”

“贤友！尊者大目揵连与谁互相有法的谈论呢？”

“贤友！我与世尊互相有法的谈论。”

“贤友！现在世尊远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尊者大目揵连以神通去见世尊，或者世尊以神通来见尊者大目揵连呢？”

“贤友！非我以神通去见世尊，也非世尊以神通来见我，而是世尊净化天眼与天耳界对我，我净化天眼与天耳界对世尊。”

“那么，尊者大目揵连与世尊互相有怎样之法的谈论呢？”

“贤友！这里，我对世尊这么说：‘大德！这里，被称为“活力已被发动者，活力已被发动者”，大德！什么情形是活力已被发动者？’

贤友！当这么说时，世尊对我这么说：‘这里，目揵连！活力已被发动的比丘住于：“乐于要只剩下皮肤、肌腱、骨骸；要身体的血肉枯干，只要以人的毅力、人的活力、人的努力应该达成而未达成者，将没有活力的止息。”目揵连！这样是活力已被发动者。’贤友！我与世尊互相有这样法的谈论。”

“贤友！我们与尊者大目揵连相比，犹如微小的小石粒比喜马拉雅山山王。因为尊者大目揵连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当他愿意时，能住世一劫。”

“贤友！我们与尊者舍利弗相比，犹如微小的盐粒比一大桶的盐。因为尊者舍利弗被世尊以种种法门称颂、称赞、赞美：

‘以慧、戒、寂静比舍利弗，

凡到彼岸的比丘，最高也只能如此。’”

像这样，那两大龙互相善说、善讲述、感到喜悦。

4、新进者经

住在舍卫城。

当时，某位新进比丘回去用完施食后，在午后于住处进入不活动，然后保持沉默，不在作衣时作比丘们的工作。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某位新进比丘回去用完施食后，在午后于住处进入不活动，然后保持沉默，不在作衣时作比丘们的工作。”

那时，世尊召唤某位比丘：

“来！比丘！你以我的名义召唤那位比丘：‘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就去见那位比丘。抵达后，对那位比丘这么说：

“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贤友!”那位比丘回答那位比丘后，就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那位比丘这么说：

“是真的吗？比丘！你回去用完施食后，在午后于住处进入不活动，然后保持沉默，不在作衣时作比丘们的工作吗？”

“大德！我也作我自己应该作的。”

那时，世尊以心思量那位比丘心中的深思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不要讥嫌这位比丘，比丘们！这位比丘是（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是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非以松弛的努力，非以少量的刚毅，
能有涅盘的被证得，一切苦的释放。
这位年轻的比丘，这位是无上人，
征服魔军势力后，持最后身。”

5、善生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尊者善生去见世尊。

世尊看见那位尊者善生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位善男子在两方面辉耀：他是英俊的、好看

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以及他是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中略）（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这位比丘确实辉耀，心已成为正直的，

已离系缚、已离结，经由不执取而已达涅盘，

征服魔军势力后，持最后身。”

6、侏儒拔提亚经

起源于舍卫城。

那时，尊者侏儒拔提亚去见世尊。

世尊看见尊者侏儒拔提亚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看见那位正走来、丑陋、丑恶、矮小、被比丘们轻视样子的比丘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那位比丘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不容易找到尚未被那位比丘到达的等至，而且他是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天鹅、白鹭和孔雀，大象、梅花鹿，

全都害怕狮子，不在身体的大小。

同样地，在人之中，如果是矮小的有慧者，

他确实是其中之大者，非有强壮身体的愚笨者。”

7、毗舍佉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当时，尊者毗舍佉般遮罗子在讲堂中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话语优雅、明了、流畅、令知义理、广泛包容、无依着。

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讲堂。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谁在讲堂中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话语优雅、明了、流畅、令知义理、广泛包容、无依着呢？”

“大德！尊者毗舍佉般遮罗子在讲堂中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话语优雅、明了、流畅、令知义理、广泛包

容、无依着。”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毗舍佉般遮罗子：

“毗舍佉！好！好！毗舍佉！你以法说开示、……（中略）令知义理、广泛包容、无依着，好!”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贤智者与愚者混杂，当他没说话时，他们不知，

但他说话，指出不死之境时，他们知道。

他应该解说法，他应该举起圣者们的旗帜，

善言说之词是仙人们的旗帜，因为法是圣者们的旗帜。”

8、难陀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世尊姨母之子尊者难陀，穿上压平与烫平的衣服、画眼妆、拿起发亮的钵，然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难陀这么说：

“难陀！如果你穿压平与烫平的衣服、画眼妆、持发亮的钵，对善男子从在家由于信出家的你，那是不适当的。难陀！如果你是住林野者、食施食者、穿粪扫衣者、住于对欲无期待者，对善男子从在家由于信出家的你，这是适当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中略）（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

更进一步这么）说：

“何时我能见难陀是住林野者、穿粪扫衣者，

以陌生者的残食维生，对欲无期待者？”

过些时候，尊者难陀成为住林野者、食施食者、穿粪扫衣者、住于对欲无期待者。

9、低舍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世尊姑妈之子尊者低舍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然后沮丧、悲伤、持续落泪地坐在一旁。

那时，世尊对尊者低舍这么说：

“低舍！你为何沮丧、悲伤、持续落泪地坐在一旁呢？”

“大德！因为比丘们像这样全面地以尖锐的言语讽刺我。”

“低舍！因为你像这样告诫他人而不能容忍被告诫，低舍！你告诫他人而不能容忍被告诫，对善男子从在家由于信出家的你，那是不适当的；低舍！你告诫他人而能容忍被告诫，对善男子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你，这是适当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你为何生气？不要生气！低舍！不愤怒对你最好，

低舍！有愤怒、慢、轻蔑之调伏，则梵行被遵守。”

10、名叫上座经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某位名叫上座的比丘是独住者、独住者的称赞者，他独自为了托钵进入村落、独自返回、独自坐在偏僻的地方、独自作经行。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某位名叫上座的比丘是独住者、独住者的称赞者。”

那时，世尊召唤某位比丘：

“来！比丘！你以我的名义召唤上座比丘：‘上座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大德！”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就去见尊者上座。抵达后，对尊者上座这么说：

“贤友！大师召唤你。”

“是的，贤友！”尊者上座回答那位比丘后，就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上座这么说：

“是真的吗？上座！你是独住者、独住者的称赞者吗？”

“是的，大德！”

“而，上座！你怎样成为独住者、独住者的称赞者呢？”

“大德！这里，我独自为了托钵进入村落、独自返回、独自坐在偏僻的地方、独自作经行，大德！我是这样的独住者、独住者的称赞者。”

“上座！那是独住，我不说：‘这不是。’但，上座！像这样的独住才被详细地圆满，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中略）

“而，上座！怎样的独住才被详细地圆满呢？

上座！这里，所有过去的已被舍断；所有未来的已被断念：对现在获得自我存在的欲贪已被善驱逐，上座！这样的独住才被详细地圆满。”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征服一切后，已知一切的善慧者，
在一切法上不染着，
舍断一切，在渴爱的灭尽上解脱，
我说他是独住者。”

11、大劫宾那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尊者大劫宾那去见世尊。

世尊看见尊者大劫宾那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看见那位正走来、（皮肤）白皙、瘦的、有又长又大鼻子的比丘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那位比丘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不容易找到尚未被那位比丘到达的等至，而且他是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凡依止家系者，刹帝力在人中最上，
那明与行具足者，在天与人中最上。
白天时太阳辉耀，夜里时月亮放光，
武装时刹帝力辉耀，禅修时婆罗门辉耀，
日夜一切时候，佛陀以威光辉耀。”

12、同伴经

住在舍卫城。

那时，二位尊者大劫宾那的弟子比丘同伴去见世尊。

世尊看见那（二位）比丘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看见那（二位）正走来、大劫宾那的弟子比丘同伴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那（二位）比丘是大神通力、大威力者，不容易找到尚未被那位比丘到达的等至，而且他是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这（二位）比丘同伴，结交已久，
正法与他们结交，在被佛陀教导的法上。
被大劫宾那善教导，在被圣者教导的法上，
征服魔军势力后，他们持最后身。”

比丘相应完成，其摄颂：

“拘律陀与优玻低色，被说为桶，
新进者、善生、拔提，毗舍佉、难陀、低舍，
名叫上座与大劫宾那，以同伴为十二。”

因缘篇第二，其摄颂：

“因缘、现观、界，无始与迦叶，
恭敬、罗侯罗、勒叉那，譬喻、比丘，
以此被说为第二篇。”

因缘篇相应巴利终了。